

# 華文大坂每日

第五期 第四十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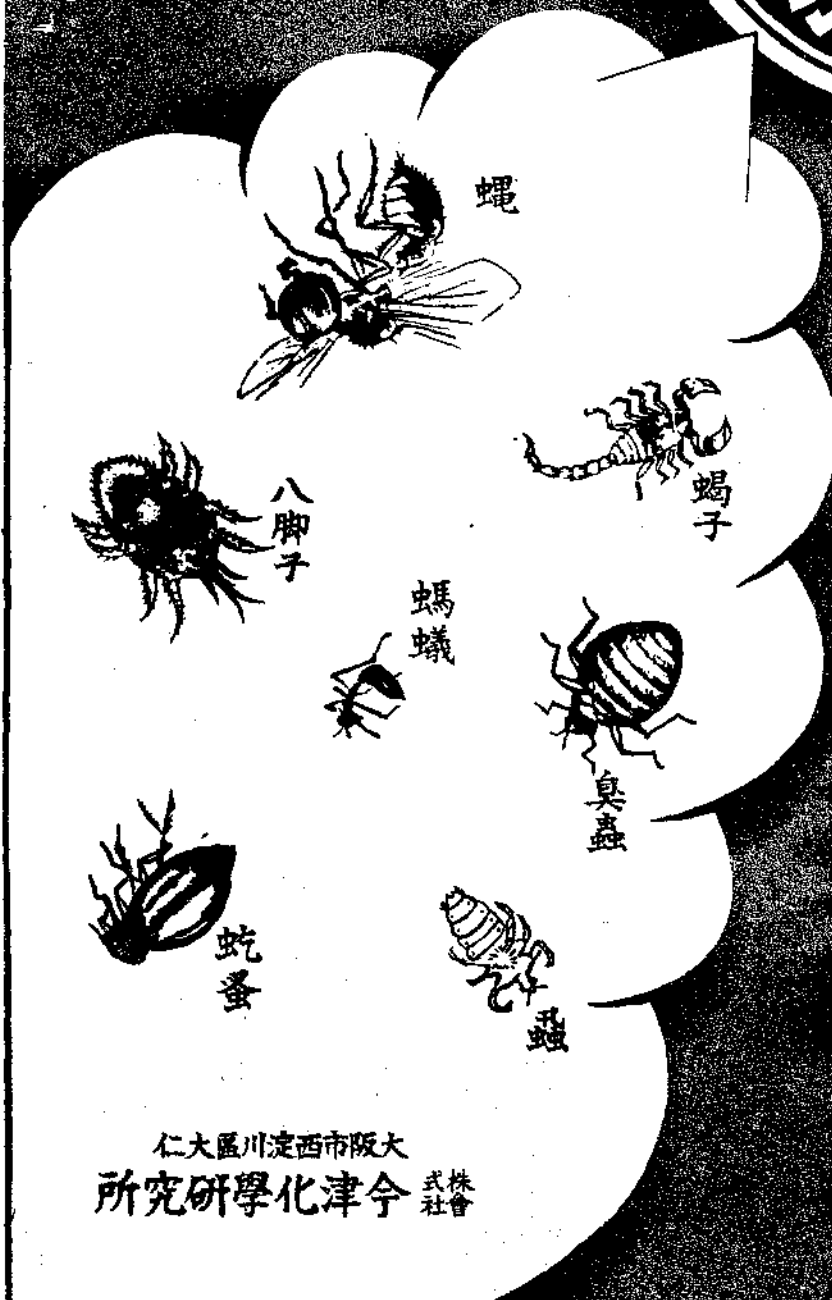
大坂每日新聞社 東京日日新聞社



今津殺蟲粉其味極香，且對人畜絕對無害，然施之於蠅蚊，蚤虱臭蟲，螞蟻，油蟲，八脚子等，其殺除作用，儼若毒瓦斯之威力。立時全滅無遺，其効如神。牛馬，猪羊，猫犬，鷄鴨等體上難免寄生害蟲，如虱蟻，八脚子狗豆，疥虻，羽蟲然一過此粉立時消滅，故於家畜發育上有益多矣。乳牛，乳羊去其害蟲，則乳量日漸增加鷄鴨產卵亦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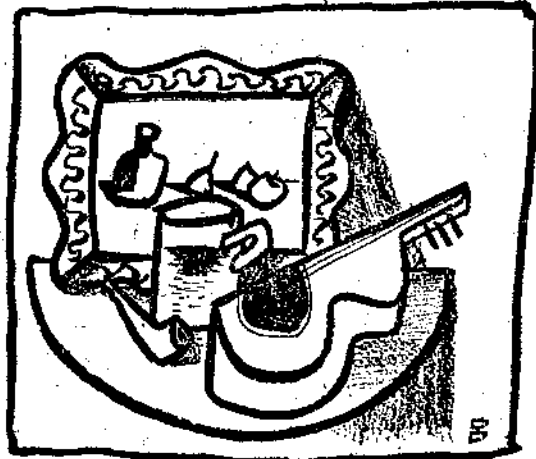
宜滿足  
**今津殺蟲粉**

家家必需此一罐！



仁大區川淀西市阪大  
所究研學化津今 株式會社





### 秋下天知葉一落

(話 頭 卷)

過去數十年間，忠實的完成了英國對華侵略之守門犬任務的英國駐屯軍，決定了全部撤退，是一件極痛快的事。像那誇言為英美之殖民地似的上海某報，竟舉哀號泣着，謂「此項消息自不免使一般市民聞之志忑不安」但應說「實為全體市民所將領手稱慶的事。」所謂「落一葉知天下秋」就是老大英國的頹勢，如今已遇着無可挽回的末運。近來德國空軍，向倫敦大舉渡洋轟炸。把自國的首都暴露於敵國空軍的攻擊，則勝敗的決定已經是顯明的事了。東亞的排英聲浪一易揚，狡猾的英國便提供好餌，以求日本的歡心，其藉極的手段，實在是可憐，也可笑。

將與法國陷於同一命運。上海某報謂「可知英國防軍的調動，實係對於日本南進野心益亟的一種必要措施」而期待着英國出於牽制日本的目的似的，實為愚不可及。

英國或許施行了上述的「一石二鳥」的政策。然而如駐屯軍移駐之枝葉末節的舉措，必須覺悟在東亞現勢上也不能獲得「一鳥」。如今日日本的對英觀念，更不由一朝一夕的興奮激發出來的。敵性國家的本體，已為全日本國民冷靜的看破了。英國以一二好餌，使日本轉變對英外交局面，不能不說是一條木求魚。畢竟，英國將泣訴美國增加保護。然而美國應站在東亞新秩序的圈外，那是歷史的必然的。『落一葉知天下秋』我們只感到這句話的妙味。(八月十七日)

如上海及華北駐屯軍的撤退，也不外是這例證，這由美國國務次官等的公然廣播演說，也可以知道。或謂這是為應付香港新嘉坡等新情勢而移駐的。

果然是為這目的嗎？如今假定是為這目的，則我們可以預言他們早已喪失完成「對華侵略的守門犬」的重大任務的圖志和實力。將來的事實必將加以證明吧。如今他們不僅如此。如果猶豫不測則英國本國

## 華文『大阪每日』第五卷第五期

### 第四十五號(九月一日號)目錄

（封面）朝鮮金剛山三仙巖	植田捷雄……二	混血女兒光	I. W. Longfellow作 友誠譯……三〇
斷行收回租界	傅式說……四	世界時事漫畫選	（五）意……三一
關於中日文化合作問題	汪向榮……二	詩	
中日和平的後顧與前瞻（中）	汪向榮……二	社說	孫品……三三
國際問題解剖	汪向榮……二	我的詩時	林三……三三
世界新秩序討論會	本社全歐特派員……六	前奏曲	林三……三三
蘇聯對歐戰的動向	山石……八	戲	林三……三三
半月日曆	山石……八	短篇創作	
滿洲特殊會社（10）完	飛石……一〇	病	韓磊……三四
滿洲重工業開發株式會社	山本實彥……一一	沒有靈魂的人	亞生……三五
文藝與獨裁者	山本實彥……一一	老王	莫克……三七
現代日本文學的潮流（五）	安本……一二	米老鼠	亞生……三九
知性阿部知二	安本……一二	生活的一課	季瘋……四〇
三國人物不刻簿（四）（四）	王青芳……一三	文壇隨話	季瘋……四〇
（自由論壇）訪日觀感	國英……一四	不能寫與不敢寫	趙夫……四〇
新的創傷——哭燕兒	張資平……一四	論濟高名士	天人……四〇
時人月旦	Y. V. 記……一六	滿洲文壇後感（中）	季瘋……四〇
趙正平	Y. V. 記……一六	（每期一星）瑣瑣雜黎	季瘋……四二
各地風光	趙正平……一七	「重見光明」的評價	禮……四二
金剛山	阿颯……一七	在現實生活中是否需要戀愛	禮……四二
本刊第一次徵集長篇小說當選劇畫	張金壽作……二二	問題的劇本	李鐵……四二
路（八）	風雷……二二	關於檢察官的上演具	宮……四三
東亞文藝消息	九月日曆……二五	吻在銀幕（1）	宮……四四
刊畫	九月日曆……二五	怎樣表演笑和哭	允……四四
東西南北集	蘇峰……二九	遺囑老骨黃（五）	牛作周……四四
昭和國民讀本（二）	蘇峰……二九	本刊「個人漫筆」第二次徵集劇畫	封……四五
翻譯文藝	烏鴉（上）……三一	本刊第一次徵集長篇小說當選劇畫	封……四五
烏鴉（上）	羅……三一	大地的波動（十二）	田卿作……四六
		中華語文講座·日本語文講座	王金鍊譯……五一
		編後隨筆	……五一



# 中日和平的後顧與

## 前瞻

上海國風 汪向榮

軍隊是如此，軍火呢，軍火的供應向來是藉外援的，主要的人口路線就是漢越鐵路，新疆也有一小部分。但是現在國際局勢突變，漢越路停運，新疆方面輸入又不足。沒有軍火，還作什麼戰呢？真的拿大刀土槍上前線嗎？海軍，中國的海軍素來只會放放禮炮，根本不必談起。空軍呢，中國的空軍是曾經誇大宣傳所傳過過一時的；但是現在却默然無聞了。原來在戰爭初起的時候，中國方面所有的飛機，連練習機在內，據第三國人士的統計是不到七百架，駕駛人員一千餘人。可是一年餘以後，機給毀得差不多了，人也快犧牲盡了。目前，中國所備存的空軍，除了保護蔣先生夫婦的一些以外，就是那些受着史太林的命令，到中國來的赤色機師所駕駛的那些不准中國人走近的「神祕飛機」而已。

總之，由軍事上論，中國的陸空二軍，其十分之八是崩潰了。

再從經濟上來看看三年的戰爭結果吧！  
看吧！戰爭爆發以後，多少的生產機構是被無情的炮火所毀滅了。政府方面雖然屢屢要沿海各工廠內遷，但是由於原料，銷售市場的關係，有多少廠家是內遷了。

# 斷行收回租界

植田捷雄



植田捷雄氏 東京帝國大學法科畢業後，即入本駐滬總領事館，後任上海同文書院教授，擔任中國外交史講座。並在租界問題租界，租借地，外國領事館等以國際法學之原理來論地研究。現為日本東方文化研究所，於中國之國際關係，尤其租界問題研究之方針國際法學者。著書有「租界論」，「在中國之外國領事館」等。

中國常常被稱為半殖民地或特殊國家，這是由於歐美列強對華侵略的結果。這種半殖民地意味着其他文明國所見不到的特殊制度乃至權益，即租界，租借地，領事裁判權，內河航行權，外國軍隊的駐紮，或外國管理海關，鐵道和鑛山的存在。在這些權益中，不論內容外觀可謂為代表的權益的，就是租界。租界正是歐美列強在中國所築成的國家中的國家。

中國的租界，在各帝國主義極盛時，其總數有廿八處，設定國達八國。其後這些租界逐漸為中國所收回，但今日還剩下由四國經營的十數個租界。當這些租界設定時，最先，且始終最活躍的國家，就是英國。而且在這些租界中，就各種意義來說，有着最重要性的，是上海租界。其他外國乃至租界都是追從英國之例，而續做上海租界的。我們討論租界問題時，特別考慮英國和上海租界地位的必要性，即在這裡。

歐美列強在中國設立租界的法律根據，原來是很薄弱的。中國沒有在條約上以明文給外國以設定租界的權利，只承認外國人在開港場有居住貿易權。然而實際上外國人不喜歡與那些人情風俗不同的中國人雜居，所以外國領事與中國的地方官憲便在設置外國人專用的居住地域的目的下，締結了所謂土地章程，因此租界便出現了。然而這裡值得注意的，第一，是這種租界的設定，並不屬於條約所預定，從而上述土地章程不得稱為是根據條約而定的。第二，即就土地章程本身而考察，土地章程也沒有經過中國政府承認的證據。而且中國的地方官憲也不能獨斷的實行像設置租界那樣關於國家的權利義務的重大變更，所以土地章程的法律上的効力，是很成疑問的。加之，土地章程的名義，是從其內容而來的，在最初的章程中不過有關於外國人取得土地家屋的規定而已。即以此來看，租界的存在自從設定當初起，也包藏着許多不合理的矛盾，是難以否認的事實。

然而試問此後租界發展的痕跡，尤其上海租界的場合，則可說這種矛盾是乘中國之虛，而愈走向增大的一途的。換句話說，土地章程雖不能獲得中國政府的確固的承認，但由於數次土地章程的改訂，擴充了各方面的租界行政，到了今日租界完全化為純粹的政治團體，好像成了外國的領土了。自從五卅事件以來租界地域的擴張，很困難，因此歐美列強遂排除中國的反對，採取了間接的擴張手段。例如越界築路，或如乘辛亥革命的混亂，奪取中國司法權，或如乘長髮賊之亂，要求外國軍隊的駐兵等等，都是沒有條約上的根據。

包含如上述那麼大權利之特殊行政地域的租界，常常成了英美法在政治上乃至經濟上對華進展的最大地盤。莫怪歐美列強根本的無視租界本來的國際性，而企圖其行政的不法獨佔。這就是說，在共同租界，英美兩國，尤其英國人的專橫更為厲害。例如英國人關係事業支出過大的費用，以及英國人職員之非正式諒解，這連外國人也加以承認的。其結果，如中國人佔據租界人口一半以上；並且對於租界財政有很大的貢獻，但是却不能派出一名的代表。

這是工業方面的，再看農業方面，那情形還不完全相同，在經過戰爭的地方多少盡田盡成遺屍遍野之地，一片荒涼，慘不忍觀。在所謂的後方，雖未遭到炮火的洗禮，但是少而壯的生產者均被徵調作戰，苛捐雜稅，重疊疊，以便維持。在這種種情形之下，中國的生產力是退化了，退化了許多。

金融準備之動用殆盡，通貨膨脹，這是戰爭以後很明白表顯在每一個人目前的事實。根據專家的統計，中國自實行新貨幣政策以後之法幣發行數字，在二十五年十一月是十萬萬元，二十六年六月是十四萬萬元，二十六年年底是十六萬四千元，二十七年六月是十七萬三千元，二十七年年底是二十六萬萬元，二十八年六月是三十萬萬元。至於目前流通的數字，究竟多少，無人可知，但據一般推測，當在七十五萬萬元左右。法幣之發行數字是不斷的在上昇，但是金融的準備呢？即令其絲毫未動，則目前法幣之價值已僅抵戰前之五分之一，何況戰費的不斷支出，準備基金動用殆盡。何怪乎法幣的外匯率有減無增。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戰爭的結果，已使中國的金儲備趨於崩潰，固有的資金消耗殆盡。

再看社會的情形吧！

戰事發生以後，無論是淪陷區，非淪陷區中的民衆，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就是物價的飛漲和生活之不易維持；而致叫苦連天，民不聊生。本來，物價高漲是戰時常有之現象，生活之不易維持也是惡性通貨膨脹下之必然結果。但是現在中國是兼而有之，你想叫人民怎能不叫苦連天。生活程度已減到了最低限度，但生活費用却還不斷的上漲，購買力的減低自在意料之中。在上海，薪水階級是已降入飢餓線上掙扎的一群了。在內地更不得了，浙贛兩省一帶，樹皮草根已變作食品了。在這種情況之下，社會的一切已變得瘋狂了，秩序之給破壞安寧之受威脅自在意料之中。現在戰爭還在繼續，你想社會秩序如何能不每況愈下呢？在這極不安的狀態之下，弱者瘦死，強者挺而走險，於是土匪游擊隊叢生。無辜民衆既不安於生，又遭逢匪徒騷擾，真何以堪？社會秩序之給破壞，安寧之受威脅，實在是一件太嚴重的事情了。這，不是受賜於戰爭嗎？

總括的說，三年戰爭在中國所得的結果，是：喪師，失地，內憂，外患，民窮，財盡而已。

戰爭的結果如此，我們難道就將錯就錯嗎？不，我們要退止戰爭，致力和平。

#### 四、和平與合作

戰爭是錯誤的，和平是必要的。但是和平可用什麼方法來求呢？永久的和平，其方法又是何在呢？和平的方法是合作，全面的合作。用政治的合作來解

這種獨佔的傾向在隣接的法租界內，更爲濃厚，一切的權限都集中於法國總領事一人身上。這兩租界都堅持着獨立的態度，且相互的聯絡也很不充分，所以在上海若加上了中國街，便共有三個獨立行政區。這成了上海行政不統一的主要原因。加之，租界警察因爲在少數的英美乃至法國人幹部之下，擁有多數國籍不同的下級警察官吏，所以缺乏完全的統制力，而在治安維持上有許多的缺點。此外，屢次內亂戰爭發生時，租界當局時常爲政治情勢所左右。這是使上海成爲犯罪和陰謀之策源地的一個主要理由。這種傾向無論在上海的法租界，英國人支配下的其他英國租界，或波蘭與共同租界等，可說是大同小異的。

這樣，在中國的租界，其發端已包藏許多的矛盾，更在其發展過程中竟強行了不法手段，因此，其毒害遂及至今日。要之，使那缺乏根據的租界永久繼續存在並擴充，不能不說是歸於英法的實力。有人或說租界雖無條約上的根據，但由於中國的默認或追認，租界的存在便化爲既成事實了。然而這並不能說是公當的說法。自租界創設以來，中國不喜租界的存在，而提倡反對論，已成爲始終不變的政策。尤其第一次大戰後，中國代表已在巴黎和平會議上，堂堂的展開了收回租界的理論於列國全體之前，這是世人共知的事實。其後，中國漸次收回德奧蘇英比諸國的各地租界，並對於上海租界中國人的參政權，會審衙門，越界築路等，也逐次的貫徹着其主張。這些事實足於推翻上述的論說而有餘。

如以上所述，租界的存在早已產生了許多弊害和禍根。及至這次中國事變勃發，竟發生了與日本衝突的新問題，因之更增高了其矛盾性。不待說，這次事變是日本遂行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大任務的聖戰。不幸，租界當局不深加認識這真義，徒汲汲於維護自己的權益，因此而出於全不擇手段的態度。不僅如此，那被迫放棄了中國要地，遠遁至重慶的蔣政權，竟突然拋棄了過去收回的氣概，乘列國這種錯誤，透過租界以威脅日本軍隊的背後，並企圖把中日戰爭轉變爲世界戰爭。結果，租界所招致的妨害聖戰之具體實情，大體上可以從下面的三方面來觀察。第一，由於主張租界的中立，他們不僅可以用租界爲舞臺，對於中日戰事提出抗議，甚至也可以牽制日本軍隊的作戰。第二，由於反映本國政府的政策，租界當局便採取援蔣排日態度。結果，租界終成了蔣政權的司令部，租界內成了全然容許排日共產分子活躍的另一天地。第三，對於日本的經濟政策，透過租界實行種種擾亂工作，例如法幣的流通，蔣系銀行和公司的存續，以及走私的媒介等是。除了這些顯明的事實，租界對這次事變更有有害的，便是對其背後的惡影響。換句話說，在背後地的人心之不斷動搖和治安的擾亂，與那些佔據租界內的抗日分子時常有些關係，這是我們不可忘却的問題。

然則對於這種租界的妨害，究竟採取了怎樣的政策呢？日本和那以建設新秩序爲使命而產生的新政府，都提出了嚴重的抗議。而且，關於日本要求租界內警察的協力，越界道路的一部管理，工部局警察的改造，法幣流通的禁止等，事實上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貫徹了。日本或企圖打破英國在市參事會的不法優勢，或實行其他租界的封鎖等。然而這種租界當局的讓步，終究不過是敷衍一時的政策而已。這即看今日租界的依然保持現狀，就可以觀察出來。同時，這些手段，不過是招致解決租界問題的過渡的乃至間接的效果罷了。再從確保租界治安的方面來看，英法兩國既然承認日本軍在「大規模的戰行爲進行中的中國，爲了維持其勢力下的地域的治安，有特殊的請求，」則日本軍可以發動其佔領權，以直接排除租界的敵性。要之，問題未達到根本的解決這一點，與上述的毫無差異。

解決租界問題的對策，是在直接的收回租界。如前述，租界的存在本來包含着許多的矛盾，即在後來，也爲英法的不法實力所支持。及至這次事變發生，租界的矛盾性才暴露出來，而對於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爲天賦使命的日本，竟成了水火不相容的關係。從中國的立場看來，在國家能力微弱的過去，姑置不論，但在以東亞新秩序的一員的資格，與日本協力而誇稱完全獨立的南京新政府之下，這種列強的半殖民地制度，是完全不容許其存在的，自不待論。

日本有田外相在第七十四議會，曾聲明如果列強與日本協力，則「日本對於中國完成獨立上必要的治外法權的撤廢，租界的歸還，不啻予以積極的考慮。」由於歐洲戰局的急激的轉變，英法的勢力如今已趨衰退，租界存續的唯一武器「不法實力」終不得不從中國的舞臺上撤退了。

現在可說是圖謀收回租界，永遠斷絕其禍根的千載一時的機會。今日是中日協力實行收回租界的時候。我確信這是所以剷除建設東亞新秩序的最大障礙。

決一切不易解決的懸案，用經濟的合作來促使兩國共同

的發展，用文化的合作來消除彼此之間的隔膜。但是，中日的合作是可能嗎？在一般人目光中，或許只認爲是一種外交辭令，或許是認爲臨時的苟合，至多像以前英法蘇各懷鬼胎的合作一般而已，事實會不會如此呢？不會的，因爲中日的合作，其可能性完全是建築在其必要之上的，這與一般國際間合縱連橫的鬼計不同。他們的

合作，其基礎純粹是一時的利害關係，利害關係相同，相一致的時候，合作的可能當然還存在；可是一旦利害衝突，那麼也會化友爲敵的。

中日合作的必要，我們必須從幾方面來觀察。由民族性以論，中日兩國，雖然其民族之來源，各不相同；但是同文同種卻係鐵的事實，不可移減。因爲同文同種，所以在民族性上，就有許多相同的習性，這些相同的習性是什麼呢？第一是酷愛和平，中國雖然被稱爲世界上最愛和平的一個國家；可是日本又何嘗不如此。決

界上最愛和平的一個國家；可是日本又何嘗不如此。決國的風氣，在歐美是數見不鮮的一件事，可是在中國和日本，却絕難有所聞。這一點說明中日兩國愛和平的習性。名記者張伯倫氏游歷日本之後，也盛讚日本民衆愛好和平的空氣，這更足證明，就是歐美人士都具有同感的。第二，東方精神。在東方精神這一點上，中日間的距離更短了。東方精神在中國的具體表現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所謂「中國的固有精神」。而在日本所表現的，即是一「八紘一宇」的聖國精神。她主張忠君愛國，兄弟愛。這與中國方面所奉爲圭臬的，有什麼分別呢？因此東方精神的表現，是中日雙方所共有之習性之一。第三是刻苦耐勞。中日兩國民衆，是同以刻苦耐勞著聞於世界的。日本之所以能在世界市場中佔得一席之地者，完全是由於日本人民的刻苦耐勞所致。而中國民衆能在海外建立起特殊勢力，中國民衆能以最低之消費而求最高之生產，其原因也全部是由於中國民衆的刻苦耐勞所致。所以刻苦耐勞是中日兩國之共同習性，也可以說是東亞人的共同習性。

再由地理觀點以論。中日兩國同處東亞，疆土毗連，相隔僅一衣帶水。況由全地形以論，則中國以廣大之幅員，佔領亞洲大陸的東南瀕海部，日本正巧以巽嶽之態，橫亘在中國東北部海洋之中，形成犄角之勢，相互呼應，成爲唇齒之邦，故由地形言，中日兩國是有合作的必要的。再由其他事實來看，中國海岸線綿綿綿長，且良港極多。總理孫先生前也極主張開發，惜乎中國的海軍幼稚得可憐，只有迎送放禮炮之力，而無防守海岸

之方，以致以如此多之良港而未加以利用，非但是可

# 關於中日文化合作問題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 鐵道部 長

博 式 說

自從國府遷都以後，可說和平建國的基礎已經確立，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便是中日兩國邦交的調整。現在交涉已經開始，而且很順利的進行着，我們相信在中國方面一定能根據汪先生的艷電所說的原則，進行交涉；在日本方面，一定能本着近衛聲明之精神，與中國推誠談判，使這一次關係中日本本身，尤其關係東亞百年大計的交涉，能得到具體的圓滿的結果。

## 二

聽說這次中日談判的重要項目中，第二項就是中日文化的合作。文化的合作，確是很重要，我現在就把中日文化合作問題，就管見所及，和讀者談談。

我們先來研究一下中日文化合作的意義，到底文化合作是什麼意思？

我們最要分別清楚，合作並非是合流的意思。所謂中日文化合作，並不是要把一瓶紅墨水和一瓶藍墨水倒在一起。合作的作用，也不是要強人以同我，不是以甲來統制乙，以甲來同化乙，不是要把一瓶紅墨水倒在一碗清水裡，使統統變成紅的顏色。

## 三

合作的意思，是要雙方承認各自的本質，而在互助的精神下，向同一的目標前進，以收異途同歸之效。雖然合作的結果是互相爲用，互有影響，但是這是吸收營養，不是囫圇吞棗。所以中日文化合作的意義，是本着善鄰友好的精神，在文化建設上互相協助，而向着共同目標前進的意思。

其次，我們看一看，中日兩國的文化，爲什麼有合作的必要？

第一，從歷史上看，從文化史上看，中日兩國有着密切的關係，這是誰都承認的。在古代中日兩國之間，以朝鮮爲聯絡邦交和溝通文化的津梁；自從漢初收服朝鮮後，日本才和中國通使。在隋唐時代，日本的一切文物制度，都模仿中國。唐以後，國交斷絕，從五代到宋朝，到元朝，只有和尚同商人私渡到中國來。直到明朝的時候，日本足利幕府和中國恢復邦交，在一百幾十年中間，進貢通商，關係最密切，也是吸收中國文化最盛的時期。到了明治維新時期，才盡量吸收西洋文化，由模仿而創造，造成日本現代的文化。但推源求本，日本的古代文化，實在以中國文化爲母體。但在近代，中國的文化，很受日本的影响。因爲地域相近，文字大同小異，文化的交流是必然的結果。所謂同文同種，足見兩國在文化交涉上歷史的悠久，關係的密切。不過兩國之間，同種而不同族，同文而不同語，仍不免有許多隔閡。而過去三四十年的間，日本未能以善意研究中國，中國未能虛心研究日本，彼此認識不足，時有誤會，乃至發生衝突。所以爲兩國前途計，有溝通兩國文化的必要；不僅要溝通，而且要有合作的必要，因爲兩國文化在過去有着密切的關係，要互謀發揚光大，自非合作不可。

再從現在兩國的關係上看，從和平建國的實際需要上看，不僅需要經濟的合作，更需要文化的合作。如果教育不普及，科學不發達，工藝沒有進步，經濟的合作也難以徹底成功。所以文化的建設比起政治的建設來，是相輔的

惜，而且將長使中國一蹶不振。中國要圖強，非有足以防守全部海岸線之海軍不可。而此項海軍之造成，則又非借助日本不可，以日本之經驗器械來幫助中國建立超強大的海軍，使一則能保護本國海岸線，二則能分擔東亞和平的責任。

再由經濟的立場以論，那麼我們將可以發現更多中日合作的必要了。由生產方法而論，那麼日本是一個工業國家，中國雖號稱以農立國，但每年所產之米糧尚不足供全國人民一飽；當然，其產業之落後，自在意料之中。但是，中國佔據了世界上最富饒的區域，蘊藏富饒，無與倫比。這些富饒而想以中國自身的力量來開發，那麼無異是緣木而求魚。然而，在另一方面，日本正缺乏着一切礦產和工業原料，而有過剩的金融資本，良好的技術人才，和優秀的機械。因此中國方面正可截長補短利用日本的資本人才機械來開發蘊藏的富源，而供給日本以原料。日本方面也得到了絕大的裨助。中國之富亦即日本之福，而日本之富，也是中國之利。因此由生產方法以論，中日兩國實有永久合作之必要。再由對外貿易來說，我們知道，絲和茶在中國和日本均有大量的出產，而為歐美各國所缺乏者。中國方面，絲茶的產量雖然很多，但是因為在技術方面墨守舊法，以致在世界市場上逐漸為歐洲國家所搶去。而日本呢？產量雖少於中國，但因為技術的精良，所以能持久不衰。假使中國兩國能合作，利用中國之產量和日本之技術，以共同推銷對外貿易，那麼絲茶的世界市場豈容他國插足？所以不論從生產方法和對外貿易而論，中日雙方都是有合作的必要的。

最後從文化方面來論。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的吸收中國文化，這是一件不容否認的史實。可是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又吸收歐美的文化，消化歐美的文化，並且迎頭趕了上去。所以到現在，日本的文化是兼具中國的精神文明的特徵，和西洋物質文明的特徵的。中國，在精神文明方面雖然有超人的成就，但是也落後了，停滯了下來；物質文明當然更無從談起。可是在今日要中國人而直接向歐美各國吸取物質文明之精髓，雖非不可能，但其成就却一定不大。最大的原因當然是官語的不便。因此不如就日本方面已經吸收的加以研究，其成就一定可以超過直接向歐美吸取的。況且，中日兩國民間的風俗習慣，類多相同，當然一個中國人而欲研究學術，是以日本為最便利。因此，在文化上，中日兩國間需要合作是必要的。從民族性，地理，經濟，文化各種立場來觀察，都證明了中日合作是必要的。因為中日合作是必要的，所以中日合作的可能，也是永久的，堅固的；而不是臨時的，虛弱的。中日全面合作既屬可能和必要，我們再來檢討全面合作的意義和內容。

(未完)

工作，也是基本的工作。中國為建設新文化，有借助日本，與日本合作的必要。同時，中日兩國既向以復興東亞為共同的責任，在兩國的文化工作上，不能再有背道而馳的現象。日本為改造其文化，矯正專橫功利而不重道義的思想，俾與中國趨向同一目標，也有和中國合作的必要。惟有中日文化合作，才能奠定東亞永久和平的基礎。

#### 四

上面已經把文化合作的意義和必要大略解釋過，現在再來討論合作的途徑。中日兩國要謀文化的合作，應該從那裡着手？

我以為第一應該先檢討兩國文化的過去的總結，而確定今後努力的方向，確定共同的目的。汪先生在前電裡曾經說過：「今後中國固應以善鄰友好為教育方針，日本尤應令其國民放棄其侵華侮華之傳統思想」，我在今後中國的教育一文裡也說過：「中國不單是以復興中國為滿足，同時還須和日本共同負擔安定東亞的重責。在這一點上，中日兩國的教育方針，今後應當有一次共同的轉變。」實在，不僅教育如此，一般文化都應該有同樣的轉變。就是要在共同的目的下澈底覺悟過去的錯誤，謀澈底的改造。

第二要在國格互尊，權利互尊的原則下，確定具體的計劃，由健全的組織去實施預定的計劃。中日文化如何合作，不能不先有計劃，不能不選擇手段。關於組織，即關於推進文化合作的機構，我想大家一定注意到最近成立的中日文化協會。我現在順便把這文化協會組織的經過，和牠的宗旨，事業等項，說明一下。

中日文化協會的發起，還在還都以前，發起人都是中日兩國朝野知名之士。去年秋天，在上海時曾數度磋商，一再討論會章，直到最近才修正通過。在會章的第二條裡，明白規定：「本會以溝通中日兩國之文化，融洽雙方朝野人士之感情，並發揚東方文明，以期達到善鄰友好之目的為宗旨」，又在打算舉辦的文化事業方面，規定：「一，文藝學術講座及演講會之設置與舉辦。二，各種著作翻譯刊行之發行。三，學術之聯合研究。四，文化展覽會之舉辦。五，圖書之交換。六，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等之設立及協助。七，留學生之互相派遣。八，語文之互相獎勵。九，音樂戲劇美術電影之互相介紹與研究。十，體育運動之共同發展。十一，組織旅行視察團互相觀光考察。十二，學者及藝術家之互相介紹與招待。十三，東亞文化之研究及宣傳。十四，其他中日文化事業之合作舉辦。」

我們希望在中日文化協會產生之後，更能促進中日文化的溝通和合作，希望中日文化協會成為推進中日文化的一個有力的團體。

#### 五

至於在中日文化合作的進程中，我要從新提一提兩個不能忽視的要點：

從理論上說，合作非強人以同我，非甲要同化乙，也不是乙要同化甲，而是要靠合作，以完成共同的使命，達到共同的目的，所以在合作的進程中，要特別注意到互尊互助精神的提高。

從實際上說，一切文化合作事業的舉辦，應注意大眾需要的適應，尊重大眾利益的增進，勿使成為士大夫階級的超然的活動，或抹殺大眾的需要而偏于執行一方意志的注射工作。這樣才是合理的文化合作，才能促成兩國人民的互相諒解，增進兩國人民的和衷共濟的精神，來共同負擔復興東亞的責任。

#### 六

綜合上面所說的，可以知道：

在和平建國的進程中，政治的建設固然重要，但一般文化的建設尤為重要。政治的經濟的建設足以促進文化的建設，同時文化的建設又成為發展政治經濟建設的基礎；如果文化的建設失敗，政治與經濟的建設也難以成功。但要建設新文化，固然需要國人的努力，同時也有賴日本的協力合作；日本是東亞近代文化的先進國，我們要取其長，以補我所短。一方面，要靠中日的合作，以發揚中國的固有文化，善用我們亞洲人所特有的寶貴的遺產。我們不應做敗家子，使固有文化破產；也不能做庸碌的懦夫，只求守成，何況為時代潮流所不許；我們要使之發揚光大，以補近代物質文化的不足。希望中日雙方在合作基礎的文化合作上，切實合作，向着復興東亞的目標邁進！



一、英完全敗退後的歐洲，是以德意為中心的合眾國。

以德意為中心的合眾國。

一、對俄的角逐，將在巴爾幹

白熱化。

一、德美的關係將漸次惡化。

大原：德國似乎已佔在勝利的地位了，只是因為對英的大攻擊，須有相當計劃，所以還未見其開始，使世人有些心焦，但是聽說亦是因為天候不良的原故，等到天氣恢復常態的時候，就要開始了，可是其實……

寺村：前天德國宣傳部發表對英攻擊，並不是以幾百萬的大軍來赴之，只是以幾千名兵而臨之的。

若山：那就不作登陸作戰了。

大原：一部份的人說只是以空軍去攻英國，英國就要敗，可是究竟還是——若不作登陸的攻擊，終是難得到結果的呢。

若山：在法國降服後，一般便認為對英攻擊已無困難。但是隨着時間的經過，看法也似乎有若干變更的樣子。英國在英國的自身，也頗相當非常的自信呢。

權本：據觀察最近英國的某氏說：英國似乎相定有最後必勝的自信樣子，英國所認為最有自信者，乃是海軍，其次為陸軍，空軍則似無甚自信的樣子。

英國的貴族階級們，是認為此次戰爭無論是戰勝或戰敗，戰後一定將勃發階級戰爭，故不豫前次大戰那樣，貴族的子弟肯體先出而為祖國奮戰的那種氣概，現在從事戰爭的大半是屬勞動者，這一點是英國的一個有利的地方。

寺村：那是與德國方面所說的話適成其反。在德國是說着現在是金權主義者們出來從事戰爭的，民衆並無替貴族捨生命的意志。

權本：若看到法國，則不僅軍隊，連那國民的意氣，也已完全沮喪殆盡了。

寺村：德國的看法，是認為英國也是只要加以一次的大規模攻擊，士氣就可立即沮喪。

權本：英國是在說着抗戰到最後，法國以前不也是同樣的說着要抵抗到底的嗎？可是一到巴黎陷落，就自認「這就是最後」，就舉手投降起來了。

寺村：以我的觀察，蘇聯與美國都是已不肯援助英國了，英國已完全陷於孤立。加之日本的對英政策趨向積極化，故英國已無臨到沒有希望的樣子了。

小野：在本月二號的卡達氏(Virgina Cayda 意名外交理論家)的論文中，有論述着下面的一段：

# 世界新秩序討論會

的八十%。對英登陸作戰若得成功，在德國自然是無疑地能獲到大勝利，可是英本國像這樣在各方面徐徐地趨於衰弱的情勢來看，究竟是否有挺進於冒險的必要可說是個疑問。若到九月則英法海峽的氣候將變得惡化，故對英攻擊當視為即在目前的。如果登陸作戰不在今年八月裏，則或將遷延到明年也未可知，可是意大利的一部份人說是英本國的汽油保有量，現在僅有三百萬噸，英軍就像現在那樣消極的防禦戰，一個月的消費量就需一百

【柏林本社特電】歐洲大戰，其最後之一幕，不久將由於德意之已決定的對英攻擊之輝々的勝利，而見其落幕的。

本社柏林·羅馬兩支局，特乘本社歐洲特派員大原氏，巴黎特派員櫻本氏聚於柏林，前莫斯科特派員森氏等聚於羅馬的機會，於八月二日特在柏林·羅馬德意樞軸首都的兩本社支局，舉開了以國際電話聯繫的座談會，以戰爭的趨勢，戰後的歐洲與世界為主題來廣泛地討論，以當地視察的眼光來解剖與推測今後的世界。

時日：一九四〇年八月二日  
場所：柏林·羅馬兩本社支局  
連繫：柏林·羅馬國際電話  
參加者【柏林方面】歐洲特派員大原武夫 巴黎特派員櫻本桃太郎 柏林特派員寺村誠一，大島謙吉，若山淳四郎【羅馬方面】前莫斯科特派員森正藏 羅馬特派員小野七郎

萬噸以上，這樣算來，則此後只剩下三個月壽命了。

寺村：我想無論如何對英作戰，當確實在今年內就可告終的，德國也是這樣的打算，故當不致越過今年的邊多了。

若山：莫洛托夫外長在一日的演說里說：「此次戰爭將轉向於長期地繼續，而且有擴大至美國之可能性。結局若是作登陸佔領，則戰爭或可以簡單地早一些完結，否則，當看做將繼續非常久長的呢！但是長期戰德國並

「在戰爭之前的統計上是說着輸入英國的汽油，從美洲來的是四十二%，從羅馬尼亞來的為六%，從蘇聯來的是二·五%，但是其後從美洲來的供給，由於德國海軍的對護送商船之妨害，而遭受阻止，因此其補給不得不轉求於伊爾，伊拉克方面了。但現在這一條路線已全部被意大利的海軍遮斷了。」

又據一號的聖巴德士梯安(S. B. Steadman) (西班牙)電報，謂食料品的輸入已激減至四十五%，鐵已減到戰前

報，謂食料品的輸入已激減至四十五%，鐵已減到戰前

報，謂食料品的輸入已激減至四十五%，鐵已減到戰前



不一定就遭到不利的。

大原：萬一轉入長期戰，則雙方都是不利，不過英國是比德國更是不利的，這是極明顯的。但不知蘇聯是否會將在德國對英攻擊的同時而進出遠東？

蘇聯在七月初就向伊爾要求將厄爾布爾士山脈的北面至黑海的地域劃給蘇聯，可是伊爾不答應。蘇聯的要求是想把黑海完全收入手中，以及取得農業與漁業豐富的地方，得在經濟上獲得利己的目標，並不是想在立即作攻擊伊爾的準備，蘇聯的軍事的進出，伊爾的路線之外並非沒有的，蘇聯的意向顯然是先進出於土耳其，目的是盼望進出自蘇聯領的亞美尼亞至土耳其領的卡斯（Kas）地方，那是在準備進出於波斯灣的。其希望進出於波斯灣者有兩個理由：  
一是在先鞏固他日進出伊爾地方，再一個理由是在妨害由德國執牛耳的歐洲新秩序。在已取得羅馬尼亞的汽油六百五十萬噸，以及比薩拉比亞的蘇聯，她要出來操縱被凍汽油是易如反掌，加之此次進出伊爾在摩爾，又控制了四百萬噸的汽油，再一面將蘇聯的汽油一滴也不分讓給歐洲，如此操縱起來，則以機器燃料的不足，來制壓歐洲，是極容易的，有人說現在正是在幹着這種計策呢。

這裏成爲問題者，就是英俄的關係如何了。在七月十七日太林與駐俄英大使克利浦斯氏會見時，是在談着什麼事呢？英國若能取得蘇聯不威脅印度的諒解，則此際英國是可默許蘇聯去佔土耳其或伊爾，這是可以想到的。若由此能使德俄間發生惡感而開始血染的歐洲戰，那是英國最所期望的了。

大原：不管戰後將變成怎樣，英國在東洋的勢力即將敗退，那是意中事。此戰爭的勝敗不是只在地中海就可以決定的，是在以攻略英本國，戰爭才能完了的。意大利的作戰是怎麼樣的情形呢？可否來談一下。

小野：在德國開始攻擊的同時，地中海的作戰將趨向於積極化，這是不必說。集結於北意的意陸軍，在與法國休戰後，竟不知將出動於何處才好。在意大利全國已有召集一百萬的兵力。且從那不勒斯向南方着着地出動着軍隊。在本月一日的拉瓦魯（Lauro Faccia）報有刊着：

「從意軍的脅威逼出而停泊在亞歷山大的英國艦隊，似有欲越過蘇彝士運河逃往紅海的样子，但是通過運河的速度，最多只能出五海里，所以將全艦隊逃到紅海，是需八十個鐘頭，這將成爲意大利軍的好目標，意大利的黎波里（Tripoli）爲中心，對阿刺伯人所施諸的懷柔工作，是相當的積極，其據報機關大體也已告完

備，且技術的方面也很不錯，意海空軍的士氣，是更加顯示得旺盛，並且法國休戰後，正面戰團已從九減至五，故其集中戰團已有可能性了。」

大原：關於戰爭的論說就告一段落吧，現在來對於戰後的新秩序問題談一談，我認爲戰後將出現一個歐洲合衆國，是一個軍事，經濟，外交等權俱在德國的合衆國，德國以外的國家是只具有自治權而已的。

若山：不論戰爭的形勢如何，戰後將出現一個歐洲集團者，這是無疑的了。歐洲是將被組織一個以德國爲中心的中央集權的吧。

大原：關於巴爾幹問題德國的輪廓大體已告明顯了，由於前次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斯拉伐克的總理，外長相繼聘德其態度已顯得鮮明出來，就是這些國家，只以名義上的獨立國而存續着，在各國間互相處理懸案，德國在後面任監督。

寺村：這種動態，在別個歐洲諸國也可應用，各國俱以獨立國而存續，只是國境有幾分的變更，且受受德國的指令的了。

森：我直至前天還到過以布加勒斯特爲中心的巴爾幹各國去觀察，巴爾幹的失地回復問題，似已有眉目，而有告一段落的樣子，但成爲德意對蘇聯的勢力角逐市場，在此後是還要更趨白熱化的，以糾合斯拉夫血統爲手段的蘇聯的作法，確是採取純正作戰的德意之強敵，至於蘇聯在羅馬尼亞的動作，確是有值得矚目注視的必要。

例如看到對比薩拉比亞的戰後處置情形，是一面對於鐵道材料之分配或國境線之設定等讓與羅馬尼亞，以買得其歡心，俾使其整個地接近莫斯科。吉格都內閣繼續其搖搖擺擺的步調，即在此原故。蘇聯的以這種潛行工作，使羅馬尼亞政權趨向左翼化的力量，是不可輕侮的。吉格都親德內閣是將自國的分割盡聽諸德國的裁斷而無可奈何的。這是爲鐵衛團等純國粹派不滿的，並且又是予以農民等左翼派乘機的最好機會，這一點蘇聯哪有不加以注意的道理呢？不過蘇聯在今日當沒有再增加武力來臨於巴爾幹的吧！

櫻本：在法國方面的觀察，以爲戰後德國不僅要收回亞爾薩斯洛林，並且要確保北法的重工業地帶。德國要確保大西洋的出口，那是確實的。

大原：從這次戰爭，我感覺到歐洲不會殘留着兩個軍事勢力。就這一點而言，意大利在新秩序中的立場，頗覺興趣。

小野：在歐洲新秩序建設中，我們可以把殖民地問題擱置不論。在歐洲本土已經擠除了英國而由德意處理的

形勢，很爲濃厚。巴爾幹諸國所以陸續傾向德意軸心的理由，就是她們不願對於建設新秩序落後。

據傳德意對於巴爾幹新秩序，是以經濟問題爲基調的相當龐大的計劃。又另有一說，以爲歐洲新秩序之政治的分割案，將把歐洲分爲五個集團：第一爲北歐集團，擬實行合議制；第二爲中央集團，擬以德國爲中心，而由法比荷三國構成；第三爲巴爾幹集團，即以德意爲指導力的多瑙河聯盟；第四爲地中海集團，包括希臘，土耳其和埃及，而以意大利爲盟主；第五爲伊比利亞半島，而以西班牙爲盟主而包括葡萄牙在內。這五個集團集合起來，而在新的政治之下，創造和平機構。

大原：據各方面所傳，德國擬在新秩序下完全改組歐洲，並與非洲開拓交通，但是對於英法在印度，遠東的殖民地，却毫無關心，這似乎是事實。

寺村：然而在德國有許多人以爲打倒英法是她們自身的力量，所以她們當然有獲得殖民地的權利。

櫻本：這時只成問題的，是：德國的實力是否能達到於安南和荷印？如果德國的實力不能達到，則她將不願與日本提攜，以確保由荷印和安南輸入物資嗎？

大原：在歐洲本土的戰爭終了之後，日本海軍將在世界上顯示大威力。這在日本是一個重大問題。所以德國自然對於近衛內閣的政策，表示非常關心。德意可以達到歐洲的新秩序，但不把日本海軍考慮在內，則德國不能期待有終之策的。這德國雖不明言，但她是這樣想着的。

櫻本：我想德國很希望與日本商議安南和荷印問題。寺村：日本應趕快與德國交涉荷印和安南問題。

大原：日德關係現在却未達到像德意那樣的軍事同盟關係。然而滿洲事變是破壞舊秩序，踏出新秩序的第一步。因此德國的合併奧國和捷克，才有可能。還有，德國的新秩序使日本解決中國問題更加容易。所以結果，德國與日本在地球的表裏互相援助着。這事實比條約更有力。所以知道這點的德國人對日本持友好和感謝的心境。日本應與德國開胸襟，信賴德國的態度，齊一步調，向世界新秩序前進。

寺村：那時日本必然的將與那阻礙東亞新秩序的美國海軍發生衝突。許多中立國人的觀察，以爲將來日美戰爭是必然的。

寺村：德國與美國的關係怎樣？

大原：美國第一是猶太人支配着的國家，第二是金權政治的國家，第三是獨立的自由主義的國家。我以爲德美間的關係，將來將趨惡化。加之，最決定的，就是德美兩國的生產物是一樣。所以新秩序下的歐洲與美利堅

合衆國將在各地展開激烈的商戰。所以德美在將來的世界將成爲關係最壞的國家。德國不是希望日美關係的惡化嗎？

若山：美國援助英國的問題和英國殖民地處理問題將成德美關係惡化的要素。澳洲、加拿大及其他殖民地，是最有與德美關係的問題，但是我們却沒有加以預想。許多人謂澳洲和加拿大將爲美國所奪取。其次是印度問題。塔斯社記者曾向我說日本與蘇聯將商議印度問題。許多人懷疑印度將歸附蘇聯。然而德國的眞意，以爲英國所有的殖民地將來也必將置於歐洲勢力下。希特勒總統之屢次聲明不以破壞英國爲目的，也是這種意思。

# 蘇聯對歐戰的動向

## 一、緒言

歐戰由北歐擴大到西歐的英法對德的歐洲戰亂，由於意大利的參戰，遂進入了決定的階段了。

英法聯軍因意大利的參戰，更陷於困難的立場。尤其在德軍進攻之下，終於不得不與德國單獨講和。現在講和條件已經成立，法國之投降於德國，已成爲事實了。即使法國屈服於德國，英國也恐不戰而先與德國訂立城下之盟吧。英國還在期待德軍國力的消耗，企圖把戰爭轉變爲持久戰，以爭取最後的勝利，這是我們可以推測出來的。

因而這次歐戰的最後的決定力，乃係於美意蘇等中大勢力的向背如何。其中意大利已經加入了德國方面作戰。美國精神上和经济上可說已經加入英法方面作戰。這次意大利的參戰更促進了美國對英法方面援助的強化。在這三中立國中最成疑問的，便是蘇聯的動向了。

## 二、蘇聯的終極目標

有些人認爲蘇聯的動向在這次歐戰是離奇不可捉摸的。然而蘇聯的行動如果深究起來，是有一定的軌道可尋的。如果要理解蘇聯在這次歐戰將採取怎樣的態度，最根本的方法必須考察蘇聯的本質。這就是說，蘇聯是所謂「世界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圍繞其周圍的是敵性的資本主義國家。圍繞着蘇聯的資本主義國家，都企圖毀滅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蘇聯爲了獲得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如有機會，必須率先打破這些資本主義國家以引導於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因此，蘇聯的基本外交戰

線：莫洛托夫外長曾謂德蘇的關係很順利。這自然是表面上的話，由許多實例可以證明出來。然而在德國對英進攻後，而開始建設本國的新秩序時，蘇聯果能爲德國所操縱嗎？我以爲不能。

不用說，蘇聯的政策是基於打算的，德蘇的提議並不是要使德國打勝仗，乃是由自己利害打算的政策。例如製鐵事業已進入第三次五年計劃，而以完成經濟與國防的自給自足爲目的。而且蘇聯對其完成，也不抱懷疑。這時如果從事於歐洲新秩序的建设，便等於把自己的精力轉移於他方面。在蘇聯認爲如果自國有餘力，則用於強化自國爲愈。

## 吾山

德，是以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群的矛盾和對立，而使之激化爲要諦的。這是列寧以來，蘇聯一貫的基本外交戰術。

蘇聯認爲這次歐戰是推進世界革命的絕好機會。史大林曾在一九三二年預言，世界戰爭不久將勃發，而謂這是打破資本主義國家，引導於世界革命的機會。在蘇聯看來，這次戰爭是帝國主義爭奪殖民地與爭取世界霸權的戰爭，並且與勞動者和農民，殖民地人民的利害毫無關係的不正義的戰爭。所以蘇聯的終極目標是要把這次帝國主義戰爭轉變爲資本主義各國的對內戰爭和殖民地解放戰爭。因此，蘇聯希望這次歐戰激化，長期化，以使交戰國兩敗俱傷。她期待英法德意以及日美全世界的強大資本主義國家都捲入戰爭漩渦。因爲這些強大資本主義國家都捲入戰爭，則由她們的疲弊困難中才可以期待革命勢力的勃興。這是蘇聯的遠大計劃和希望，但是現實果然將如蘇聯所希望那麼演變嗎？

## 三、蘇聯的現實政策

蘇聯一面對於這次歐戰期待其終極目標的實現，另一面則不忘採取現實政策。這就是利用資本主義諸國互相混戰，無他顧餘暇時，乘機收回失地，並向其周圍伸張勢力，以增進其國防的安全。

去年九月德軍侵入波蘭時，蘇聯突然派兵佔領波蘭東半部。蘇聯佔領波蘭東半部是在解放波蘭政府壓迫下的烏克蘭人和白俄人的名義下實行的。但是其真正動機却有三點：第一，如果蘇聯讓德軍佔領到蘇波國境，則德軍必在這地方建築軍事根據地。將來德蘇關係冷淡時，這地方將成爲德軍攻擊烏克蘭的有力基地。蘇聯爲避免敵人攻擊其經濟的心臟部烏克蘭地方起見，自然有使其國境西移的必要。第二，如果德軍殺到羅馬尼亞

國境，則德國與羅馬尼亞便能聯絡，從而蘇聯受德國的威脅將大大的增加。爲避免這種威脅起見，蘇聯有遮斷兩者接洽的必要。第三，蘇聯恐波蘭的烏克蘭人和羅馬尼亞的烏克蘭人被帝國主義列強利用爲反蘇工作，所以先把波蘭的烏克蘭人置於自己的支配下，以斷絕將來反蘇陰謀的禍根。關於蘇聯的這種行動，究竟事實是否有獲得德國的諒解，却不得而知，但我以爲蘇聯的佔領波蘭東半部，是含有國防上的意味的。

其次，蘇聯對芬蘭要求卡列利亞地方及芬蘭灣的三三島嶼，也是有國防上的動機，爲的是要保證列寧格勒的安全。列寧格勒不僅爲蘇聯革命的發祥地，歷史上的重要的地方，而且佔有蘇聯機械工業的四〇%，在經濟上也具有重要的意味。列寧格勒北距蘇芬國界，只有三十二公里。這樣的短距離是在現代長射程大砲所能射及的距離內。假如列寧格勒被敵國毀滅，則蘇聯機械工業的四〇%將被破壞，因此，不但機械化部隊的補充將成困難，即一切的生產活動也將發生障礙。蘇聯所以不惜採取戰爭的手段，以貫徹其目的，其理由即在此。

再次，是波羅的海三國，即立陶宛，愛沙尼亞和拉特維亞。蘇聯向這方面伸出侵略之手，是去年十月的事。這些國家因爲沒有實力抵抗，所以便無條件的接受蘇聯的要求。這樣，這三國便置於蘇聯勢力之下。到了今年五六月間德軍對西歐方面進攻時，蘇聯便調大軍進駐這三國，加以武力的壓迫，終於七月廿二日實行加以吞併了。這三國本來是在俄國革命當時，由英法使作爲阻止共產主義西進的障壁，而建立的。此後，隨着蘇聯國力的強化，這三國便不能採取靈骨的反蘇態度，而與蘇聯之間也各訂立了不侵犯協定。然而在戰前，這三國曾爲納粹秘密警察的反蘇工作的根據地，蘇聯不能保證這三國將來不爲英國或德國利用爲攻擊蘇聯的基地。蘇聯所以先使這三國保護化，繼而吞併這三國，即爲此。

最後，是巴爾幹的比羅拉比亞和布柯維亞。蘇聯向來所以躊躇不敢收回比羅拉比亞，有兩個理由：一是因爲羅馬尼亞的獨立爲英法所保障，蘇聯若佔領比羅拉比亞，恐怕有與英法發生衝突的危險；二是因爲以羅馬尼亞爲煤油的主要供給地的德意，不願羅馬尼亞與蘇聯之間發生紛爭。然而最近歐洲戰局的劇變，終於除去了這些阻礙的原因。意大利的參戰和法國的屈服減低了英國在東地中海方面的壓力，英國在德國進攻其本土時，似乎表示希望蘇聯由巴爾幹方面牽制德國的態度。德意雖對羅馬尼亞很爲關心，但因為要準備進攻英本土，所以也不能顧及這方面了。蘇聯不勞而得比羅拉比亞和布柯維亞兩地方，其理由即在此。

蘇聯佔領比羅拉比亞的理由，與其說是收回舊領土，不

如說是由於國防上的意味。因爲如果在比薩拉比亞架設大砲，以砲擊蘇聯，則敵德薩(Ostia)和塞把斯托波爾(Sabatia)完全在大砲的射程之內。從而爲了防禦敵國攻擊這些要衝，蘇聯有早日合併比薩拉比亞的必要。蘇聯爲什麼也同時吞併了布柯維亞呢？這是因爲把烏克蘭人所居住的這地方置於自己的支配下，可以預先斷絕將來這地方被利用爲反蘇策源地的禍根。

從國防上的見地來說，蘇聯應解決的問題，除了上述問題之外，還有土耳其和伊朗問題。據傳最近蘇聯已向土耳其提出要求：第一，獲得達達尼爾和博斯普魯斯兩海峽的通航權，第二，劃讓在高加索境內的迦爾斯地方。據傳蘇聯對伊朗的要求，是裏海沿岸地帶的割讓。蘇聯是一個黑海的國家，與土耳其和羅馬尼亞接壤，基於自衛的要求，她希望杜絕外國從黑海和羅馬尼亞方面進攻蘇聯的路，基於保持黑海與地中海交通以及與各國通商關係的要求，她希望自己的艦隊和商船自由通過達達尼爾海峽和博斯普魯斯海峽。蘇聯在高加索的巴庫煤油佔其煤油總生產的百分之七十八。如果巴庫的煤油被敵國破壞，則蘇聯的機械化部隊的活動不但要發生困難，而且其機械化的農業生產，各種工業部門和交通機關也要受嚴重的打擊。爲了掃除這種危險，蘇聯實有從英法手中奪回土耳其，以回復以前友好關係的必要。

蘇聯向伊朗要求割讓裏海沿岸地帶，其目的在獲得向波斯灣的安全出口，這樣，蘇聯在國防上的地位便非常強化。由此看來，蘇聯的最近進出可說已成爲目前的事實。然而蘇聯不會採取如對波羅的海三國及羅馬尼亞所採取那樣的閃電的高壓政策，而將採取漸進政策。這是因爲蘇聯現在畏懼德國過於強大，有妨礙其世界革命，所以對於近東的活動不得不加慎重，以避免削弱英國對德的勵志。

#### 四、結論

總而言之，蘇聯認爲這次歐戰是帝國主義間的戰爭，所以對於歐戰的態度是企圖歐戰長期化，擴大化，使歐洲交戰國兩敗俱傷，並企圖使這次帝國主義戰爭變質而爲國內戰爭和殖民地解放戰爭，結果使蘇國內部增加革命的機運，以期達到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爲了利用歐戰走向世界革命的道路，蘇聯總不忘却採取現實的政策。換句話說，蘇聯認爲這次歐戰是推進世界革命的絕好機會，乘着歐戰中的間隙，而着着伸長其勢力於其周圍諸弱小國家，以獲其本身在國防上和戰略上的優越地位。因此我們可以知道蘇聯對德國的提議，是有一定的限度的，而與英國的對立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在這次歐戰未發生以前，蘇聯便已非常的感受英法的威脅，因爲當時英法是反蘇的急先鋒。所以蘇聯便採取



八月一日 日政府發表獨立國防國家之聲明... 日政府發表獨立國防國家之聲明，謂日本將以獨立國防國家之地位，與各國締結平等之條約。此項聲明，係在東京發表，其要旨如下：(一)日本將以獨立國防國家之地位，與各國締結平等之條約。(二)日本將以獨立國防國家之地位，與各國締結平等之條約。(三)日本將以獨立國防國家之地位，與各國締結平等之條約。

七日 日財部發表日本銀行與滿洲中央銀行之開辦訂立二億日之信用協定... 日財部發表日本銀行與滿洲中央銀行之開辦訂立二億日之信用協定，其要旨如下：(一)日本銀行與滿洲中央銀行，訂立二億日之信用協定。(二)日本銀行與滿洲中央銀行，訂立二億日之信用協定。(三)日本銀行與滿洲中央銀行，訂立二億日之信用協定。

八月一日 日政府發表獨立國防國家之聲明... 日政府發表獨立國防國家之聲明，謂日本將以獨立國防國家之地位，與各國締結平等之條約。此項聲明，係在東京發表，其要旨如下：(一)日本將以獨立國防國家之地位，與各國締結平等之條約。(二)日本將以獨立國防國家之地位，與各國締結平等之條約。(三)日本將以獨立國防國家之地位，與各國締結平等之條約。

七日 日財部發表日本銀行與滿洲中央銀行之開辦訂立二億日之信用協定... 日財部發表日本銀行與滿洲中央銀行之開辦訂立二億日之信用協定，其要旨如下：(一)日本銀行與滿洲中央銀行，訂立二億日之信用協定。(二)日本銀行與滿洲中央銀行，訂立二億日之信用協定。(三)日本銀行與滿洲中央銀行，訂立二億日之信用協定。

八月一日 日政府發表獨立國防國家之聲明... 日政府發表獨立國防國家之聲明，謂日本將以獨立國防國家之地位，與各國締結平等之條約。此項聲明，係在東京發表，其要旨如下：(一)日本將以獨立國防國家之地位，與各國締結平等之條約。(二)日本將以獨立國防國家之地位，與各國締結平等之條約。(三)日本將以獨立國防國家之地位，與各國締結平等之條約。

七日 日財部發表日本銀行與滿洲中央銀行之開辦訂立二億日之信用協定... 日財部發表日本銀行與滿洲中央銀行之開辦訂立二億日之信用協定，其要旨如下：(一)日本銀行與滿洲中央銀行，訂立二億日之信用協定。(二)日本銀行與滿洲中央銀行，訂立二億日之信用協定。(三)日本銀行與滿洲中央銀行，訂立二億日之信用協定。

八月一日 日政府發表獨立國防國家之聲明... 日政府發表獨立國防國家之聲明，謂日本將以獨立國防國家之地位，與各國締結平等之條約。此項聲明，係在東京發表，其要旨如下：(一)日本將以獨立國防國家之地位，與各國締結平等之條約。(二)日本將以獨立國防國家之地位，與各國締結平等之條約。(三)日本將以獨立國防國家之地位，與各國締結平等之條約。

七日 日財部發表日本銀行與滿洲中央銀行之開辦訂立二億日之信用協定... 日財部發表日本銀行與滿洲中央銀行之開辦訂立二億日之信用協定，其要旨如下：(一)日本銀行與滿洲中央銀行，訂立二億日之信用協定。(二)日本銀行與滿洲中央銀行，訂立二億日之信用協定。(三)日本銀行與滿洲中央銀行，訂立二億日之信用協定。

八月一日 日政府發表獨立國防國家之聲明... 日政府發表獨立國防國家之聲明，謂日本將以獨立國防國家之地位，與各國締結平等之條約。此項聲明，係在東京發表，其要旨如下：(一)日本將以獨立國防國家之地位，與各國締結平等之條約。(二)日本將以獨立國防國家之地位，與各國締結平等之條約。(三)日本將以獨立國防國家之地位，與各國締結平等之條約。

七日 日財部發表日本銀行與滿洲中央銀行之開辦訂立二億日之信用協定... 日財部發表日本銀行與滿洲中央銀行之開辦訂立二億日之信用協定，其要旨如下：(一)日本銀行與滿洲中央銀行，訂立二億日之信用協定。(二)日本銀行與滿洲中央銀行，訂立二億日之信用協定。(三)日本銀行與滿洲中央銀行，訂立二億日之信用協定。

八月一日 日政府發表獨立國防國家之聲明... 日政府發表獨立國防國家之聲明，謂日本將以獨立國防國家之地位，與各國締結平等之條約。此項聲明，係在東京發表，其要旨如下：(一)日本將以獨立國防國家之地位，與各國締結平等之條約。(二)日本將以獨立國防國家之地位，與各國締結平等之條約。(三)日本將以獨立國防國家之地位，與各國締結平等之條約。

七日 日財部發表日本銀行與滿洲中央銀行之開辦訂立二億日之信用協定... 日財部發表日本銀行與滿洲中央銀行之開辦訂立二億日之信用協定，其要旨如下：(一)日本銀行與滿洲中央銀行，訂立二億日之信用協定。(二)日本銀行與滿洲中央銀行，訂立二億日之信用協定。(三)日本銀行與滿洲中央銀行，訂立二億日之信用協定。



滿洲特殊  
會社

# 滿洲重工業開發株式會社



(一)  
在昭和七年(民國二十一年)滿洲國告誕生時，新政府便依照其重要官署的意志，確立了開發其龐大的地下資源的方針，公佈其目的與方針，法令而制定的獨自之鑛業法。同時為促進鑛業政策的新機軸，志向於完成日滿經濟集團的目標，及施行增進滿洲國民的福利與堅固日滿產業立國的基礎起見，樹立了以康德四年(民國二十六年)為初年度之產業開發五年計畫。尤以在企圖應及早開發地下資源的政府，便將根據從滿洲國策所理想的重要產業統制法，由一業一社擔當的各項工業部門，認為有使其成爲相互連繫，有機的綜合開發之必要，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政府出資半額之下，創立一資本金四億五千萬圓的特殊法人「滿洲重工業開發株式會社」。該會社係當時在其資本的構成，經營的技術等在日本最新而獲得成功的一日產，移駐於滿洲而創立的。總裁由前日產社長鮎川義介氏就任，此爲世人所周知的。然而及至進入五年計畫的進行時，因隨於調查的進行，資源的賦有狀況，益加

上其有。加之，在同年七月的勃發中日事變，是會更加促進第一次五年計畫的修正。且此等所要的資金總額中，重工業部門佔七成，其計畫的重點，是特注重在重工業部門，是特別將這樣的重大使命，加在滿洲重工業開發株式會社的肩膊上。

(二)  
滿洲(略稱)在創立後十年間，對其供給於開發滿洲國內事業所需要的全部資金，政府特加以保證其母本及年利六分之之額，作成重工業部門的政府之實踐機關。除指導經營國內的鑛業，輕金屬工業，汽車製造業，航空機製造業，煤礦業等外，對於金，銅，鉛等，其他的鑛業，及經主管部大臣認可的內外諸事業，亦許其投資經營。是這樣一面擔當着重大使命，一面與各關係會社保持着緊密的連絡，以無遺憾地企圖綜合經營，有者在關係會社的役員中，加入會社的代表在內，使參與於決定經營事業的根本方針，有者引受調適其事業資金，對各社的社債予以保證等加以財政的援助，向達成初期的目的而前進。即該會社自創業以來，便將昭和製鋼所，滿洲炭礦株式會社，滿洲輕金屬製造株式會社，同和汽車工業株式會社等既設的諸會社，收在其傘下，並順應其必要，隨時對子會社加以增資，斷行擴充設備，且又新設立開發金，銀，銅，鐵，煤，以及其他的鑛物資源之會社，如設立以採掘製鐵，買賣爲目的之「滿洲鑛業株式會社」(公稱資本金五千萬元)，及設立以補給航空機的特殊法人「滿洲飛行機製造株式會社」(資本金二千萬元)，或以製造及販賣金屬鑄造爲目的之「滿洲鑛工業株式會社」(資本金一千萬元)。繼而計畫開發稱爲東洋的薩爾之通化省管內之鐵鑛煤炭資源同時依靠此資源以確立製造事業爲目的，設立「東邊道開發株式會社」(資本金三千萬元)。再最近又新設「滿洲汽車製造株式會社」(資本金一億圓)。再又在「大倉系」的「本溪湖煤鐵公司」增資一億圓之機會，與之結爲關係會社，又「協和鐵山株式會社」(資本金一千萬元)也是一個新

設的該社之關係會社，在創業以來僅兩年之間，便企圖統合滿洲國內的既存企業，或設立新企業，及謀這些整備擴充，逐次斷行重工業綜合經營的體系的整備。若將其設立該會社的當時所承繼來的諸企業之公稱資本金二億七千三百二十萬圓，繳清資本金一億六千一百二十萬圓，投資總額一億三千九百九十二萬圓，來作一比較，則在僅二年之間之本年一月現在，其公稱資本金就達至三倍以上的九億一千五百萬圓，繳清資本金達至約五倍之七億四千六百八十五萬圓，再滿洲所投資的總額，也達至五倍的六億四千八百四十三萬圓，正可說在進行驚異的飛躍。

(三)  
關於滿洲國的豐富的地下資源已如前述，建國以來隨治安之安定，逐漸開始正式的成果，並以急速地進展着調查，其中尤以發見東邊道鑛區爲其大收穫，在開發史上點綴着燦爛的一頁。

滿洲傘下的關係會社共有十八社，其公稱資本金十五億一千三百二十五萬圓，內中繳清資本金十億五千二百萬圓，在鑛工業部門其規模之雄大可稱第一。且滿洲鐵山，滿洲飛行機，滿洲輕金屬，東邊道開發等俱是在建設之途上，須需要莫大的資金，如此尚且得由滿洲國政府之保證，對於普通民間所有的股票(乙種股票)悠々地持續着一成之利益配派，對於滿洲國政府之出資「二億二千五百萬圓」則只限定年五分之一的配派，此一點實值得大注目。由於豐富的資源與企業條件之優越性，今後將益加上促進流入資本；且對於流入資本的正當利潤之保證，現在已完全獲得堅實的確保。

(四)  
其次對於各部門的滿洲關係會社來加以觀察一番：  
煤礦部門 滿洲國的成立以前，撫順及其他合稱爲擁有四十八億噸的埋藏量者，自建國以來由於官民一致的調查，現在的估計埋藏量實已達至二百億噸以上。自約值撫順安礦約四、五倍的阜新，鶴崗，札魯蘇爾，以及密山炭田的滿道等，就預想可達至十幾億噸。今後隨於東邊道及其他各地的調查之進展，以上的數字必能再增大。現在的煤的部門，分爲滿洲炭礦株式會社，東邊道開發株式會社，本溪湖煤鐵公司，滿鐵(撫順，煙臺，老頭溝，蛟河)的四系統，除滿鐵以外的三大會社，都是受着滿洲的指導統制。

鐵鑛部門 從來在鞍山及安奉線(安東奉天間)附近採掘者，由於最近的科學的調查之進展，已陸續地發見新鑛脈出來，尤以東邊道的赤鐵鑛床可謂世界少見的優良鑛床，只現在所確認的鑛量，就已達至莫大之巨量了。全滿的鑛量，由於既在所調查的埋藏量，就說已達至會鐵三十億噸，富鐵約一億三千萬噸，以年額出五百萬噸的鐵鑛而言，也可歷一百年以上的長期間之生產，是埋藏着那樣豐富的鑛量。擔當其開發者，爲滿洲關係會社的昭和製鋼所本溪湖煤鐵公司，東邊道開

發株式會社，協和鐵山株式會社的四社。  
 金部門 有名者爲砂金山金難也。隨處有產出，但除古來就馳名的北滿地方之外，最近在南滿地方也相繼發見了有望的金礦。現在在探掘中者，約達至九十處，據當採金業者，爲滿蒙關係的滿洲採金株式會社，滿洲鑛山株式會社，熱河鑛業株式會社等。  
 式會社等。  
 船。西嶺鑛部門 在青城子，楊家杖子，天寶山爲中心之推定埋藏量，超過二千萬石，且屬優良品類的鑛床，但其開發係最近才開始，故隨調查之進展，前途是極其有希望的，現在楊家杖子，青城子是滿蒙關係的「滿洲鑛山」令其子會社的

滿洲鑛株式會社及安奉鑛業株式會社經營，天寶山則由天寶山鑛業株式會社任經營。  
 其他的鑛物資源，例如輕金屬資源的菱苦土鑛，金屬鑛的原料者，有世界的聞名的大石樹，海城爲中心，其推定埋藏量稱爲一百三十六億石。又錫的原料之鑛土質

岩則在煙臺，中心臺，小市等地推定有一億二千萬石的埋藏量。錳是由滿蒙關係會社的滿洲輕金屬製造會社經營，成功於製造優良的鉛。又滿洲的鑛工業株式會社係於五年（民國二十七年）七月設立的，在大石樹附近爲中心，以菱苦土鑛作原料建設製造錳的工廠。（完）（記者飛石）

## 文豪與獨裁者

——與戰亂下的歐洲文人會見記——

改清社社長 山本實彦

我在此次歐洲旅行中會見了許多藝術家。

與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會談時，他問我說：「我聽說您對察世界上種々現象，和種々有名會談，其中最感動您的是什麼呢？」

我回答：「我感覺到米開蘭基 (Michelangelo) 是個英雄。我沒有說米開蘭基是偉大藝術家，而說他是大英雄，羅蘭不知不覺的凝視了我。我又說：「米開蘭基羅蘭不起國王等的強權。一看到他遺留的諸作品，就能够感覺到他叱咤三軍，他能够感覺到他會叱咤三軍，他能够感覺到他會叱咤三軍，他能够感覺到他會叱咤三軍，他是能够與澳尼拔或是拿破崙比肩的英雄。羅曼羅蘭完全贊成了我的意見。」

他現寓在距巴黎二百幾十里遠的鄉下。我承他款宴，和他談了三點半鐘。他說：「我跟高爾基 (Gorky) 住在一起三個禮拜，我感覺比起他的作品，他的人格在世界上是最高的。我跟他由衷心來談過。他自從長子犧牲在蘇聯聯

濟工作以來，非常悲觀。我雖詳細他最後的情況，但現在我不能暴露。他獲得了和史太林一般的影響力。他沒有權力，尙且具有那廣大的影響力。就他在蘇聯一事看來，我以為他是非尋常偉大的人格家。即或托洛次基主義者一但跑到高爾基的家裡，蘇聯政府也不能命羈察干涉他。高爾基的人格力具有這樣對強權者的形骸。能够十分對強權力者的人格，只要一見，就可以感覺那是非尋常偉大的。我在瑞士，招待了從印度而來的甘地，甘地比高爾基在世界的視野裏，可以說是輸了一籌。」

羅蘭雖然今年七十八歲，但每日繼續創作。  
 據說他和前駐日大使文士克羅德爾 (Paul Claudel) 在中學時是同學。在藝術的主義上兩者意見對立以後，五十多年沒有見面，但在此次戰爭勃發的前年，却會晤了，現在又重溫起舊交云々。羅蘭說，克羅德爾的詩，在所謂古典派文學的地位上，也可以說是法國

的第一人者。  
 羅曼羅蘭在此次戰爭勃發時，對於當時的首相曾送去了激勵文書。所以法國藝術家中的某者推測說：這是羅蘭的破滅！某者說：因爲羅蘭在思想的關係上，居住國內漸困難，他在保身的必要上，才送去了這激勵的。

雖然這些非難究竟都在他肯定民族戰爭的論據上，指摘着他的破滅，但我此次旅行中到英法德等無論那一國去，我感覺幾乎沒有不與祖國共俱運命的藝術家。

然而，希特勒對於那樣藝術家的去就是非常強制的，但反之墨索里尼關於這點，却非常寬大，跟克羅德爾 (Croce) 也會妥協。克羅德爾現在意大利平穩的生活着，而且他的評論雜誌現在也在繼續刊着。

我跟羅蘭會談的四天後，訪問了克羅德爾 (Paul Claudel)。那時羅蘭寄信到克羅德爾道裡來，已經傳達了「山本氏願意訪您」的話。我跟克羅德爾是在日本以來的老友，所以我們的話題是沒完沒了的。關於吉江喬松，關於新橋之遊的追想等，懷舊之情是談不盡的。他寫給我一短詩，現在我

不會背誦，說是一個貓惡狠狠的看者在玻璃瓶裏的金魚，是這樣述懷的一首詩。他比較旅日當時，雖然耳朵更加聾了，但從當時到現在不斷的繼續着每天二點鐘乃至三點鐘的創作。

我又會見了法國的青年作家們。出征的作家也相當多，其中有第二天就要上陣的流行作家。雖然他們都覺悟而明言着法國被英國在背後牽扯，但又說着除了這方法之外，沒有別的路可走。臨戰前這種精神，總叫我感到有點不足，又叫我覺得到了法國必敗的豫感。

我也跟德爾斯 (H.G. Wells) 會談了。我感覺到這文化人，在組織的解剖現象，而以頭腦描寫出將來的世界這點上，在我會會過的許多世界政治家，學者裡誰也不能及他。他元來是以爲歐洲將來要沒落的，但當時跟我所談如次：「我讀了戈林的部下被捕到英法陣營內的將士的始末書，我總覺得將士們的思想跟我的豫想完全不是一樣的。他們都抱着這一心爲戈林盡力，拚着全身爲新祖國努力的決意，而且持續着熱烈的態度，銳氣凜凜的論到歐洲新體到。我一讀就非常感動了。將來若鞏固了這這樣形成新歐洲的材料，我容易想像到在舊歐洲滅亡後形成怎樣的新體制，但現在我還是看不透的。雖然這樣，我已覺悟了歐洲是決不會沒落的了。」

我又會見了蕭伯納 (Bern Shaw)。我被他邀請午餐。太太歡迎我說：「我們非常感謝旅日中的感情。今天我應該多談一會了。可是您非考慮不可的，是我們夫妻是愛爾蘭人。我希望您注意這點來談才好。我聽她所說，想着實在是對，點了點頭。蕭伯納的諷刺，奚落，因爲他是被英國壓迫而來的愛爾蘭人出身，那種刺能在他的生涯中，在他的全作品裡發生光輝，我以為這是有道理的。」

我會便使羅曼羅蘭，H. G. Wells，蕭伯納這世界三大文豪，批判史太林，希特勒，墨索里尼世界三大獨裁者。因爲有許多妨礙，在這是不能說明那批判的全貌的，我現拾記其二三如次：「無論怎麼說，史太林的肚量是格外大的。這是蕭伯納說過的話。」

「不有有創想受天才，而且創造力最多的是希特勒！所以在這一點上有的時候人們甚至看做了是神祕的行動。這是羅曼羅蘭的述懷。但他也不能全面的讚美希特勒：「雖然希特勒受有上智，可是他在他的基礎的要地上，沒有釘上釘子。恐怕從這會發生的破綻的。」

# 現代日本文學的潮流

## 知性文學 阿部知二



阿部知二是能够描寫在日本知識人的生活，以及思想上的風俗的優秀作家中之一人。自從昭和十一年(1936)寫了長篇「冬之借寓」(冬の宿)以來，十二年產出了「幸福」(多の宿)及「街」(街)十四年「風雪」及「光與影」今年又發表朝霧」而顯示着着實的步伐，這些作品描寫着正當中國事變前的日本知識階級的動向，頗惹人注目。由來，大變動在社會上興起的時候，知識階級總先要依賴習性，把現實的路風俗攝於一面鏡子上而加以批評的。

現在，如簡單來說明阿部的作風，得要說阿部是可以令人想起西歐的赫胥黎(Huxley)與羅梭(Lawrence)等人那樣的通過思想來談人生，來談藝術的閱歷者。在他們作品裡人生，生活，藝術都沒有表現現實生動的姿態，是一度涉過了思想的帷幕才寫出的。譬如在寫一個人生的時候，

必須要連繫起社會生活，正義等々基礎，沒有這些單獨的人生，他是不寫的。他那些作品所顯出的氣脈，因為是各々人都負有那樣背景，登場人物每々在相接觸的時候，會發現美麗的牽聯的火花，所以沒有儘々把某一中心人物與全體切離的那種心理的偏頗的觀念文學，正迎合了知識階級的嗜好，這也是不無道理的。因為是這種作風，所以當然不會顯現強烈的理想與主張。在本來的解釋上，所謂知性的文學，不特有某種倫理的課題是不行的。然而，在阿部的文學裡，所有的理想派裡可以看到的超越克服現實的激動，是都看不到的。代替着那作家以身嘗試的各々事物。使之提高於理念的激情，阿部是冷靜地拔出自身，用他透澈的眼睛去在那裡面尋察象徵的。唯有這個「象徵」方是導出那屬於行動性的知識階級的苦惱與自省的恰好的引線，這也是他不以反撥，而在作品的影響下抓住了讀者的魅力。

這個作家的最大的特性「象徵性」——生長的過程，我們可以由阿部自身所說的話知道。他在「我之努力小說」隨筆裡，這樣地說明着他對小說的態度：

「想要寫小說的時候，第一願望的事，就是想要自己持有文章。第一步入門先練習寫了平易的文章。潛藏在孩子也寫得了的文章裡面的是什麼呢？每一句話都放在正當的處所，用了正當的連繫來組合的時候，自然地就有了生命而呼吸行動起來了。如果連這點秘密的片端也不能捉摸的話，是不能成爲小說的。以棲爲了走進文學的世界，我以為必須知道那文學的世界所有的地圖。我想知道什麼樣的人有什麼樣的感想。當我找到那朦朧的地圖的利那，我曾爲那文學世

界的廣大與複雜，全身起了危懼。那種危懼，比起盲目的冒險，有時更使自己萎縮。然而，爲了要寫小說，最要緊的，必須以爲是身邊切迫的事情而加以注目的。這恐怕是養成正當地觀察事物的能力的。當然，正當的觀察與正確的認識是連繫着的。」

捉獲對象的手法，具象法，以及這些方法的關鍵——現實的正確的理解。問題追求到了這裡，知識人阿部在確信之前先要懷疑的。切實地感到了認識事物的難點，在憂慮於不能十分克服這個難點的結果，比起以現實來，勿寧以描寫，以標本去寫小說，因之他把他其中蘊藏的現實，透過映現的知性的帷幕去接觸讀者。

「儘由於以上所說，就可以感到小說這種敘述自己的創作的實際。現在我們可以說「冬之借寓」來觀察那象徵。

「冬之借寓」雖是長篇，故事却非常簡單。寫着一個卒業前的大學生，由秋至冬，借寓在一家敗落的大家裡的寂寞的故事。居住主人嘉門有着旺盛的體力，他表現本能與感情是通直地，而且是個無能的好虛面子的人，消耗盡了祖上的偌大遺產，現在在內閣某官廳作了門衛。其妻松子由他認識了墮落的男人的醜惡，備嘗了女人所有的痛苦，後來成了基督信徒，自己一如願意忍受痛苦似地忍受着痛苦，變成了強烈的性格，對於丈夫的煙酒，色慾，都要禁止。在這一對極端相反的夫婦之外，還有兩個在小學校上學的孩子，一個同高的姓高的朝鮮人，大學生的愛人肺病患者，和一位與他們有着三角關係的大學講師。這些就是小說裡的登場人物，故事也沒有什麼特別熱鬧的地方。不場於妻的嚴峻的對待，丈夫更加甚了無聊的亂行家長最感

趨敗落。這裡寫着，在精神上，嚴峻的信仰是不足恃的。主人公大學生在同情着丈夫性格破產者的，開放的享樂面，同時被妻的精神上的苦行的奮鬥所感動，甚至會感到似乎已經愛戀了那蒼白的美麗了。但是，他却躲避開了那足以沈溺的危險，開靜靜地觀着那夫妻的靈與肉的戰鬥。在這種人物處理上，含有作者的意圖，由作品一節，可以看到。

「如果說我(大學生)喜愛嘉門，憎厭松子，那也不是對真的嘉門與松子而發。我喜愛而憎恨我身中肉體的喊聲，嘉門就是那象徵；我憎厭我身中禁慾的喊聲，松子就是那象徵。……這個家庭的斷面，不就是我心理的生態的斷面麼！我徘徊在嘉門與松子之間，不也不過是如我心中的彷徨一樣麼？」

這雖是作品中人物的話，也是作者構成作品的告白。嘉門，松子不外是阿部知二的分身，在這基本意義上描寫的人物與事象，也不外是阿部知二的形像而已。在這種場合，主要人物不是在描寫性格，而是在描寫「類型」。爲了強化故事的内容，甚至不惜加以歪曲。然而，誰不混入雜多的複雜人物，儘「這一點，就是以提高作品的純粹性了。」「冬之借寓」在「文學界」上連載的時候，文法上，正在高唱着知識階級的「能動精神」，是行動派文學與人民派文學盛興的時代。然而「冬之借寓」也破確認定了藝術價值，而授與了「文學界賞」。雖然以堪稱無力的「大學生爲主人公，是有着究明描寫知識階級一部，並不歪謬的感受性與判斷的。因而得到推贊。那種知性，那種神經纖弱，那種生活態度的消極性，可以說是阿部知二以不偽的正直觀察所刻畫的自己同時也是知識階級的面像吧。象徵既或不能成爲這種強烈的迫力，變現現實的精密，也是有的。

這位作家在寫成「冬之借寓」之前，一直是以短篇作家而知名的。十餘年之前，生活，產生了許多優秀的短篇。有「龍之昇天」「日本的吉卜西人」「王家之鏡」「樂園」「地圖」「筆商幸兵衛」等佳作。「冬之借寓」以後，就連接創作起來前述諸長篇，

轉敗落。這裡寫着，在精神上，嚴峻的信仰是不足恃的。主人公大學生在同情着丈夫性格破產者的，開放的享樂面，同時被妻的精神上的苦行的奮鬥所感動，甚至會感到似乎已經愛戀了那蒼白的美麗了。但是，他却躲避開了那足以沈溺的危險，開靜靜地觀着那夫妻的靈與肉的戰鬥。在這種人物處理上，含有作者的意圖，由作品一節，可以看到。



大有以主要的活動舞臺移植於長篇小說之顯。

繼續「冬之借寓」的長篇「幸福」，可以說也如前篇所顯示的一樣，是以作者所持的性恪中可怕的張爾兩點的對立同懷，作成作品的構構的。

由外面，由內裏，縱地，橫地，作者的立體的追求描寫的手法，非常得當。作品中，可以看出在「冬之借寓」裡，不厭分析的執拗與韌性。是以追求在這裏展示痛楚的，失去了指導原理的青年，以幸福即理想的生活方式為主題的。層層對於知識階級人的愛好與嫌惡，堪稱為批判知識階級的傑構。不過，作者的意圖在各人究明這些青年同時，還灌注着描寫時代的多量的興味。較之「冬之借寓」的時代，那社會呈現着更進步的複雜的形態。於此，青年的姿態，也是彷彿在這裏與時代相相裡的。

作者說：「這表現的數人青年的形像，不僅是描寫那些模特的。他們不是空想的產物，說是現代產生的實體也無不可。是通過了這些人物，來描寫這一時代的形像的。然而，在寫這小說的時候，正是中國事變發生的時代，似乎又有了變容。我雖感覺我的筆多少受了動搖，但我盡其可能地沈靜下去，與其說是描寫時代，勿寧說是接觸了時代的脈流。是這樣自期着，繼續下去我的筆的。」

在描寫中國事變勃發前的知識階級這時代底流一點上，這篇與「冬之借寓」一樣，被認爲了記錄的價值，同時其藝術上的價值也絲毫不劣。

阿部知二這種與時代的密接關係，是既以知識階級為題材的對象，就不能避免的。他到北京（當時的北平）旅行的一九三四年夏天的見聞與體驗，寫成的「燕京」，是在昭和十二年春天發表的。引伸為長篇，在昭和改題為「北京」，出了單行本。一如作者所說「這本小說不是時局的文章」，不是什麼政治上的時局問題，但可以看出造成今日時局的根本問題的一面曾蘊育在北京的。阿部知二的文學者的

隱憂已經感到了那種變前的預兆。

「北京」的主人公，是一個專研究「大門」的歷史的知識階級，他來到北京後，出現在他周圍的人物有：富有教養，優柔寡斷的王子明，現代女性楊素明，憂鬱而焦躁於花街柳巷的鴻妹等人。可以說鑄成「北京」的，就是北京那溫和的風趣，與卒於宿命的變前的不安。所謂可以目為變前的不安的東西，都隱現在登場人物的議論與意見裡。這種作者青春的追憶，記這充滿憂鬱與甜美的這道力說，挾雜着足以想像這種時代的討論與意見，是脫離了時代，失去了知性的作品，但作者的關心，強被拉進時代與時代生長的青年的煩惱裡，這是值得注意的。

其次我們來看他的「風雪」。

在這作品的前後，作者發表有「街」與「光與影」，前者是以市井的藥劑師，後者是以防疫醫為主人翁的兩篇新聞小說，兩者雖然都有多少值得論議的地方，但是最富興味的是「風雪」。還有「朝霧」一篇，是顯示着作者最近的傾向的。

「風雪」可以說是由歷史的觀察來描寫自由主義思想的一篇思想小說。是把那在明治時代開了花，經過了大正時代的德漢克拉克西，進了昭和時代漸次褪了顏色，被目為廢棄思想而被宣言死滅了的自由主義，放在一個名叫志學丈夫的政治家身上來表現的。這個小說的主人翁志學，是在明治中期的自由民權思想裡育成的老政客，他的政見，後來不容於國人，被冠上了國賊的污名。然而他仍不失其壯年時的氣魄，同時還有着對現代進步的風潮的同情。但，誰是他的思想的後繼者呢？在這裡介紹着他主宰的私立大學的教授們之間的暗鬥。在教授之間也有着守舊派與革新派的暗鬥，曾為這老政客的忠實弟子，戀愛過老政客長女的一個少壯教授，就是革新派的先鋒，而出頭來打倒志學的自由主義思想。志學在講演旅行途中病死了，這少壯教授就宣稱只有自己一派人才是這不屈的精神的後繼者。由這故事粗略的徑來窺探，作者正如使用着在「幸福」裡攝取的幾個人物一樣地描寫着。是通過了明

治，大正，昭和三個時代，終於趨向死滅的一個代表的思想之推移的歷史。其忠實的記錄之點，是個特色。象徵在這裡是個有力的武器用來構築作品的。知識階級在那些登場人物裡，會發見自己的類型的。

「僅有的願望，就是把它作成某一時期日本社會與當時精神狀態的記錄而生存，同時，如果成爲能不由於時局的變遷而褪色的人類的文學，就更好了。」

作者的這種願望是正當的。「風雪」是有這種價值的作品。

「朝霧」比起「冬之借寓」「幸福」與「風雪」來，多少那藝術價值是低的。原因是個處理的對象，不在回顧與熱觀裏追求，反在前望裡去取材，所以作者最大的武器「象徵」的背後便沒有了適確的東西的原故。

寫着一個名叫棒骨一，獻身於北滿土地收用工作的青年，不知爲什麼在高等學校中途廢學，到滿洲去工作去的原故——原來供給他在學中學費的她的姊姊，是在作蕭某在爾爾亞文化事業家的一個祕書，他

不想犧牲他姊姊的純潔，給自已求學。他的高等學校的教師，是一個想由這環境裡救出他姊姊的，姊姊也這樣期待着，但爲了教師的知識階級所有的遠巡性，終於沒有救出這個女人。他（棒骨一）於是把他敵人的那個布爾喬亞的前妻的姑娘的戀愛他的嗜好，也一刀兩斷，決然走上更新之路，而去到滿洲。那時候，正當歐洲暗雲來去不靜。他坐在火車上讀着那沒有救出自已姊姊的教師在雜誌裏寫着的關於歐洲前途的論文，他想：

「雄島氏（教師姓名）是不能與自己全面一致的。雄島氏是想蕭走的。這樣一生不也作不出什麼來麼？思考是要緊的。可是由那人的生活能產生出什麼來呢？自己想作一點與他不同的事，那不同就是生於年齡，環境，家世，與性格上的，對於自己，一定有着另外的生存在等待着。」

「朝霧」就是以上這主人翁的壯烈的話作結的。這時代精密地作着記錄者的阿部知二，現在似乎與時代在重肩走着了。

安本。

### 三國人物木刻選

王青芳刻。

馬超——慷慨與師正義扶，戴天不共國仇誅，潼關驚碎阿瞞膽，爲問朝朝尚有無？白馬銀槍關虎瘦，皎如玉樹美丰姿，輔劉不肯先人志，爭得三分鼎足基。

（紫荊花館主題）





### 訪日觀感

修國瑛

事變已屆三年，與亞日趨積極，今後之中國，與日本痛癢相關，休戚與共，於戰時體制下，日本一般

登陸後之第一印象，即友邦人士處此戰時下，處々表現於沈着中富有的朝氣，無論在街頭巷尾，車船途上，自由談話中，無不均甚泰然。一般物價，因徹底實行經濟統制取締暴利關係，毫無紊亂。日本各地均可見到長期建設之標榜，鼓勵人民各階層極力節約，自肅自戒，生活動作，日趨於規律化。深覺友邦人民之精神迥非個人所可想像，默識日本之能長期征戰決非偶然。

在日會晤頭山滿翁，及政論著作家德富蘇峰氏，均一致熱望中國之復興。拜訪頭山翁，係在東京翁之私邸，翁年已八十

有六，白髮蕭然，精神極健。詢以中國青年，今後應如何努力，方克達成興亞之夙願。翁鄭重答稱，鄙人頗望中國青年之努力。因中日兩國為兄弟之邦，必須真誠提攜，始能安定。東亞過去之事不談，即以此大戰爭而論，決非中日之戰爭而實為黃種人與白種人之戰。乘以歐戰方殷之際，極應猛進，建設大亞細亞。鄙人對中國之復興，過去曾有無限希望及襄助，孫中山先生且為余之老友，其亡命日本時曾各方為之奔走，回憶當時之情況，仍為目前。言已以手撫鬚，若不堪回首者。翁最後重謂余雖年已超過八十，而心仍為青年，亦願竭盡全力，為建設東亞努力。

於東京民有社訪晤德富蘇峰氏，氏對中日兩國之國民性，略有談及，頗願彼此相知互諒，以達於徹底接近之地步。總括與日本朝野名流之談話，多望題中國之難生，更可知此次事變，固為中日兩國之不幸，而因此次事變，能徹底促進中日兩國人士相互理解，真誠握手，必能達成將來東亞百年長治久安之局，值人欣慶。

(譯者：河北會館外交科長)

## 新的創傷——哭燕兒

張資平

(第二節)

燕兒，爲父的也不諱言：在你們兄弟姊妹中，對於你實在是最高冷淡。你的兄弟們在襁褓中，都能得到父親的多次的愛抱和憐恤。對於你却極少注意。思念及此，我又怎樣能夠對得住燕兒呢！其次是，父親對於你的健康也太不留意了。第一是因爲一切信賴了你的母親，第二是，當你生下來後那二三年中，父親的生活最爲窘迫，東奔西走，實在無暇顧及你。所以在前年冬以前的你的容貌，到底可愛至如何的樣子，也糊裡想不起來了。現在想起來，真是痛悔無及！

在嶺南農村中，從前有械鬥的習慣。當甲族和乙族要開始械鬥時，就先得準備有死的覺悟的青年戰士。所以有抽簽徵選壯丁的規定。但也有極願意爲本族爭光，視死如歸的青年，寧願犧牲自己以保護他的兄弟姊妹。反對抽簽，各挺身而出，願至前線爲一族犧牲。這次好像是天數，吾家必須犧牲一個爲家難而奮鬥的勇士。你不願犧牲比你年長的兄弟們，而對於才生下來的小妹妹又覺其至弱可憐，你便挺身而起，負擔了這個重荷，維護了合家的平安。你父雖無這種精神，雖是至微至陋之人，但對於燕兒之偉大的犧牲精神，固爭精神，是十分崇拜的。

回憶起來，是數年前的事了。在八、一三事變的前一年春，父親經過了二三年來的貧病交侵，一家生活達到了無法維持的境地。我才偷偷地跑到南京，託一個同學爲我代覓一個適當的職業。南京之行總算有了結果，你父親便離開了你的母親和你的兄弟們，跑向古人所謂要外方的地方去。在那時候，你尚在你母親腹中，僅滿四個

## 三國人物木刻選

(四)

王青芳刻。

黃蓋——赤髯怒雲一望餘，密謀識破果無差，疆場百戰英雄老，苦肉甘心報國家。曹兵百萬付東風，火焰連天山壁紅，漫道羣英設計巧，首功當讓老英雄！

(紫荊花館主題)



月。你母親因爲我的遠離而悲傷，在我動身的前夜，你母親竟流淚了。雖說是僅四閱月的胎兒，但尚在你母親的體中，當然也同樣地會感受到這種悲傷吧。燕兒，你那種悲傷的性情，大概是從那時候種下了的根苗。

第二天早上，當我僱了汽車，載幾件簡單的行李赴北車站時，你母親抱着你的六姊立在門首，望着我上汽車。那時候的遊廊上的綠油欄干，和庭前的陰濃的楊樹，至今還深刻地印在我的腦中呢。當時送父親「北走胡」的人不懂你母親和六姊，還有在母體中，尚未出世的燕兒啊！但是，我因爲急于要趕火車，並不留意到你的六姊，當然更想不到尚在你母體中的你！

到唐山之後，匆匆地過了三個多月。你母親來信說，你的出生期當在暑假期中，催我快點回國。我因爲要領學生到唐山青島一帶去看地質，不能一放暑假就回來。母親是何等地熱望着你父親能夠回到家中，親自看着你的誕生。但父親對於此事却十分冷淡。又誰知道燕兒不單一定要等待父親回家來後，並且忍耐着等待到父親確實有工夫看顧你的誕生時，才出世呢。因爲你父親剛從青島回來，學校當局又要我在滬主持招生事項，纏綿着忙了兩個多星期，父親才得清閒的暑假，而你便在你父親在家休息了十多天——在這個期間中，我改正了一篇地形學原稿，售得稿費二百五十元，準備爲你出世的特別開支——之後出世了。你母親正在怪你，何以早滿了十個月還不出生呢。我到了今天，才知道，你是何等需要你父親的注視和愛護！但是，我竟忽略了對於我的種種希望和期待！嗚呼，燕兒！現在想來，爲父親倍覺痛心啊！你剛生下來不滿兩星期，你父親又要匆匆北行了。因爲完全信託你的母親，在我的心頭上竟完全忘却了有你這小生命之存在。當我由滬至京，由浦口至天津，由天津轉唐山，沿途雖然也有時想念到真如的家園，但是你父親確沒有特別思念到才出

世十餘大的燕兒。及今想來，我何以對燕兒一向是這樣的冷淡呢。當然，在那時候，燕兒還沒有感覺着為父的對你冷淡的知能。

我到唐山後，不滿兩月，就看見報上登載出淞滬的戰事。報上說，不僅虹口住民群趨租界，即在真如的居民也十室九空了。我在這時候才思念到弱小的燕兒，但也是大半由於同情你的母親而聯想及你的。你母親懷抱着一個生下來才滿七十天的嬰兒，還要拖着五六個兒女逃難，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我的苦命的燕兒啊，你生下來才滿七十天，便飽受了奔走流離的痛苦。這是誰害了的？當然是你的不運而潦倒的父親啊！

再過了數天，接到了你母親從法租界一角的貧民窟中寄來的一封信，你父親才稍心安了。你母親信裡說，房東是寧波人，同住的三房客有許多高麗人。你母親祇分賃了一間樓房，榻成兩小間，要容納六七個人，非常狹隘。你母親信裡也提及你，說你身體還好，並無病痛。我當時祇以你等逃出了危險地帶而安慰，並沒有特別地思憶你，不過稍稍想像到那邊貧民窟的空氣不潔，住宅潮濕，不知你這個生下來僅七十天的生命，對於這些，究竟賦有充分的抵抗力否耳。

將要放暑假時，又接到你母親來信說，淞滬時局恢復了平靜，大家搬回真如鄉間去了。信裡又特別提及你，說你長得白胖胖的，十分可愛，望我早些回去抱你看你。但是父親對於你，在那時候，仍然沒有特別的關心。因為我當時已決意辭去唐山的教席，不能不考慮到次年的職業和生活，所以對於你的存在，非常漠然。你想，父親對燕兒，是何等的不慈啊！

回來真如後，雖然有時也會抱過你，有時看着你哭，有時看着你的可愛的笑顏；但是父親仍然沒有許多的心緒來常常抱你，逗你玩。抱你，祇三分五分鐘，又把你交回你的母親了。父親在這時候祇是忙於編譯稿件，因為由唐山回來後就和商務印書館約好了寫幾部科學稿子，以維持半年間的一家生活。在這個可紀念的民國二十六年前期，你父親一共編譯了地形新論，交通地理學，人類地理學，(以上商務印書館出版)，生物學史，地球與天體(以上正中書局出版)，五部稿件。我當然無暇顧及你了——否，其實是在迫於生活，在這半年中，完全忘記了你的存在。所以在這段歲月中的關於你的印象和記憶，完全無有。我痛悔在這半年中竟沒有分出一些工夫來多抱你，多疼你；到了今天也可以多印些象給我回憶！噫！

七七事變終於爆發了。你的父親覺得往後的生活更為渺茫。原來各書店因為不景氣，早已停購科學稿件，加以戰事發生，一般從事寫作生涯的人更難維持生活了。你父親希望七七事變不致擴大，也相信不致於擴大，到了七月抄還大膽地丟開了你們，決意「南走粵」，以圖下半年的生活。但是，當我剛踏上塔虎脫統總輪船的時候，才發覺有許多上海住民，因擔心戰禍之將臨，預先避難到香港去的。輪船已經開出吳淞口外了，想回到真如去也不可能了。晚飯後我從三等艙裡出來，汗流如雨，立在甲板上，痴望滬西北角的真如。你母親抱着我在門首，目送我上汽車的情景如在目前。同時也痛感着生活過人之痛苦。不，我並不是狂人，何以竟在這樣風聲鶴唳的時節，拋離你等而遠行呢？我不禁垂首流淚，痴望高懸天空的月亮，禱告上蒼，不要使戰事在上海近郊發生。

在香港住了三四天後，即赴廣州。一方面因受友人託，在某機關代交涉一樁案件——我當時也暗暗自愧，自己何以竟有這種類似那些劣紳的行動，這行動必為燕兒所痛惡的；不過，燕兒也要原諒父親，因為常常有這種自愧之心，所以賺得一輩子的困窮。——一方面，想在南國謀一個職業。在廣州旅寓裡，你父親每日都注意報上所載的滬方時局消息。不幸得很，淞滬的時局竟是一天一天的緊張。我還希

望，能够像去年一樣，這種緊張有突然地解消的一天。但是，在廣州所會見的朋友都說，這個局面是無法和緩了，因為雙方都是勢成騎虎。一般智識界都深信戰事有爆發的可能，並且都在熱望着戰事的爆發。因此，我不能不震驚起來了，對於他們的理論，雖不敢苟同，但也無法反駁。

果然在八月十二日的午夜時分，接到你母親來電，催我趕快回滬。十三日早，我趕早車赴香港，住九龍的彌敦旅館，詢得次日即有美國郵船「佛孫總統號」開往上海，我立即定購了一張三等船票後，便赴香港一位友人處，看你母親有無航空信寄來。在香港碼頭上，買了幾張中西報紙，所登載的上海消息都是大同小異，上海中日大戰爆發了，租界極度戒嚴了，開北一帶變為無人之境了。讀了這些記事後的我，想像到你等還在真如的恐慌情形，真是心如刀割，深悔這次離開你們的不智。走到所訪友人的住家，又撲了一個空，祇得折回九龍旅舍。剛回到旅館，看見一位同鄉楊先生走來看我。據他說，他才從上海回來，當他在上海時，曾到真如去看過你們，你們在八月四日尚未搬入租界。楊先生說，你母親因為相信我臨行時所說的話——戰事決不會在上海發生，所以未到租界去買房子，並且那幾天的上海，適遭暴風雨的侵襲，也不便到租界上去。我聽了楊先生的報告後，更加痛悔，若果真的因為你父親一時的觀察錯誤和疏忽，致陷你等於離散或喪失生命，豈非抱恨終天麼？

過了一刻，所訪未遇的友人阮先生到來了。他一見面就交了兩封航空快信給我。我看封面的發信地址居然是愚園路愚園坊，我當時就稍覺安心了。閉封之後，裡面是你姊姊寫的幾行字，報告你們千辛萬苦，於八月八日搬到準租界的愚園路裡來了。讀了這兩封信後，我呼了一口氣，愁眉略展，也有了勇氣和那兩位朋友談論時局問題了。

他們以為這個小衝突，不到一個月，即可和解，他們的見解和廣州的友人不同。他們並且勸我暫留港粵，繼續共同活動，因為家族已經遷入了租界，不必再有所掛慮了。你父親一來買好了船票，二來還擔心因戰事的擴大，終致港滬交通斷絕時，豈不更為狼狽；故決然北上。

八月十六日下午四時，普佛孫總統號到了吳淞口外，但不能入口。因為當時吳淞口的炮戰十分激烈。我們立在甲板上，遠望煙霧繚繞的吳淞口方面，炮火像閃電般地向對面射來，接着便是隆隆的炮聲。當時，我唯有歎息，雖然到了上海，何故不能回家！

到了次日——八月十七日下午二時左右，我們方搭了在美國海兵保護之下的駁艇，到達了新開碼頭。登陸之後，僱了一部黃包車，指向愚園路來。在車上看見沿途的大小商店都緊關着門，街路上的景象像曾經過一次的洗劫一樣。我想，歷史的大劫真地揭幕了麼？

回到愚園路來了，走入後門，剛踏上樓梯，便聽見母親罵你姊姊的聲音和你的哭聲。我當時想，我們不是在夢中相逢麼？

當我想從你母親的抱中把你抱過來時，你祇目灼灼地望了我一忽，表示有些害怕的神氣，忙躲回你母親的胸懷中去了。你在那時候，剛一週歲了，在過去一年中，父親確實全無空閒來抱撫我的燕兒。難怪你把目前的父親當作一個從外面進來的陌生的老人。這是父親在過去，太把你疎忽了的結果。在許多的兄妹中，父親的確最薄待了燕兒。不過父親迫於生活，終日勞碌奔波，也是出於無奈。關於這些，只有待於今後父女相逢時，再來向燕兒解說吧。

我父女倆真無再會之期了麼？噫！我的燕兒啊！（第二節完）



# 中華民國教育行政 趙正平

趙正平，江蘇崑山縣人，今年五十五。國民黨的老前輩，隨先總理孫先生活動於廣東革命。歷任南京留守府交通局長，國立暨南大學校長，北平特別市政府社會局長，青島特別市政府教育局長。



趙氏這次參加和平建國運動是代表無黨無派之在野名流的。因為長年服務於教育界，故對於教育問題頗有經驗及獨到的革新意見。

趙氏近著一本書子學說與現代政治的書，他對於老子真是崇拜到了極端，不論何時開口閉口，總是老子長，老子短，尤其是在這席上特別喜歡提出來討論。

前時他在教員養成所開過會時曾有一篇講話曰：——「……我所住的地方是北平，每天早上由寓所出來看到的除了幾所高大洋房外其餘多是草屋，或是苦力勞動者，我常常自中重民建國以來，政府是沒有一天曾集中力量注意民生問題，因為國家政治的不上軌道，所以無力及此，實在使人遺憾。我現在想我受過教育兩回，榮也沒有，為什麼我要如此清苦呢？我並不是不能享受安適生活，但恐毀滅自己耳，我們試看現在的社會上是怎樣痛苦呻吟的情狀，則我們應當不該貪圖逸樂。……我自二十一歲出來做事，沒有一天不勞動着，所得的新大數目也少，但到現在連一所房

子都沒有，那我的錢都到那裏去了呢？爲對於社會事業的贊助和親友扶助等都是我任職的地方。——

趙氏某日在廣播裏又講過一篇我爲甚麼參加新政府，說明和平建國運動的意義共有以下三點：

第一是合於人道，一個政府放棄了幾百萬方的土地，放下了幾千萬的人民，聽他們在水深火熱的中間，過着沒有本國政府保護的生活，試問這是不是人道，昨天的敵爲了他對世界上更重大的使命，今天很客氣的不以戰勝國自居和我爲友，我是不是應當很歡喜的伸出手來同他提攜，現在這個和平建國的工作，正是表顯化敵爲友的新精神，這種工作無論艱難，是必須有人擔負的，這種工作，正是對於人道的一種責任，人道即是天道的一種責任。

第二這一次和平建國的運動，是完全愛國的，我們心目中理想中的中國，乃是一個完整的國家，而決不是一個殘缺的國家，殘缺的國家已爲不可，由殘缺而滅亡，更爲不可，然依

從事於真正的長期抗戰政策，現在已用空虛而殘缺，如果長此不變，勢必由殘缺而趨於滅亡，即就論目前，第一一個政府，西一個政府，更顯出支離破裂，現在這種和平建國工作，第一步已將淪陷地區支離破裂的殘缺，除了，第二步再由這個新政府努力推而和平運動，一方面訂公平的和平方案，一方面實現全面和平復甦統一這種企圖，是不是愛國，是不是應當有人出來共同負起這種重大責任。

第一這一次和平建國運動是具有進步性的，不幸的黃色人種近百年來已相繼遭受現代帝國主義的蹂躪，這一次中日事變，雙方如無真正的覺悟，勢必其互相相，同歸於盡，現在日本朝野既已覺悟及此了，改變他的政策了，我們如果迎機呼應，不獨淪陷山河仍可無恙歸來，不獨從前所遭受的強權束縛，可及時解放，而且從此中日可互尊互助真實提攜，黃色人種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從此可以提高，爲自救救東亞，均應翻然更新，而現在這個和平建國的工作，正是我國人歡呼應的表示，正是於收拾殘局的中間，具有更進取的重大意義，也就是東亞的人士共同應負的責任。

我二十年以來，始終抱持人道觀念，此次事變以前即絕對不主張作戰，事變以後，並爲了愛國的動機，無日不冥行孤往，著書立說，冀圖結束戰

詞。

由這些事可以看出趙氏對於中國前途的關懷以及教育的改革，是誠實而極的抱負了中國青年的走上，現，我懇請在平遠的，至於他的家世情形，據說趙夫人，以前亦是服務於教育界的，現已來南京。趙氏共有兩女公子，六人，長公子業已去世，而留下三女公子三人，均在滬讀書，其第一女公子對耶穌教信仰極篤，故於辦事方面，很有造詣，現在滬上某神學院潜心研究，據說不久即將出任教師，將在滬對社會服務等項兼行的偉大工作。公子平齡不通英文，對於近時的國際政治亦已有深刻的研究，在和平運動方面所撰述的論文爲數不少，一經人薦述，近擬赴日及滬，其業定能繼承父業。趙氏長女公子現供職育都，二女公子對音樂最爲天才，金陵大學出來後，即赴美國留學。將來學成歸國，在中國音樂界上定能放一異彩。三女公子現仍在滬上某有名大學專攻醫學。

按趙氏對於教育既先從他的子女做起點，現又將全國教育行政機關的最高位置，對於中國教育必多貢獻，可以斷言。



○V.V.V.記○

## 教育行政上的人格者 爲人道爲天責而挺身





了。從水潭洞再走，便到百塔洞，從這裡起山路越來越高，道路也越加險峻，約走二里多，便到望軍臺了。大槪在古代的時候，曾經在這裡設置過斥候臺，所以才有這個名稱吧！從望軍臺眺望鳳凰嶺一帶的山峰，重重疊疊，氣勢來的很大。有些高峻的山峰，被那奔瀉一般的雲煙掩蓋，若隱若現，確是城市中人所不易看到的風物，真可說是「奇觀」了。如果從望軍臺折回盤源庵附近，便有的路可以通到白馬峰，那就是「白馬峰越」。從白馬峰越過了彌勒峰，便是新金剛了。但是，這一段山路，很是難走的。

(二)久米越：我們不論是從望軍臺折回，抑或從盤源庵方面前來，要作久米越的壯舉，都是要從長安寺出發的，道路是以古蹟和建築物見稱的！由長安寺出發，經過了鳴淵潭，便到了三佛岩，是在斷崖上刻着的三尊佛像，乃是高麗朝的名僧懶齋祖師發願自刻的。平面浮雕，高三十餘尺。可惜裡面有一尊佛像，已被風雨摧殘，而略有剝蝕的地方了。過了三佛岩，便可到表訓寺。這原是新羅朝三十世文武王的時候，由表訓祖師建築的，現在已經有一千二百年的歷史，但是其中有一部份的殿堂，乃是李朝七代世祖王的時候，曾經重修過的。本來是正陽寺的別業，所以比正陽寺小一些。從表訓寺經過些辛陽仄路，到放光臺的山腹裡，那便是正陽寺了。他是新羅朝第二世南解王時代的建築物，比表訓寺更有悠遠的歷史。寺裡的八角堂，裡面供着佛的石佛，和堂前廣場上的石塔，石燈，都是二千年前的古物。還有般若殿所藏表訓祖師遺留的般若經，都是文化上的名物。從正陽寺往南是沒有路的，必須折回表訓寺，那就可以到萬瀑洞方面去了。這裡都是些奇岩怪石和那些急流瀉泉，一共有八個瀑布，所以統稱萬瀑八潭。這八潭的裡面，尤其是萬瀑洞的水口最長。那泉水像飛奔一般，衝到石上，發出巨大的聲響，的確是使人精神煥發的。在他附近的岩上，刻着「蓬萊楓嶽元化洞天」八個大字，乃是仙士楊士彦(蓬萊)所寫，筆力雄厚。萬瀑洞往前不遠，

# 新金剛

新金剛在外金剛的南面，以集仙峰為界，本來是外金剛的一部份。以前有許多中斷的道路，現在經過許多登山家的發現，和朝鮮總督府的修築，陸續開通了許多路徑，所以便稱新金剛了。

新金剛的路徑，也可分成三路，這三路都能到鹿盧峰去。

新金剛的南面，以集仙峰為界，本來是外金剛的一部份。以前有許多中斷的道路，現在經過許多登山家的發現，和朝鮮總督府的修築，陸續開通了許多路徑，所以便稱新金剛了。

(一)松林寺越：這路可算是新金剛的最精彩的一條。如果是由外金剛方面來的遊客，可以從溫井里坐汽車到百川橋。倘或是從京城方面出發，那末，是從安邊換乘東海線到高城，再換汽車到百川橋。高城是江原道的一郡，車站在外金剛下面兩站，到海金剛也以這裡作出發點。到了百川橋，便須步行了。大槪要走九基羅的路，越過了開殘嶺，觀看峴的山岳，便到了檢帖寺了，這寺建在青龍山的山麓，對面却正對着聳立雲際的彌勒峰。他比長安寺的面積還要大些，歷史也要古一些，因此被稱為金剛山第一巨刹，他建築於新羅第二世南解王的時候，已經是二千年以上的禪林，寺裡供着的五十三佛，據說是在那時候從印度運來的，寺裡的五十三佛碑記，便是當時的郡守盧穆所撰，這位盧太守是很信仰佛教的，後來便皈依了佛法，成了檢帖寺的僧人。這寺內因為有很大的檢樹，所以有這個名稱。自從創建以來，經過了四十多次火災，現在有一部份的建築物，却是李朝中世的時候重建的，寺裡有水月堂，菩薩座，龍吟樓等建築。正殿却叫能仁殿，裡面藏着幾件有名的古物，每件都是極有價值的。這些古物，除了上面所說的五十三佛以外，還有新羅南解王御賜的香爐，鬚髮杯；印度運來的

到了普德窟了，乃是建築在懸崖中間的一座屋宇，懸空危立，用一根銅柱來支撐，看去很是危險似的。窟的裡面，供着觀音的聖像。從普德窟往前可到珍珠潭。因為水流很急，衝到石上，把水沫散開，好像珍珠一般，因此便叫珍珠潭了，也是萬瀑八潭之一。從珍珠潭往前到鹿

到了普德窟了，乃是建築在懸崖中間的一座屋宇，懸空危立，用一根銅柱來支撐，看去很是危險似的。窟的裡面，供着觀音的聖像。從普德窟往前可到珍珠潭。因為水流很急，衝到石上，把水沫散開，好像珍珠一般，因此便叫珍珠潭了，也是萬瀑八潭之一。從珍珠潭往前到鹿

象牙觀音像；和懶翁禪師的袈裟。這些不特是佛教的紀念品，而且也是歷史上的名物的。檢帖寺前有一個池沼，池水是很清的，在他旁邊建築了一所樓房，池水從池中俯覽倒照的山影，因此稱為山映樓。從檢帖寺或百川橋，都有路可以到松林寺去，松林寺雖是一所小廟，但是在他的前院，眺望鶴臺的山石，好像群鶴飛翔的一般，也是金剛山一景，而且也是到十二潭的孔道，從松林寺往前兩基羅，便是十二潭了。這乃是從數百丈的絕壁，蜿蜒曲折而流下來的瀑布，一共分為十二段，相連相接，好像一匹白布一般，他和上八潭略為不同，上八潭是平列的，十二潭是矗立的，因為他既然分為十二段，所以聲音特別好聽，確是新金剛的絕景了，然而，到了十二潭必定要折回檢帖寺去的，否則，便無路可通了。從檢帖寺出發，另外有道，可到隱仙臺，他剛好在十二潭的前面，因此，可以從隱仙臺俯瞰十二潭，這時的情景，和在十二潭下面往上看却又不同了。檢帖寺到隱仙臺的途中，岩石上刻着「五十三佛」四個字，面積也是很大的。從隱仙臺往上，經過了七寶臺，內霧在嶺，日出峰，月出峰，將軍峰等山岳，便可到鹿盧峰了。這一帶雖是連綿的峰巒，高接天空，有些高峻，藏在雲煙裡面，是雄壯而美麗的。如果從內霧在嶺，不再往上，可從岔路折到內金剛的四仙橋，很是近便。

(二)鉢洲沼越：從溫井里步行，經金剛山指雲嶺，可到鉢洲沼，這兒因有鉢洲寺而得名。該寺就在鉢洲沼附近，是新羅法興王十二年真表律師創建的，剛好在集仙峰的背後，寺前的山溪上面，有一座古橋，是純正的半圓形的，好像彩虹一樣，因此有人叫他作彩虹橋，其實他却叫鉢洲橋呢。佚名詩人詠鉢洲寺詩：

「海色天光滿佛樓，碧欄花木不知秋，千年金地遊人少，馳瀑空傳一境幽。」

讀這詩便可想見這裡的幽美了。這個沼的水很多，面積也很大，是金剛山裡面少見的。鉢洲沼的上游，統稱鉢洲谷，兩旁是山，中間却是溪流，情景很美。往前山勢漸高，到了三角點，是宜於眺望的地方，北面是外金剛，南面是新金剛；西面是內金剛；東西是海金剛，都可以瞻覽無遺。從前到了這裡，便要折回鉢洲沼，現在經過許多登山家的征服，是可以往前經過了彩霞峰，將軍峰等大峰，而到鹿盧峰的。但是這裡的山路，是很崎嶇難行的。日落的時候，從鹿盧峰下望彩霞峰，紅霞千丈，美麗非常，是因此而得名的。我們從溫井里到鉢洲沼要走上九基羅的路程，從鉢洲沼到三角點又約八基羅，往前到鹿盧峰又是四基羅。

(三)動石洞越：從神溪寺往南，經過神溪河，可到動石洞，從這裡攀登集仙峰的頂上，亦可至彩霞峰和鹿盧峰。動石洞以溪流稱勝，但是古蹟却很少，因為這裡是新開的路徑呢。集仙峰從前是不易上去的，現在是許多登山家征服了無數的處女峰了。他的主峰高一千三百五十一米，去到頂上是宜於展望的，所以有展望臺的名稱，越過集仙峰連脈以後，便是彩霞峰了，依上路的路境，可以到鹿盧峰去。

法起峰等山峰圍着，很是秀麗幽寂的。從隱仙臺到四仙橋去，途中經過了妙吉祥，也是懶翁祖師所刻的彌勒佛像，這佛像是跌坐着的，全高約四十餘尺，雖是平面浮雕，但是也能算是偉大的藝術作品了。再由妙吉祥往上，經過了金銀梯，約行五、六基羅的山路，便是鹿盧峰了。這

法起峰等山峰圍着，很是秀麗幽寂的。從隱仙臺到四仙橋去，途中經過了妙吉祥，也是懶翁祖師所刻的彌勒佛像，這佛像是跌坐着的，全高約四十餘尺，雖是平面浮雕，但是也能算是偉大的藝術作品了。再由妙吉祥往上，經過了金銀梯，約行五、六基羅的山路，便是鹿盧峰了。這

法起峰等山峰圍着，很是秀麗幽寂的。從隱仙臺到四仙橋去，途中經過了妙吉祥，也是懶翁祖師所刻的彌勒佛像，這佛像是跌坐着的，全高約四十餘尺，雖是平面浮雕，但是也能算是偉大的藝術作品了。再由妙吉祥往上，經過了金銀梯，約行五、六基羅的山路，便是鹿盧峰了。這

法起峰等山峰圍着，很是秀麗幽寂的。從隱仙臺到四仙橋去，途中經過了妙吉祥，也是懶翁祖師所刻的彌勒佛像，這佛像是跌坐着的，全高約四十餘尺，雖是平面浮雕，但是也能算是偉大的藝術作品了。再由妙吉祥往上，經過了金銀梯，約行五、六基羅的山路，便是鹿盧峰了。這

法起峰等山峰圍着，很是秀麗幽寂的。從隱仙臺到四仙橋去，途中經過了妙吉祥，也是懶翁祖師所刻的彌勒佛像，這佛像是跌坐着的，全高約四十餘尺，雖是平面浮雕，但是也能算是偉大的藝術作品了。再由妙吉祥往上，經過了金銀梯，約行五、六基羅的山路，便是鹿盧峰了。這

法起峰等山峰圍着，很是秀麗幽寂的。從隱仙臺到四仙橋去，途中經過了妙吉祥，也是懶翁祖師所刻的彌勒佛像，這佛像是跌坐着的，全高約四十餘尺，雖是平面浮雕，但是也能算是偉大的藝術作品了。再由妙吉祥往上，經過了金銀梯，約行五、六基羅的山路，便是鹿盧峰了。這

法起峰等山峰圍着，很是秀麗幽寂的。從隱仙臺到四仙橋去，途中經過了妙吉祥，也是懶翁祖師所刻的彌勒佛像，這佛像是跌坐着的，全高約四十餘尺，雖是平面浮雕，但是也能算是偉大的藝術作品了。再由妙吉祥往上，經過了金銀梯，約行五、六基羅的山路，便是鹿盧峰了。這

法起峰等山峰圍着，很是秀麗幽寂的。從隱仙臺到四仙橋去，途中經過了妙吉祥，也是懶翁祖師所刻的彌勒佛像，這佛像是跌坐着的，全高約四十餘尺，雖是平面浮雕，但是也能算是偉大的藝術作品了。再由妙吉祥往上，經過了金銀梯，約行五、六基羅的山路，便是鹿盧峰了。這

法起峰等山峰圍着，很是秀麗幽寂的。從隱仙臺到四仙橋去，途中經過了妙吉祥，也是懶翁祖師所刻的彌勒佛像，這佛像是跌坐着的，全高約四十餘尺，雖是平面浮雕，但是也能算是偉大的藝術作品了。再由妙吉祥往上，經過了金銀梯，約行五、六基羅的山路，便是鹿盧峰了。這

法起峰等山峰圍着，很是秀麗幽寂的。從隱仙臺到四仙橋去，途中經過了妙吉祥，也是懶翁祖師所刻的彌勒佛像，這佛像是跌坐着的，全高約四十餘尺，雖是平面浮雕，但是也能算是偉大的藝術作品了。再由妙吉祥往上，經過了金銀梯，約行五、六基羅的山路，便是鹿盧峰了。這

法起峰等山峰圍着，很是秀麗幽寂的。從隱仙臺到四仙橋去，途中經過了妙吉祥，也是懶翁祖師所刻的彌勒佛像，這佛像是跌坐着的，全高約四十餘尺，雖是平面浮雕，但是也能算是偉大的藝術作品了。再由妙吉祥往上，經過了金銀梯，約行五、六基羅的山路，便是鹿盧峰了。這

法起峰等山峰圍着，很是秀麗幽寂的。從隱仙臺到四仙橋去，途中經過了妙吉祥，也是懶翁祖師所刻的彌勒佛像，這佛像是跌坐着的，全高約四十餘尺，雖是平面浮雕，但是也能算是偉大的藝術作品了。再由妙吉祥往上，經過了金銀梯，約行五、六基羅的山路，便是鹿盧峰了。這

法起峰等山峰圍着，很是秀麗幽寂的。從隱仙臺到四仙橋去，途中經過了妙吉祥，也是懶翁祖師所刻的彌勒佛像，這佛像是跌坐着的，全高約四十餘尺，雖是平面浮雕，但是也能算是偉大的藝術作品了。再由妙吉祥往上，經過了金銀梯，約行五、六基羅的山路，便是鹿盧峰了。這

法起峰等山峰圍着，很是秀麗幽寂的。從隱仙臺到四仙橋去，途中經過了妙吉祥，也是懶翁祖師所刻的彌勒佛像，這佛像是跌坐着的，全高約四十餘尺，雖是平面浮雕，但是也能算是偉大的藝術作品了。再由妙吉祥往上，經過了金銀梯，約行五、六基羅的山路，便是鹿盧峰了。這

法起峰等山峰圍着，很是秀麗幽寂的。從隱仙臺到四仙橋去，途中經過了妙吉祥，也是懶翁祖師所刻的彌勒佛像，這佛像是跌坐着的，全高約四十餘尺，雖是平面浮雕，但是也能算是偉大的藝術作品了。再由妙吉祥往上，經過了金銀梯，約行五、六基羅的山路，便是鹿盧峰了。這

法起峰等山峰圍着，很是秀麗幽寂的。從隱仙臺到四仙橋去，途中經過了妙吉祥，也是懶翁祖師所刻的彌勒佛像，這佛像是跌坐着的，全高約四十餘尺，雖是平面浮雕，但是也能算是偉大的藝術作品了。再由妙吉祥往上，經過了金銀梯，約行五、六基羅的山路，便是鹿盧峰了。這

法起峰等山峰圍着，很是秀麗幽寂的。從隱仙臺到四仙橋去，途中經過了妙吉祥，也是懶翁祖師所刻的彌勒佛像，這佛像是跌坐着的，全高約四十餘尺，雖是平面浮雕，但是也能算是偉大的藝術作品了。再由妙吉祥往上，經過了金銀梯，約行五、六基羅的山路，便是鹿盧峰了。這

法起峰等山峰圍着，很是秀麗幽寂的。從隱仙臺到四仙橋去，途中經過了妙吉祥，也是懶翁祖師所刻的彌勒佛像，這佛像是跌坐着的，全高約四十餘尺，雖是平面浮雕，但是也能算是偉大的藝術作品了。再由妙吉祥往上，經過了金銀梯，約行五、六基羅的山路，便是鹿盧峰了。這

法起峰等山峰圍着，很是秀麗幽寂的。從隱仙臺到四仙橋去，途中經過了妙吉祥，也是懶翁祖師所刻的彌勒佛像，這佛像是跌坐着的，全高約四十餘尺，雖是平面浮雕，但是也能算是偉大的藝術作品了。再由妙吉祥往上，經過了金銀梯，約行五、六基羅的山路，便是鹿盧峰了。這



路所以叫做入米線的原因，便是在此處路上的入米山莊，留宿一宵，第二天繼續往的，便可以到外金剛方面去了。不過，不願到這里來的人，是可以從妙吉祥折回長安寺去的，這是因為在比盧峰的山道是很高峻的原故。

(二)九龍洞：這一路利用汽車的時間，比較以上兩路多一些，如果由京城出發，到鐵原換車以後，毋須到內金剛車站去，坐到末羅里便可下車了。從這裡搭乘長途汽車到蓬田，然後登山。這段路約有三十二基羅米突的長度，長途汽車要一個鐘頭的時間。但是，在車內眺望內金剛的山峰，風景是很美的。尤其是秋深的時候，滿山丹楓，尤其是美麗的，真所謂山到秋深紅更多了。金剛山的楓樹是很多的，夏天滿山都是綠色，但一到秋天，楓葉變紅，和那蒼翠的松柏相映，却又換了一副面目，難怪金剛山因為四時不同，而有四種不同的名稱了——從蓬田出發，往前便是九龍洞，這裡乃是集合了九龍潭，清潭溪，九龍潭，寧靜潭，九龍潭，項孫潭，這清潭，帶龍潭，朝陽潭九龍潭



• 九 龍 潭 •

布的確佈。上面的八龍瀑布較小，但是水流都是很急的，我們到此，靜聽那泉水的聲音，便覺得悠然自適。但是到了朝陽潭却不然了，因為這瀑布比較長，水聲比較大，我們聽到那澎湃的聲音，忽又精神一振，感覺到造物者的偉大，不由興奮起來了。從朝陽潭經過上登峰往南，分枝為兩條道路：一是直接到外金剛的萬物相力面的；一是經過新羅麻衣太子廟到里盧峰去的。到萬物相那路是對外金剛方面的路徑，留在下面再說。現在把到里盧峰那路的名勝，介紹一下：從朝陽潭往南不遠，便到映楓溪——牠的境界如名稱一般，清瀟的溪流，在岩間成了一潭潭，那碧綠的溪水顏色和玉石一般地晶瑩，山上的丹楓正映在潭裡，綠中透紅，真是美麗的很。清流壁，冥陰潭，恩顯潭，九天瀑，能仁瀑都在牠的前面，那家陰潭四圍都是樹木，陰森涼爽，也很稱牠的名稱。金剛山的名勝，許多是以佛經的述語來命名的，惟這路却以文學的意味來命名，誠為這路以山泉瀑布較多，聽有詩意的原故。從能仁瀑往前，便到麻衣太子墓。麻

衣太子是朝鮮國王的兒子，名叫羅。因為當時朝鮮國是供養佛教，有時國王或王妃，竟有新羅當附足的。麻衣太子受了這種薰染，所以他在幽靜的溫井里居住，他死了以後，便葬在這裡。有一座石碑在牠的高頂，乃是李朝的時候所立，寫道「新羅麻衣太子之陵」幾個大字。由新羅太子墓上里盧峰已經很近了。所以從一久米越一到里盧峰的人，如果在比盧峰住宿，不到外金剛方面去，而從里盧峰轉向九龍洞方面來，也是可以的。這樣，因為不經過外金剛，所以便叫做「內金剛洞」了。還有「外一路」，是從末羅里坐車，通過蓬田；直達溫井洞口，不到九龍洞來，這樣，越過溫井洞口，便可以直達外金剛的萬物相了。

### 外金剛

從內金剛越過比盧峰往下可到外金剛，但這裡所記的，是直接到外金剛方面的路。我們從京城搭乘京元線的大車，可以一直到底邊去。安邊是咸鏡南道所屬的地

方，這裡是以用新羅國名是朝鮮名勝。京元線和京海線在這裡接軌，往南十五基羅便是咸鏡南道一港的元山，所以安邊的交通是很方便的。東海線南方的火車，是和京元線來的大車聯接的，我們到安邊換乘，剛好離安邊上。東海線沿路的風景已是很不錯，一面是山，一面是水，那些帆船在海面上像白色的帆，在那平靜的湖面上靜靜地，像織着。我們身在中間，船都是隨風一般。從安邊一直到興德邑，那水都是這樣的好風景。外金剛車站在安邊與興德之間，恰是東海北部的中點，從安邊乘車到這裡，祇是三個鐘頭，就可以到了。從外金剛車站乘長途汽車，約行二十分鐘，便可到溫井里去。這裡有一所溫泉，泉質是弱鹼性，可以療治腸胃病。據說是麻衣太子在這裡建過行宮，這溫泉是他發見的。這裡已然是外金剛的山麓，四圍被雲霧所籠罩，景氣明媚，很可賞景和靜思的。

從溫井里出發，也可分做兩路：一是經神溪寺，向九龍洞和里盧峰去；一是經六花岩到新羅萬物相去。這兩路的奇勝約略有些不同，九龍洞方面是以瀑布著名，而萬物相方面却是以岩石的奇古見稱的。

(一)九龍洞：由溫井里乘汽車或步行，都可以到神溪寺，這寺是朝鮮第二十三世法興王的時候，曾雲羅師建蓋的。有般若殿，羅漢殿等宏大的建築物，殿前的圓聯和楹聯，是金若蘭(海潮)的手筆，臨摹山經石塔寫經的字體，筆力矯健，厚。大雄殿前有石塔一座，乃是新羅時代的遺物，和正陽寺的石塔，同屬金剛山二古塔。這裡不但樓閣宏敞，而且地方也很幽靜。那聖仙羅排列在山石，好像對風一般。從神溪寺向前，一路都是平原，兩旁的田野，却種着些大麻，蘋果，梨等的植物，從這裡可以遠望集仙峰。往前約一基羅，這山勢漸高，到了船潭，突然可以望見世尊峰，有時被雲霧罩着，很是隱隱的。過了船潭，兩面都是高山，祇有一條灰路，到仰止臺後，這才豁然開朗，我們在這裡仰望高山，真能感到「仰止」之趣。從這裡往後，山勢漸高，尤其甚



過了金剛門以後，更見瀑布見稱的勝境，其中以玉流洞，連珠潭，舞鳳瀑，飛鳳瀑，九龍淵為著名。金剛門是一個山洞，越過山洞，不遠便是玉流洞，乃是一個瀑布，水勢却非常激湍，從上流舒曲折而來，好像一片白玉，所以有這個名稱。栗谷李珣氏入金剛山玉流洞詩云：

「行傍清溪步步遲，奇岩懸瀑雪花飛，羽人應在水窮處，路斷雲深獨悵歸。」

可見玉流洞的清幽了。從這裡上望觀音，玉女世尊等山峰，奇岩削立，千姿萬態，真能令人遐想的。追溯玉流洞的水源，可到連珠潭，這是兩個相連的潭，好像一對珍珠一般，潭邊又是一條仄路。過了仄路，環繞越發幽邃，突然看見左邊山上，那上接蒼天從山頂飛瀉而下的飛鳳瀑，其壯偉之處，是使人驚訝到造物者的技能確是偉大而神秘的。原來從玉流洞起，那些美景一步一換，變化無窮；我們看見雄偉的飛鳳瀑以後，又可以看見秀麗的舞鳳瀑了。這兩個瀑布雖然不同，飛鳳瀑雄壯奇偉，是男性美的；舞鳳瀑娟麗幽靜，是女性美的。過了舞鳳瀑便是淵潭橋，乃是在兩山之間，用鋼繩吊着的一座平橋，下面便是山溪。人在上面行走，一步一動，很能使人驚，站在上面來賞觀山景，是有趣，害怕，有意思的。過了這橋，可分兩路：一是到上八潭；一是到九龍潭的。九龍潭是金剛山的第一大瀑布了，長約二百餘尺，那瀑水從斷崖轟轟飛下，其聲勢真有萬馬奔騰的氣概，把牠下面的山石，穿破了四十多尺，成了一個深潭，所以又叫九龍淵。相傳從前有九條孽龍，和楸帖寺的五十三佛對法，被五十三佛降服，藏在這個深潭裡面，所以後人便叫做九龍淵。但却又有人說：「九龍淵的上源叫做上八潭，却是八個小瀑布，如果在上八潭上面往下看，那末，是九個瀑布相連的，正好像九條龍飛舞着的一般，所以就叫做九龍淵了。」總之，九龍潭的氣概確是雄偉的。在瀑布旁邊的山石上，刻着鐫勒佛三個大字，每字長約二十尺，佛字末筆尤其更長。這三個字是金剛顯寫的，由日本著名石工鈴木銀次郎雕刻的。瀑布

附近的岩石，刻着許多遊客的題名，其中有一千丈白練，萬斛真珠，怒瀑中瀉，使人肢體「十六個字，乃是宋允庵的筆蹟。如果追溯九龍淵的上源，是要折回淵潭橋而到上八潭去，才可看個究竟，上八潭的山路，非常曲折，盤旋而上，到了山頂，往下一看，却有八個碧綠的深潭，被八個小瀑布貫穿着，好像一條白練，穿了八個玉環似的，匯合而到山凹流向九龍瀑去。在這種俯瞰世尊，集仙等山峰，更可以看見牠的全貌。從上八潭由原路回到九龍

## 海金剛

內外金剛和新金剛，都在陸上，而海金剛却是在海面突立的，情景當然又不同了。我們從溫井里或高城邑乘坐汽車往南，到立石里，這裡已經是海濱了。那日本海一望無際，滔滔的白浪，打在岩礁上，聲勢洶洶，散開好像雪花一般。我們可以租賃遊船，到海中來遊覽。

▲立石：是孤立在海上的一塊巨岩，上面那些雅緻的蒼松，和碧綠的海水相映，深有趣味，當着海水那面，被那奔騰騰成了奇異的形狀，但是背清海的那面，却是整塊完好的。由此可見海水的磨擦力，實在很大的。▲佛岩：在立石里的東面，相傳新羅南解王元年的時候，從印度用船載着五十三佛的金佛像，到了金剛山東面安昌縣的海邊，那船不幸撞在岩石上而沈沒了，後來却是由一隻狗領着這五十三佛

很生動的；有的像鬼怪；有的像僧尼；有的像猛獸；有的像飛龍，真不愧萬物相這個名稱。而萬物相的馬岩，三仙岩，鬼面岩，切斧岩等，尤其是著名——那三仙岩高幾百尺，好像劍峰一般，上刺蒼天，險峻得很。鬼面岩在牠北面，形狀好像鬼臉一般，彈指一看，是使人驚悸的。從鬼面岩望奧萬物相，那山峰好像蓮花一般，和安嶺黃山蓮花峰很相像呢。這部份統稱萬物相。越過萬物相，便是新萬物相，這

到了檢帖寺的，那船所載的佛，相傳就是這裡了。▲松島：這是海金剛勝境之一，岩石奇形怪狀，上面有蒼翠的松樹，我們是可以到牠上面來眺覽一萬二千峰的遠景的。▲海萬物相：這裡的岩石，和外金剛萬物相有些相像，有的是直立的峭壁，形狀好像獨臺，有的是直露水面，好像臥牛一樣，不愧海萬物相的名稱啊！▲海金剛門：是兩塊對立的岩石而成，是海萬物相的一部分。▲獨臺岩：好像獨臺一般，也是海萬物相的一景。▲三日浦：這是一個小湖，周圍約可二里湖裡有一個小島，上面有一座亭子，叫做四仙亭。據說新羅時代有永郎，迷郎，南石，安詳四位仙人，坐船到湖上游覽了三天，因此叫做三日浦，所以後人蓋了這亭子來紀念他們，風景是很雅緻的。從外金剛乘火車或汽車到高

城，中間便經過三日浦車站，由車站到三日浦，很是近便的，從立石里坐汽車也可前往。▲巖石亭：巖石亭却在通川郡庫底里，是外金剛的北方，從安邊乘東海北部線車，先經過庫底站。如果打算到巖石亭探勝，必須在這裡下車，再乘汽車便可到了。這裡的岩石都是玄武岩，每根矗立好像柱子一般，而且由幾十根四尺粗細的石柱，合共組成一根粗柱，高可七十多尺，像這樣的奇怪石柱共有四根，因此稱為四仙峰。還有一部份，好像城牆一般，也是由許多石柱一根一根排列而成，所以稱為巖石，這裡有一座亭子，可以遠望海景的。三日浦和巖石亭都是關東八景之一。我們到過雄奇偉大的金剛山以後，來到三日浦和巖石亭探勝，好比是筵席中的甜菜，是換換口味而不可缺的。

裡有名的勝境，要算天仙臺最為雄奇。從鬼面岩往上，山路崎嶇，到了金剛第一關，須匍匐而過，可到天仙臺了，這裏是新萬物相的山頂，也是天女峰的頂尖，在牠南面，有幾個天然的水泉，好像水盤一般，相傳曾有仙女在這裡洗澡，把羽衣遺留一襲，朝鮮女子現在的衣服，還是依照這羽衣的樣式的。在這裡遠望觀音峰，彩霞峰，和那昆盧峰，山腰都被那濃雲對着，半隱半露，很是綺麗，因此有一雲之天仙臺」的名稱。

奧萬物相更在新萬物相的山裡，奧字意

義，便是「深」的意思。我們在鬼面岩往上看，覺得奧萬物相的山石，好像是蓮花的脈絡似的，但是到了上面去，那才覺得牠是很大的呢。原來那些蓮花脈絡一般的山岩，却都是巨柱一樣，而且形似劍鋒，真可以說是「鬼斧神工」的了。這裡比新萬物相還要高些，所以眼界更廣，外金剛的山峰，可以一覽無遺，我們在這裡眺望，彷彿好像欣賞外金剛全圖似的，雄壯得很呢。從萬物相有路可以回到大花岩來，如果從這裡回到溫井里，不到昆盧

### 萬物相越

從溫井里乘公共汽車到六花岩，然後步行可到萬物相，萬物相可分舊萬物相，新萬物相和奧萬物相三部。加藤武雄氏曾說過：「金剛山的美，本是活動的美……那裡有叫萬物相這個名稱的，其實整個的金剛山也就可以叫萬物相了。」由此看來，大概萬物相是活動的美的吧！在秋酣的時候，在這裡可以看見滿山的丹楓，和那巖岩相映，真是美妙無窮的。尤其是那些巨岩，奇形怪狀，都是

### 萬物相越

從溫井里乘公共汽車到六花岩，然後步行可到萬物相，萬物相可分舊萬物相，新萬物相和奧萬物相三部。加藤武雄氏曾說過：「金剛山的美，本是活動的美……那裡有叫萬物相這個名稱的，其實整個的金剛山也就可以叫萬物相了。」由此看來，大概萬物相是活動的美的吧！在秋酣的時候，在這裡可以看見滿山的丹楓，和那巖岩相映，真是美妙無窮的。尤其是那些巨岩，奇形怪狀，都是

募徵次一第刊本  
選副選當說小篇長



九 (八)  
張金壽作  
呂風畫

下的那些個花開就可知道，看那些個廣梁大紅門也可想像那時的盛況。爲何候皇帝避暑，各大臣在附近多蓋了別墅，將自己的家眷也移來此地作夏日的避暑山莊，因之直接間接就把這地方富起來，不次一個小城市。後來雖然日漸衰落，也仍有當初貴客在此地落戶，把熱鬧的街市維持住。那家燒餅舖在百年以前就有，把燒餅研究的非常好吃，當初人都歡喜照顧他，現在雖有三四個同行也仍照那局式開了燒餅舖，這舖子不免受些影響，可是講究吃食的，還必指定要是這舖子的貨他才買。如小販購人，那些人一吃便知。舖掌姓王，祖宗烙燒餅得名「燒餅王」，現在人也習慣的把這名稱呼他，他既仍指燒餅舖爲生，自然不便否認，在無意中答應的很好。

說是燒餅舖苦，他却仗着祖宗留下的好名與一點手藝，漸々把買賣擴大，也買了五六十畝水田，房子也收幾個地方的租錢，儼然成爲本街的一名紳商。商會會長也和他拱々手，稱他王大爺。

燒餅在他門口走過，聽裡面伙計把趕杖敲得亂響。王大爺則袖着手在屋中間談，用眼睛一閃一閃瞟着給小販數貨的小徒弟。

「一五，一十，十五，二十，二十五……九十，九十五，一百。」

數到這裡，小徒弟用右手大指的骨節抹々眼，算是完了一樁事。那小販却不如往日那樣背起蓆籠就走，拾々頭看燒餅王正在向這邊斜視，他就點手叫：

「過來！掌櫃的。大喜的日子還不多給我幾個？」

「哪兒哪兒？」

掌櫃的一邊說着，一邊笑着，就走向前來抓三個燒餅給他。

「得！听喜信，等喝您的喜酒了。」

那小販就走出來，見燒餅王正望裡面看，就向他吶喊：

「大燒餅，大油條。」

燒餅王不理，他正望着燒餅王那種從容的態度。燒餅王歪着頭聽着另一個小販的問話。

「怎麼，成了嗎？」

「還着呢。八字還少一撇」呢。」

燒餅王一邊說，一邊用右手持鬍子，嘔々的笑。

弟，響了一聲，就把大褂的底襟反過來抹到在鼻頭上的。這已成爲習慣，在他小時就隨意的用圍裙抹，而今已不必再在「灶上」作活，却未能改過這習慣，不過代替的是大褂罷了。他放下大褂就答這問題：

「說兒媳婦罷咧！」

「哪兒的姑娘？」

小販本是低下頭來裝飾他的燒餅蓆籠，把一個個燒餅都面向上，油條是一種一堆，竭力使他們好看，以便引起顧客的貪慾。但問這話時却忽略了這點，把排列好了的油條倒在燒餅上了。

「哪兒的？哪兒的也沒有你老趙什麼事！按着道兒走，別打聽啦！」

那一個小販背起蓆籠先走了，到門口回過頭來打趣這個老趙。「小狗日的！你管我幹麼？」

但等他跑出去時，那個早咚咚地跑入人羣裡。老趙又回來問：

「是本街的吗？」

「是。田洪亮的姑娘。」

「好！那可真好！是哪一個？」

「大的。」

「個兒不高？」

「好！識文斷字，女學生一樣。」

「女學生倒不成。這個聽說最能過日，炕上地下都成。再幫我算算賬什麼的，倒也不錯！」

「那是！天天買我的貨，帶那個小孩，她姓兒！」

「他媽的他媽還不樂意，說是不很老實。怕她過不了苦日子，瞧她上街穿的衣服太乾淨。以後她要不服管教，念過書的人可不好辦。」

「其實不碍事，他們家過的仔細。有錢是有錢，可是能打算盤着呢！」

燒餅王一聽這話，引起注意，就向小販打聽。知道她家裡怎麼按好了洋火爐作樣子，一天天只年節升幾天，爲的是叫拜年來的人瞧着好看；怎麼客人在她們家裡吃過飯的很少，因爲如不一讓就吃，她家絕不再讓的，且因此田洪亮博得秋直之名。說田家的姑娘左挑右選都不合式，沒有好模樣兒，沒有好資格，只全仗這一點機靈便向人誇示，開幾個大買賣的少掌櫃都不要的。不過，在這燒餅舖裡，得這個人就太好了，這舖子的少掌櫃也就够美了。

小販老趙說到這裡，特別興奮，先走過去拍一拍正在拿一根鐵箸往出鉤油條的少掌櫃。口中帶出羨慕的意思向他說：

「瞧那黑皮鞋白洋襪子，還有那半截白大腿，够多麼闊

懷民清早起來，身子軟的酸，骨節接處有些動轉不很靈活，發懶。然而，他並不覺得驚奇，極力振作着。太陽還未出來，月亮則正在西邊照耀，天氣不算太冷，雖然初冬時候日已經落過兩次雪花，可是這幾日特別溫暖，像早春天氣。他穿的是藍布長衫，裡面的是古銅色大棉襖。小棉襖未到穿的時候，熱天的汗褂與背心仍在穿著未脫。手套是線織的，薄々一層，秋天騎車用的，在此時有些過量，可是近二日的天氣尚還覺得冷。他每天不能這麼早起，因了昨晚的前半夜失眠，後半夜作了那個快活的夢，醒了就睡不着，只在床上思索許多亂々渺々的事。所以天才亮，就穿好衣裳，預備去工廠。

在初去工廠的時候，每天起的特早，路上如不熱悉就非點燈不可。近來總算熬出些幸福來，不必太早去，只要在六點鐘打過動身，就可以了，偶爾晚去十幾分鐘，也不必向麻頭目背一套一套辭再挨一個教訓了。

今天稍早，早霞猶紅。他就乘車在曉市閒逛。

有許多人都置辦了所用的貨物往家走了，攪着兩個大筐的，筐裡必是花生瓜子之類，每一種有個小蒲包。背着一個裝繭的是賣油條燒餅的，才運了貨往各胡同吆喝售賣。

市上有燒餅舖，不賣一個兩個專搭來售與這些小販，每人至少一百個。那些比較貨潔淨些，人再和氣些的，每天三四百個也說不定。這燒餅當初富過，看遺留

弄人！伙計，咳！她得了勁，你小伙子就不能起五更炸油條了。」

少掌櫃正瞪着眼睛看油條在鍋裡轉，對以先的話滿不知道是說什麼，只有剛才的一句話聽得清楚，由這句話就可推定他說的是那樁事。於是把油條放在一個鐵架籬上，就要過去換他，倒不一定是報復那雙句話，乃是引起他的興奮，遂也如往日，欲用兩隻帶了班，點，油跡的黑袖子去箍老趙的腰。但一眼看見老掌櫃正把眼注視這道，遂作個式子打了哈欠。這次只得用口說：「你不會叫你爸爸也開一個燒餅舖嗎？」

回答是噙笑的笑。  
「還沒一定呢，別起鬨！」  
老掌櫃鄭重其事的說。

「沒一定呢？」  
老趙把頭扭了扭，裝羅的皮帶就跨上肩頭。又試一試重量勻不勻，就擗起來。繼續着說：「那我先去她家門口，她必出來買我的燒餅。我和她講好了，白給她燒餅吃，先給她破了，看你吃剩貨！」  
樂噱噱的走了出去。

老少二掌櫃都微笑着。  
懷民到工廠時，晚了二十分鐘，自己只知道酸懶無力。上一次晚市，又增加了心的酸懶，故垂了頭聽別人一邊作活一邊談話，並不答腔。

「頭兒今兒個就不來了罷？」  
高個子趙師傅這樣向對面坐着的小李。  
小李正在思索着昨天下午的一件事，把心思馳騁在那事上面。經他突然一問，就一怔，然而也答話了：「她上這兒來幹什麼？我上她那兒去！」

「哪兒？倒是哪兒？他是誰？扯雞×蛋！」  
他不知道是被小李聽錯了，就申斥他。  
「你問的是誰呀？什麼來不來的？」  
「誰呀，我，你，他！扯雞×蛋！」  
「你不說我怎麼知道？」

「你呀，不知道就不知道罷！存在心裡也是一塊病！×蛋！也不是想什麼呢，離這慶近說話也聽不見！」  
「你倒是說呀！」  
「我問你工務長，胖子！」  
「他呀！噢！他大後天就娶兒媳婦了。今兒個許進城去了。」

「這不得了！還聽不見？」  
「我這兒想事呢。昨天下午遇上——一件事。可是——也不敢說一定是怎麼樣。我正要對你商量。」  
「什麼事？嘿！真有運氣！」

每到每晚，有許多孩子一層白粉，穿花鏡子鞋站在門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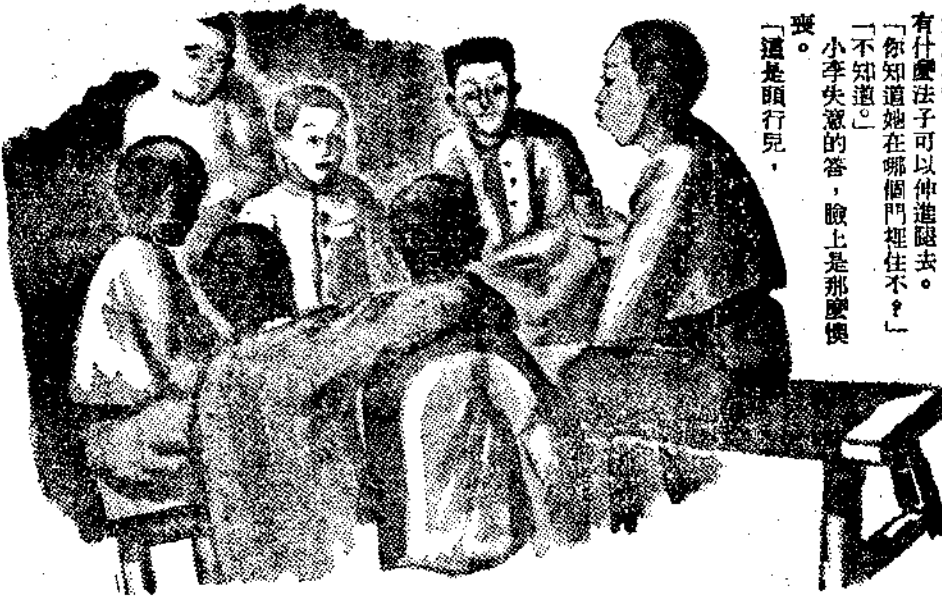


高個子說完話就用舌尖一抵唇，靜聽小李發言。  
麻臉老狄插言。他端起茶碗喝一口茶，茶熱，故發出唏噓的響聲。  
「沒什麼事？得！我不說。哼！才十八歲，嫩！哼！」  
小李賣一個關子，就把手加快的活動，不理會那兩個人，只是作活。  
「不用管他，你說你的。——什麼事？」

高個子低聲下氣的問。他急於要知道這事。因為例來一「借」一「事」，總不離女人倒貼，女人自存這些事。人家都願意遇見借事，每晚都在附近閒談，穿了特作的乾淨衣服女人。附近人全賴營盤內的老總維持生活，以笨肉作買賣的自然很多，另兩件營業尤其發達，即是靠了有幾分姿色的媳婦，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去迎接那些中尉少尉，大財不能發，每天大米白麵是不用發愁的。作丈夫的只要不太氣盛，把頭一縮，專過給媳婦看孩子與買東西的生活是非常舒服的，故因了需要，有許多人家特意搬在這裡來。另一種營業是西醫，開接的靠前前一種營業而有「六〇六」「九一四」可打，花柳病的病人不怕花錢，把一次應應的病勻開來分三次應，以便多得診費，也成爲此地幾個西醫公開的手段。軍隊多，暗娼多，西醫也多。軍隊是保護人民的，娼家是使軍人快活，西醫是免去軍人的不快樂的，直接間接算爲國家盡一分國民的義務。

有時軍隊開走一部分，此地營業自要受影響。然而不能就關閉一部分，因爲說不定那時就又開來補充，營業或許更加茂盛也未可知。但在新舊交替之時，實在還是不免冷落，故工廠工人在此時甚受歡迎。雖沒有什麼大油水，維持生活總有富裕，每到夜晚，有許多抹了一層白粉的白臉，穿了花鏡子鞋站在門口，或在小僻巷內作出開步的樣子給工人機會動手，然後講好價回到家裡招待。

不過也有少數軍官的家屬，也許是在此地長大新近嫁給軍官的，也許是軍官出他處接來因爲突然開走，一時沒有穩定住址，暫把她放在此地住着聽信的，但總之都是年青守空床的官兒太太。這些人平日在食色二慾上都得過滿足，丈夫走後則感到虧欠是必然的。食慾缺欠的招引一兩個有錢男子玩一會，飯就有了辦法。色慾缺欠的，自然是只有自己與丫頭多多注意男人爲先決的條件了，遇見面容紅白相映的漂亮小伙子，不論自己花多少錢，也都樂意。她們當初就許是彼丈夫×而不得不嫁給他的，丈夫開走以後也說不定就許永遠見不齊了，作軍人的保不定什麼時候把命送掉，同時更說不定，也許又在另一地方×了另一女子爲媳婦，都使她們不能堅守所謂貞操。  
趙大個子就是開題的這個，所謂借事，即是給官太太作男娼而得到了金錢的報酬。實際上，招男人的官太太還是因爲「食」的較多，「色」的實在太少，且一些機緣也不易輪到工人，儘有許多當地的無業流氓天天把背頭抹上油在僻巷裡現。可是少數也是有，不易輪到也是有時輪到，輪到才值當一提，才算可貴。故一提到這事，



先作一個鬼臉，用力往周圍人們的臉上吹。

這新來三五個月的小徒弟也張着耳朵聽，聽到緊張的地方也不由得紅了臉，藉個事故到廚房自己搵摸去。  
趙大個子一向再問，小李就把昨天的遭遇說出來。他說，在十八灣胡同裡碰見一個小娘兒們，穿着綠大褂，頭上帶着粉紅的小腳鞋，頭上帶着粉紅的花，頭微微的，臉是抹的胭脂與粉，紅是紅，白是白。那時她也不知爲什麼笑了，露出口裡的黃金牙，閃閃放光。以後這光閃了好幾次，都是在她回頭看見他跟着的時候。他說他想要那金牙，向趙大個子要辦法。

趙大個子點點頭，並不言語，仍舊作他的活，一面露出「老江湖」的神氣，以爲不值當大驚小怪。小李却耐不住了，問他：「有什麼法子可以伸進腿去。」

「你不知道她在哪個門裡住不？」

「不知道。」

「這是頭行兒。」

不知道在哪兒住可怎麼找她去？」  
「可是她說了這麼一句話，對那個烟捲圈子掌櫃的：『衙裡衙坊的別多要我們錢！我們團長在這兒的時候，哪天不買你三盒五盒的！』我想……』

「想什麼呢！這就有門兒！賣烟的叫黑心趙，不是淨指寶烟，常拉皮條。你年紀輕的懂得什麼？」

大個子笑嘻嘻的，游視着小李。小李轻年小，二十四歲，有好些個不明白的雖然好道女人，心比別人不弱，如果遇見同一機會，他成功的成分絕對的很遠。人就怕沒經驗，「沒經驗就不能爲抓住情事」是大個子常對小李說的話。大個子今年三十二，有經驗！到過天津，整夜在落馬湖泡，不懂得點什麼還成！

「伙計！你等着，我給你打聽去，她只要是找飛兒兒的，你這『鸞』是不愁沒『鸞窩』的。哈！她對你笑，你就有運氣。」

小李迷迷着眼笑，用手指挖鼻孔，且打了一個哈欠，伸一個懶腰。

「可不要忘了老哥！我！吃水的忘了淘井的不可行！是不是？我不能跟你說別的，一頓飯館子一定饒上你啦！」

「沒關係！」小李答。

那邊的狄麻子聽了半天沒言語，他歲數大可是對這些沒經驗。一副黑油油的臉就完了他的幸福，他追求過，總是失敗。即便「明」的，倘有兩個人互相吃飛醋，那夥姐也不歡迎他，雖然他也不少報效。不過他倒是知足，有個小腳放大的半大腳的媳婦就知足了，是天生的「吊棒」條件不虧，爲種「打擊熱度降低，生命史上沒有什麼桃色的故事。故空活恣大，沒資格對年青小伙子談這個。可是他不能因爲「當太監便忘了女人」，所以也有時在裡面說東西，他經驗雖少，聽來的學問可不少，法子能出高的，人也能照他的主意去作。

「我告訴你們一個報答恩人的法子。『知過必改，得恩莫忘』麼，小李要是請大個子吃一頓，吃完也就忘了恩了，不如這麼辦……』

「怎麼辦？」大天」（註：大天是當時中團裏最多的一枚，以之爲領袖。）有高主意？」

兩個人先後問，又都是用極望解答的眼光看他。

你在跟她招呼的時候念叨着點兒：『趙師傅！趙大個子！』就可以見出你沒忘這傢伙的好處。」

「你個小夥子！別叫你媳婦用大腳片子踹你好不好？弄得臉上這些印兒！」

大個子報復了幾句，就往左右望一望，又對老狄說

話：

「瞧你這三個徒弟，眼都看直了，都是你教出來的！將來也必得那麼叫你名字，報答你。」

提到三個徒弟，老狄就把臉子拉盤，向他們望，他們趕快把歪過的頭轉回原來的位，手動靈活。

「徒弟還不作活，總跟師傅比，明天這活還要交出呢。別聽工務長不在這兒，你們也不能拘好。不用聽這一個！幹你們的！」

說完了徒弟，三個師傅繼續談話，由這屋的徒弟談到別屋的黑子，現在仍和老手在一起吃睡，一點差沒。一個說：『男子想女子是英雄，男子給另一男子作女子可就不算人了。二人辯論起來，互不退讓。結果爲另一人勸解，說是如抽烟吸酒一樣，久之能成爲嗜好，故這也算是一種嗜好，與吃飯不同，什麼是吃飯呢？一男一女就是吃飯！』

後來就不言語了，各自幻想着在一種違反生理的情形下去作這嗜好，是同樣的滋味。  
晚飯後，趙師傅穿上新作的藍布衫，向小李借戴灰色的新美式帽，鼻上架一副銀白色鏡框的眼鏡，鏡光則是藍色的。口袋裡帶上了幾張毛票，就大步走出去，小李又囑託了他一次，就獨自躺在床上看一本不准明賣的「花叢」。舌頭想那金牙，乾的發澀，心中懸望大個子能早些探回消息來。以便有個落處。書中正寫一個男人與他的寡婦表嫂的談話，小李想到自己，就特加注意，準備把那些巧妙的談話應用到現實上。談話以後，自然接着是描寫形態，作者是恣意敘述，把這二十四歲的李師傅拉入書內了。

他忽而覺得特別興奮，彷彿放假日的頭一天，管不住自己的快樂的情感，往々任意隨意飄去一樣，他看一堆堆的「活」不像每次那壓往工受累的地方想了。正如此時，把全神都真注在一處，似乎需要一種「力」來制壓它。又如一個蟲在心上爬來爬去，不痛不癢，可是搔撫不清的難過比痛癢還厲害。眼睛發癢，口裡發乾，急燥的恨不得跳上房去，但是仍未能放下書，以神經馳騁於書中人，瞪着眼睛在作夢。

各屋人有回家的，有去開賭的，只有幾個徒弟在後面廚房裡說笑，亂々約々的可以聽得見。於是把書放在枕頭傍，呆視牆，電燈的二十五燭光慘淡的映在牆上貼的畫片上，畫片上的美人向他媚笑。

他恨恨燈光，一下子就熄滅了。他奇怪，他仍彷彿能看得見畫上的笑，畫上的笑的人。他罵一聲「×他的妹×」後，就用十分犧牲的決心，把身體仰面躺直。

就如上了牆上的畫，見了畫中的人，搖々擺々，變々搖々，他就變々糊々的，似真似假，如醉漢，如瘋人，一點不顧惜的使自已得到常夢到的快樂的夢。



人造的夢，他就安然睡去。也好像世界上各類人睡著各類的夢，任何在現實上達不到的理想乃至幻想，都能隨從己意，奉自己為主人一樣，睡得很安適。

另一層裡的徒弟們都正在談的有趣，他們正回味白天的聽師傅們所談的種種事，有的才十四五歲，好聽此新奇的材料的話，有的則已二十歲，對新奇事故已進一步加以嘗試。馬二楞即是後一種人，在師兄弟群裡最有膽量說，有膽量作，如今早已學滿了徒，更是放膽的以先進的資格對師傅們批評了，講得有趣，小孩們都張着嘴聽呆了。

「我說，不用說開買賣作掌櫃的得內行，就是——咳，也非內行不可。」

「什麼？別拿咳嗽遮蓋過去，拿嘴說！」

「一個玩皮的才學二年半的徒弟說。」

「你不說明白，我還以為是咳嗽也得內行呢。咳嗽也得分內外行？」

這一個笑着說。但衆人都不滿意，亂嘈嘈說他，叫他好聽。

「振生，別鬧，聽大師兄的！」

振生只好振着嘴坐在椅角的小凳上，兩手敲着桌面，

預備隨時即可笑出的樣子。二楞則坐在中央，用眼睛瞞着師傅們，以態度幫助言語叫他們發覺自己的多知多懂。

「給大師兄倒茶！」

一個說就有一杯茶送到二楞手裡。他喝了一口，把嘴向杯邊吹吹，拾起頭來，嘴仍用吹茶的樣子，先作一個鬼臉，用力往週圍人們的臉上一吹。

「好！一陣陰風！」

「別嚷！這就『下神了』。」

「哈……」

「內行，二楞說。『幹什麼都非內行不可！』」

許多人附和着。

「聽着！這種事情還分四季，春夏秋冬各不相同。」

「哪種事？」

「起調是怎麼着？買烟不抽，別在這兒裝着玩兒了！」

二楞把兩隻眼珠藏在一邊，白眼立刻向着這個人，嘴也歪到一邊，撇的撇着。

「不聽出去！裝假洋學生，也跟假民一樣。工廠裡就沒有你這樣兒的！」

有人這樣申斥，果然這個人就不插口了。在他們之間，假民是個毫不合群的徒弟，許多話在工廠本是極爲隨便了，他還是說不出口來。舉動雖盡力活潑，盡力與

大家接近，然而仍彷彿那特別，躲不開週圍的勸笑。他考過三十次練習生之類的事，都因沒有人情未被錄取，就有三五次被裡面的人知道了。在這裡面的工人，並不能離險窺白，也如其他地方其他人一樣，把微細的小事吹成很大，作着義務宣傳的職務。所以有人附會意思，說他聽不起師傅裡的一切人，且背地談論過大家很不好的話。聽見這宣傳的人自然不滿意，乃取一種報復，即是也談論他。他人工廠幾年仍有學生氣派，就叫他「假洋學生」。洋學生自然不好，然而他是真的，假洋學生就更差得遠了。所以這些徒弟遇見誰作出不合群的事，就叫他假洋學生。這名字於是成爲絕大侮辱似的，與「山藥蛋」等於一樣。

果然那個徒弟怕作假洋學生，就眨一眨眼，老老實實坐下去。

二楞見沒人鬧了，就咳嗽兩聲，吐一口濃痰，痰在地

上響，他也鄭重其事的聽他的心得了。

師傅們有的已回來了，這幾個徒弟才去睡覺。說是睡覺，師傅們互相誇讚哪個手白，哪個手嫩的話還隱隱約約可以聽到。他們掙錢少，工夫短，階級低，不能給大

鼓妞兒一毛錢就捏一捏白嫩的手，惟一的希望是快學好

徒，好到別處作師傅去。

徒弟的夢就是作了師傅，在晚八點後進去。

### 東亞文藝消息

▽最近關於文壇內閣之新  
聞「新團體」，有人更望  
聯合各部門作家設立新  
作家團體。小泉信秀謂：

現在有日本文壇發展趨向，故應再組織之。而採取即應於新時代之形勢，便爲標準。▽在新團體之下，文藝、演劇、電影等藝術全般，均有形成新性格之勢。已足顯作事之方面，其下層層都有的淺薄生疏，要求取材於山嵐村野的堅實性的東西。▽於是，從山嵐村之編者團體也應作可憐的切實的問題而加以檢討。像從前那樣，關係的創造團體一任於資本家的權利主義，民衆性在實質上成爲虛假。這關係在藝術材料是不行的。因而而希望及與山嵐村編者的生活接近，可以在藝術同時得以意味創作的快樂。▽在團體

更應與藝術而文壇的現在，其關係的切實問題而加以檢討。像從前那樣，關係的創造團體一任於資本家的權利主義，民衆性在實質上成爲虛假。這關係在藝術材料是不行的。因而而希望及與山嵐村編者的生活接近，可以在藝術同時得以意味創作的快樂。▽在團體

更應與藝術而文壇的現在，其關係的切實問題而加以檢討。像從前那樣，關係的創造團體一任於資本家的權利主義，民衆性在實質上成爲虛假。這關係在藝術材料是不行的。因而而希望及與山嵐村編者的生活接近，可以在藝術同時得以意味創作的快樂。▽在團體

更應與藝術而文壇的現在，其關係的切實問題而加以檢討。像從前那樣，關係的創造團體一任於資本家的權利主義，民衆性在實質上成爲虛假。這關係在藝術材料是不行的。因而而希望及與山嵐村編者的生活接近，可以在藝術同時得以意味創作的快樂。▽在團體

更應與藝術而文壇的現在，其關係的切實問題而加以檢討。像從前那樣，關係的創造團體一任於資本家的權利主義，民衆性在實質上成爲虛假。這關係在藝術材料是不行的。因而而希望及與山嵐村編者的生活接近，可以在藝術同時得以意味創作的快樂。▽在團體

更應與藝術而文壇的現在，其關係的切實問題而加以檢討。像從前那樣，關係的創造團體一任於資本家的權利主義，民衆性在實質上成爲虛假。這關係在藝術材料是不行的。因而而希望及與山嵐村編者的生活接近，可以在藝術同時得以意味創作的快樂。▽在團體

更應與藝術而文壇的現在，其關係的切實問題而加以檢討。像從前那樣，關係的創造團體一任於資本家的權利主義，民衆性在實質上成爲虛假。這關係在藝術材料是不行的。因而而希望及與山嵐村編者的生活接近，可以在藝術同時得以意味創作的快樂。▽在團體

▽最近關於文壇內閣之新  
聞「新團體」，有人更望  
聯合各部門作家設立新  
作家團體。小泉信秀謂：

現在有日本文壇發展趨向，故應再組織之。而採取即應於新時代之形勢，便爲標準。▽在新團體之下，文藝、演劇、電影等藝術全般，均有形成新性格之勢。已足顯作事之方面，其下層層都有的淺薄生疏，要求取材於山嵐村野的堅實性的東西。▽於是，從山嵐村之編者團體也應作可憐的切實的問題而加以檢討。像從前那樣，關係的創造團體一任於資本家的權利主義，民衆性在實質上成爲虛假。這關係在藝術材料是不行的。因而而希望及與山嵐村編者的生活接近，可以在藝術同時得以意味創作的快樂。▽在團體

更應與藝術而文壇的現在，其關係的切實問題而加以檢討。像從前那樣，關係的創造團體一任於資本家的權利主義，民衆性在實質上成爲虛假。這關係在藝術材料是不行的。因而而希望及與山嵐村編者的生活接近，可以在藝術同時得以意味創作的快樂。▽在團體

更應與藝術而文壇的現在，其關係的切實問題而加以檢討。像從前那樣，關係的創造團體一任於資本家的權利主義，民衆性在實質上成爲虛假。這關係在藝術材料是不行的。因而而希望及與山嵐村編者的生活接近，可以在藝術同時得以意味創作的快樂。▽在團體

更應與藝術而文壇的現在，其關係的切實問題而加以檢討。像從前那樣，關係的創造團體一任於資本家的權利主義，民衆性在實質上成爲虛假。這關係在藝術材料是不行的。因而而希望及與山嵐村編者的生活接近，可以在藝術同時得以意味創作的快樂。▽在團體

更應與藝術而文壇的現在，其關係的切實問題而加以檢討。像從前那樣，關係的創造團體一任於資本家的權利主義，民衆性在實質上成爲虛假。這關係在藝術材料是不行的。因而而希望及與山嵐村編者的生活接近，可以在藝術同時得以意味創作的快樂。▽在團體

更應與藝術而文壇的現在，其關係的切實問題而加以檢討。像從前那樣，關係的創造團體一任於資本家的權利主義，民衆性在實質上成爲虛假。這關係在藝術材料是不行的。因而而希望及與山嵐村編者的生活接近，可以在藝術同時得以意味創作的快樂。▽在團體

更應與藝術而文壇的現在，其關係的切實問題而加以檢討。像從前那樣，關係的創造團體一任於資本家的權利主義，民衆性在實質上成爲虛假。這關係在藝術材料是不行的。因而而希望及與山嵐村編者的生活接近，可以在藝術同時得以意味創作的快樂。▽在團體

更應與藝術而文壇的現在，其關係的切實問題而加以檢討。像從前那樣，關係的創造團體一任於資本家的權利主義，民衆性在實質上成爲虛假。這關係在藝術材料是不行的。因而而希望及與山嵐村編者的生活接近，可以在藝術同時得以意味創作的快樂。▽在團體

▽最近關於文壇內閣之新  
聞「新團體」，有人更望  
聯合各部門作家設立新  
作家團體。小泉信秀謂：

現在有日本文壇發展趨向，故應再組織之。而採取即應於新時代之形勢，便爲標準。▽在新團體之下，文藝、演劇、電影等藝術全般，均有形成新性格之勢。已足顯作事之方面，其下層層都有的淺薄生疏，要求取材於山嵐村野的堅實性的東西。▽於是，從山嵐村之編者團體也應作可憐的切實的問題而加以檢討。像從前那樣，關係的創造團體一任於資本家的權利主義，民衆性在實質上成爲虛假。這關係在藝術材料是不行的。因而而希望及與山嵐村編者的生活接近，可以在藝術同時得以意味創作的快樂。▽在團體

更應與藝術而文壇的現在，其關係的切實問題而加以檢討。像從前那樣，關係的創造團體一任於資本家的權利主義，民衆性在實質上成爲虛假。這關係在藝術材料是不行的。因而而希望及與山嵐村編者的生活接近，可以在藝術同時得以意味創作的快樂。▽在團體

更應與藝術而文壇的現在，其關係的切實問題而加以檢討。像從前那樣，關係的創造團體一任於資本家的權利主義，民衆性在實質上成爲虛假。這關係在藝術材料是不行的。因而而希望及與山嵐村編者的生活接近，可以在藝術同時得以意味創作的快樂。▽在團體

更應與藝術而文壇的現在，其關係的切實問題而加以檢討。像從前那樣，關係的創造團體一任於資本家的權利主義，民衆性在實質上成爲虛假。這關係在藝術材料是不行的。因而而希望及與山嵐村編者的生活接近，可以在藝術同時得以意味創作的快樂。▽在團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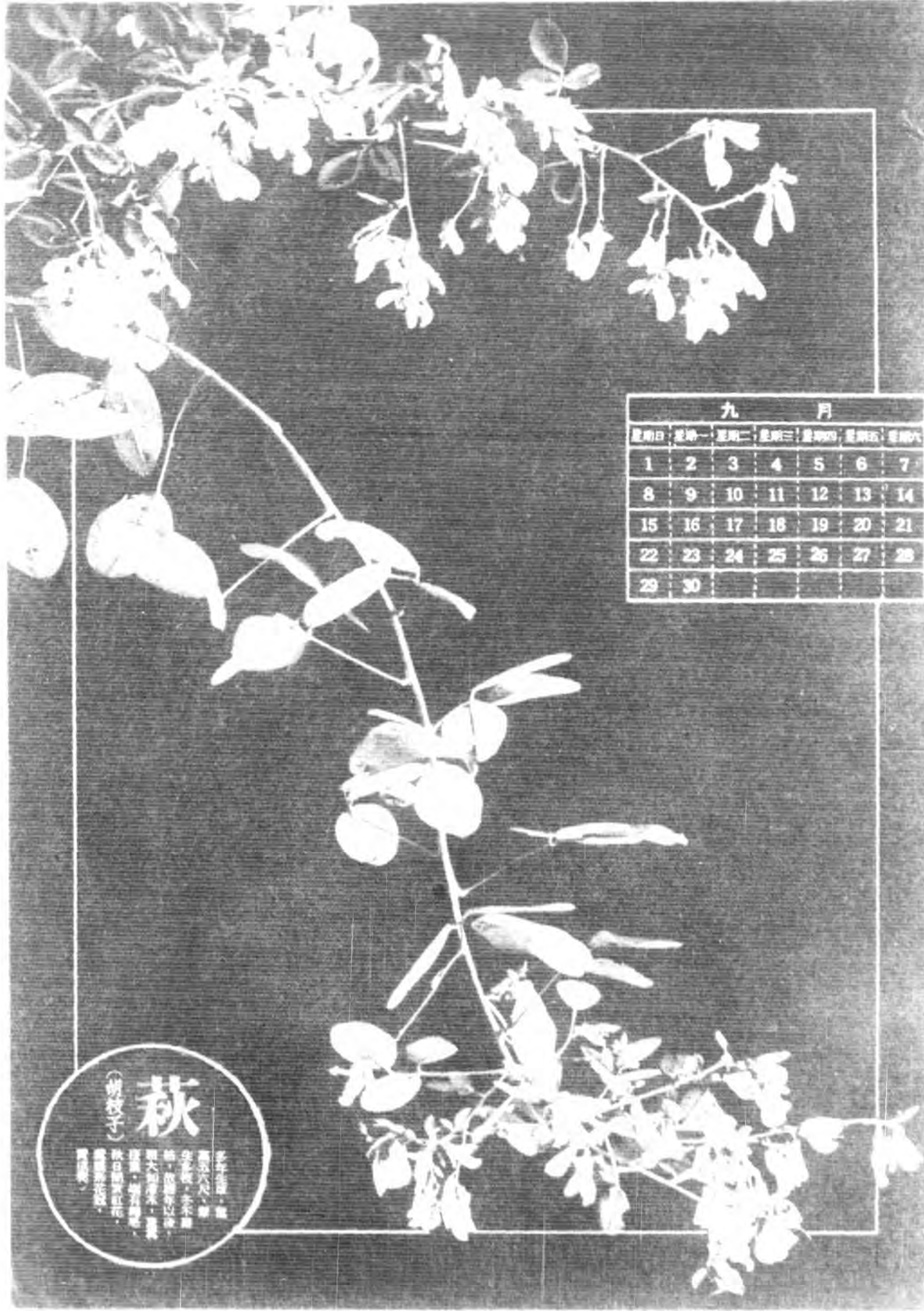
更應與藝術而文壇的現在，其關係的切實問題而加以檢討。像從前那樣，關係的創造團體一任於資本家的權利主義，民衆性在實質上成爲虛假。這關係在藝術材料是不行的。因而而希望及與山嵐村編者的生活接近，可以在藝術同時得以意味創作的快樂。▽在團體

更應與藝術而文壇的現在，其關係的切實問題而加以檢討。像從前那樣，關係的創造團體一任於資本家的權利主義，民衆性在實質上成爲虛假。這關係在藝術材料是不行的。因而而希望及與山嵐村編者的生活接近，可以在藝術同時得以意味創作的快樂。▽在團體

更應與藝術而文壇的現在，其關係的切實問題而加以檢討。像從前那樣，關係的創造團體一任於資本家的權利主義，民衆性在實質上成爲虛假。這關係在藝術材料是不行的。因而而希望及與山嵐村編者的生活接近，可以在藝術同時得以意味創作的快樂。▽在團體

更應與藝術而文壇的現在，其關係的切實問題而加以檢討。像從前那樣，關係的創造團體一任於資本家的權利主義，民衆性在實質上成爲虛假。這關係在藝術材料是不行的。因而而希望及與山嵐村編者的生活接近，可以在藝術同時得以意味創作的快樂。▽在團體





九 月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胡枝子  
**萩**

多年生植物。根  
高約六尺。葉  
生花枝。花不顯  
赫。花後即以綠  
葉大如厚紙。葉  
厚實。幼葉嫩時  
秋日照成紅花。  
盛開時花枝  
黃白。





# 日本新式火藥



## 現今完全不能燃的木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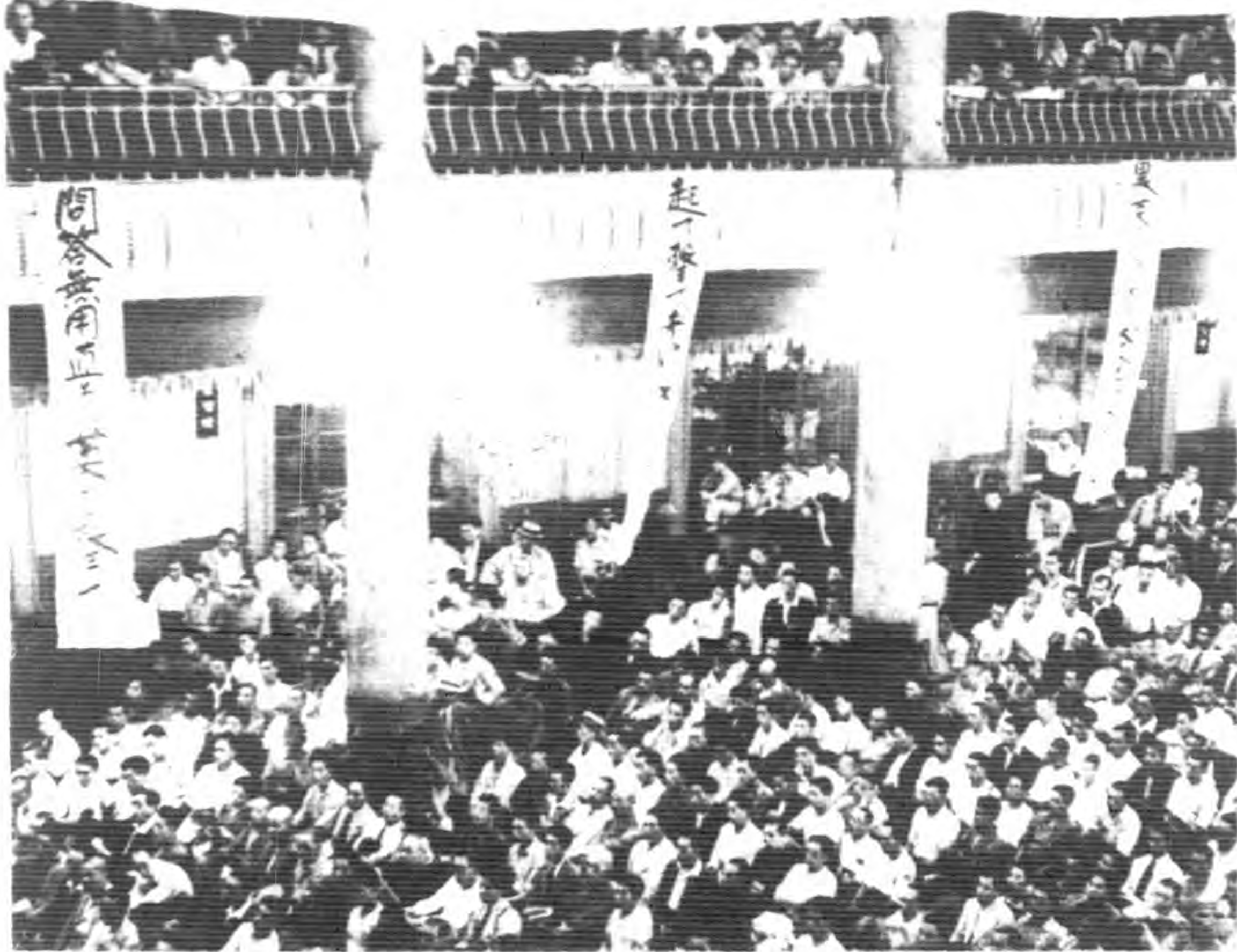
是「新燃不」現實於急、地見的火防空防於由  
 編本日在現。種種的變化的代時號武市郡代獨  
 研發”每一成究部究研材木所究研業產邦東獨  
 製結的驗實行舉日七月六在所設。材木火對式  
 只材木火耐，有為氣化能阻一火點腐通普  
 木之種所材木燃不為左影響。已而黑炭部外是  
 一火點房木通留氣右。燃不亦火猛以點雖，房  
 。了究現部部十五分



## 驚異的德國長距離砲

有長架實身砲，砲徑砲成”叫也名一  
 “官道知以可就較比人與，尺公二十七  
 。了大巨的





上海的北四川路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上海虹口的威靈頓北四川路被炸後，在中午的餘燄下，過米市街三十一號，在同樣北四川路門牌九號的郵政局中，中國青年救國團的成員們正在舉行集會。

英排地各本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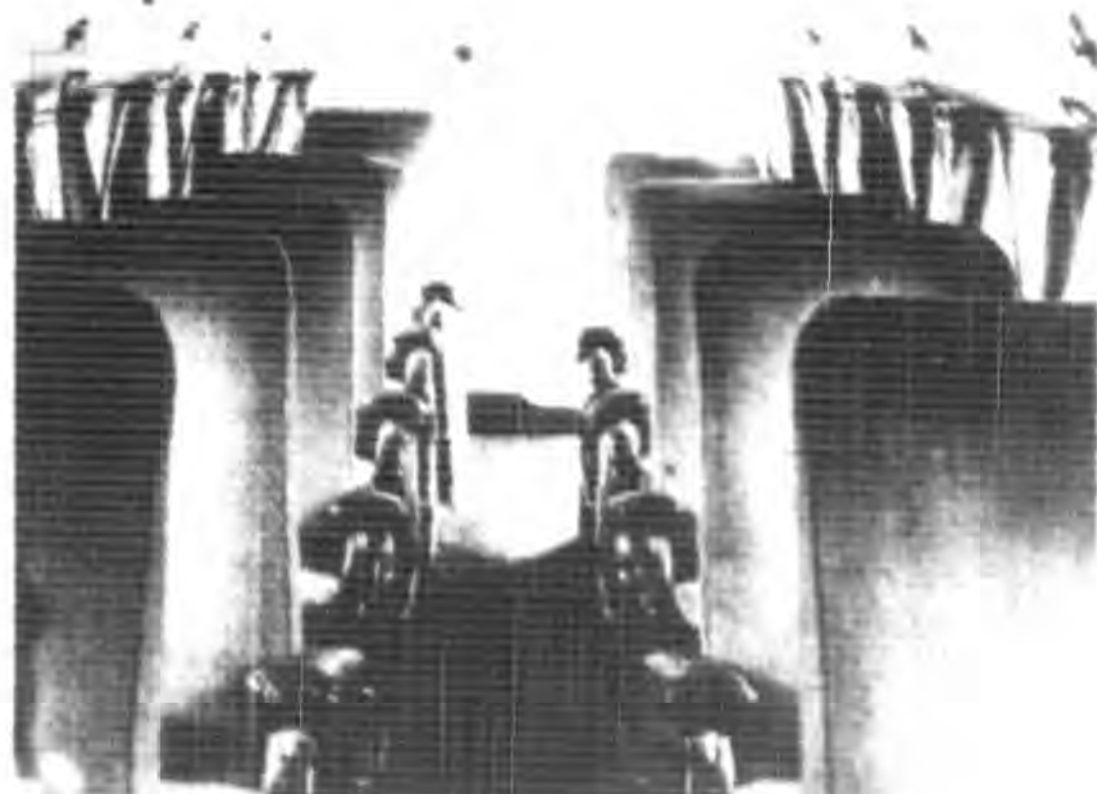
國的亞東是國帝英老，序秩新社運要英因，是日以前，國英到打地，大民國英擊時新地各本，大民國的張大真影運者。



了家羅也神軍像象的收戰國英，必今現國英，前之擊攻爾國德在，圖運神軍的國公德海運。備防的死，了去所備的全安到露也德。

日本誇耀的新國產機

日本飛行機製造公司，最近製造出新型戰鬥機，即特大型戰鬥機。此種戰鬥機，機翼長，機身窄，機頭尖，機尾平，機翼與機身之距離，比一般戰鬥機為大。此種戰鬥機，在性能上，比一般戰鬥機為優。此種戰鬥機，在性能上，比一般戰鬥機為優。







世界馳名家庭靈藥

# 面速力達母膏



輕微不值關心的小傷  
也不可忽略放置

那是；拙劣不衛生的  
並且更易招來大病

面速力達母膏  
常備在身邊  
就不感一切的不安

主治  
一切外傷  
燙傷 擦傷  
頭痛 感冒  
眼痛 牙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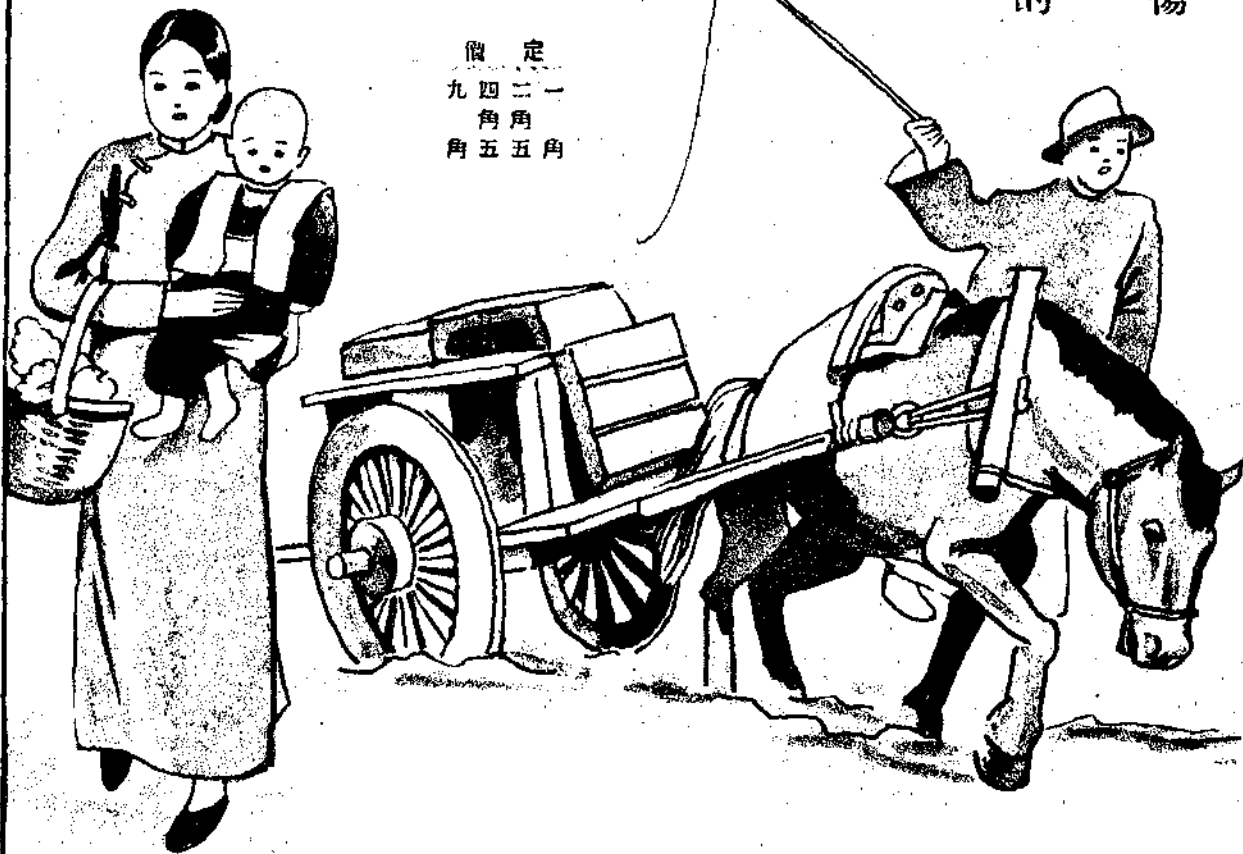
定價  
一元二角  
一元五角  
一元九角

全國各藥房、百貨店均有代售

面速力達母膏總經理處

北京東單子胡同二十二號

滬天市千代田通三十五號



# 昭和國民讀本 (二)

養本德宮坊一邦著

## 第三十 對於亞細亞大陸的影響

明的天下，其三分之一是爲和寇所惱，其他之三分之一是爲豐太閣朝鮮之役所惱，而倒置了。清朝之得以取而代之不過是乘明將自斃之勢而已。故在實際上，滅明者不在愛親覺羅氏，而說是日本甲斐和日之關白，亦非過言也。而關於和寇，更有可說的事情。和寇是自鎌倉末期，南北朝時代起，直到室町末期，其勢力自勃海灣延至中國南海，更進而及於蘇門答臘海峽。而且重不只是沿海海岸，有時更有深入中國內地的事情。然如吟味其原由，說是蒙古襲來的餘波，當爲最適當的見解吧。在日本，自蒙古襲來以來，一時之間，有由此方起而攻擊彼方，而做攻勢的防禦的計畫的事情。而正因爲如此，或者就不是因爲如此吧，總之，由於對蒙古來襲軍的準備，全國士氣振作起來了，也許是自然的振作的餘勢吧，後來就成了和寇之群，跑到海外去了。原來海邊有海賊，山中有山賊，不管在那一國裏，也算不得珍奇的事情。故在元寇以前，是不能斷言絕對的沒有和寇的。但是，大批的和寇乃是以蒙古之襲來爲契機的，苟有史識者，是必然首肯的事情吧。

再者，和寇繁昌起來了，中國沿海的好徒，暴民乃相率加入，彼等遂被和寇之假面大逞其暴威，此亦不可不說。而明朝爲討和寇而疲於奔命，消費其國力，疲弊其國帑的事實，凡讀明史的裏面者，一定是不能察知的。

豐太閣朝鮮之役如何的使朝鮮陷於窮地，恐非和寇可比吧。但豐太閣當初却未必就以朝鮮爲目的。他的目的是在求和明的通商貿易之門大開，朝鮮只不過爲此事做一個領道兒的脚色就行了。然而朝鮮不但沒有做領道兒的人，反而成了其交通路的妨害者，最初遂先向朝鮮加以打擊。

豐太閣在各方面都是他的舊主織田信長的經綸的踏襲者。如與亞細亞大陸的交通，亦不過是實行其遺策而已。朝鮮之役得了三個效果(第一)是縮短了朝鮮的壽命。(第二)是朝鮮的文化幾乎完全從根上弄到日本去了。(第三)是爲了此役，豐臣氏的天下，不久就向德川氏開了流轉之道。然而第三只是關係於日本內政的，而第一和第二，則是關於大陸的大事件。特別是日本在朝鮮之役，前後足有七年之久，所付的代價是很大的，而其所得更幾倍之，或幾十倍之，真有難以測知者。率直的話說：朝鮮是大大損，而日本是大得的。其所得者，不久就在日本的江戶時代的工藝上或教化上呈現出來了。

而自明治四十二年日韓合併以來，日本對於朝鮮半島正付與多大的犧牲，細算起來，說是對於壬辰之役(朝鮮之役)的負債的償還，也不差什麼吧。日本內地人對於朝鮮半島的發憤憤決不是有厚恩可說的。我們直接間接的自朝鮮獲來極大的賜物。今日乃是酬還的時代。

換言之，這在日本，不過是做其所當做之事而已。如說這樣的日本人全都對朝鮮半島的同胞做仁者之額，那是大違良心的事情。日本人不是神。有時是行善，有時又做惡。

我們給與大陸的影響不必說全是好的影響。但是善也罷，惡也罷，總之，是給與影響了。

## 第三十一 鎖國令的得失(略)

### 第三十二 西力東漸之趨勢的大回轉

癸丑甲寅以來，外來的勢力幾乎全把日本圍繞住了。但外人也不了解日本日本人也不了解外國，大家全在糊塗的夢中互相折衝。更比這出人意外者乃日本人自己也不知道日本和日本人的事情。要之，日本人只如追逐飯上的蒼蠅，隨之而去的過日子，百年大計是愚的，十年大計是愚的，就是一年的計劃也不遑建立。

可是，日本人的本能，雖自己不知其然，而在世界上的地步，却漸次的努力往上蠱築上去。固然，不管是在什麼時代，總有少數的，或最少數的有識者存在。而有識者或先見十年，或先見百年。我等在當時，不能謂之全無其人。但如看一般情形，只能說是全都在糊塗的混日子。然而，就在這糊塗之中，自然的滑進日本人的可走的道路上了。我們在此處就發見了日本人的素質是非常優秀的。

不用說百年之前，恐怕就是五十年以前的日本，以認真地做爲對手者，不說絕無，亦可謂之僅有。世界雖是在侮辱中國人的，但又在其心中畏敬中國，或者還是恐怖。對於日本雖然並不加以公然的侮辱，但畏敬日本及日本人者幾乎是連一個人也沒有。或是愛好日本者，親暱日本人者，也沒有。但對於日本人或日本懷着恐怖心者，也不管鑼鼓喧天，弄個真實。故日本如有給與世界的東西，則只可說是限於美術，工藝方面吧。日本的版畫，日本人的意匠，或者也許對於歐美人的趣味貢獻了新的刺激。可是，如因此而一變世界的大勢，惹起來大的事件，不論是自己人家，決不是夢想所及的。

可是，天又給與了日本人以意外的任務。這便是把亞細亞從歐美人的亞細亞救出，使亞細亞成爲亞細亞人的亞細亞。但在日本人的百個人中，簡直有九十九個都是不會注意去擔負起這個任務的人。他們只是專心一意的努力於自動的歐化。如果能辦得到，也更努力於使其頭髮變綠色，使其顏面白哲，使其眼珠兒發藍。然而，這種醉心歐美的日本人，却以自歐美學得來的東西爲武器，而喧嘩住了歐美勢力的東漸。不單是喧嘩，更至於逆轉過來，實在是意外的意外，這可以知道一定給與歐美人士以從探盒子飛出龍來的驚異。

直到明治的中期，歐美諸國是把日本視同玩具國的，把日本人也視爲一種玩具。而他們一見在日本流行的歐化主義，不但不能尊敬日本人，反而一見這個就像看見真的猿猴一樣，於是就把日本視爲猿猴之國，把日本人也看如猿猴。

而日本人自身也徒自無差別的攝取外國的文化，不只是外形，連精神上也像是樂於成歐美的屬邦。然而，在明治二十七八年戰爭的同時，日本人也略有自覺。同時，歐美人也不能說是完全一樣了，其一部分漸次猜知了日本人決不是玩具，也不是猿猴，而是非常強硬的對手了。

現在，假定的第十九世紀的末期以至二十世紀的上期，日本並不存在於亞細亞的一隅，又如何呢？那一定是歐美的勢力向全亞細亞席捲而來。其主人公是俄國呢，是英國呢，是德國呢，或是美國呢，法國呢，意大利呢，或是其他諸國呢，此雖不得詳知，但亞細亞諸邦永遠都在歐美人士的脚下叩頭一事，則並無異議吧。

十九世紀是西力東漸的好時機。而也幾乎實現了九分九厘。但爲了日本的極東的孤島的存在，這趨勢忽然的頓挫了。日本幾乎完全並非自己有意識的，使世界的大勢一大回轉，做了個很大的脚色。

「我每天早晨像自己的庭園一樣，到這裡來散步。」

「這裏真是個廣大的庭園。」

「這庭園太好了。」

「妳住在這個村子裏？」

「嗯，那小河的對岸。」

那一天他們也沒有再多談幾句話的餘裕。女人多少帶着點興奮走回去了。

他在女人回去不久後，望着小河的對岸，那邊有瓦房，草房，好幾家建在河堤邊，但却不能識別出哪是那女人的住家。

那天夜裏問別莊的下人——

「那女人有毛病。」

可是看上去不見得有什麼大毛病。

「像是有肺病，到這裏來靜養，因為喘不上氣，所以登不了山常到這庭園裏來。」

「什麼？肺病！」他覺得不是像別人的事一樣，而吃驚了。這樣聰明，這樣秀麗而能娓娓清談的嘴唇，誰能想像到會有惡魔般的病菌散發出來呢！

從那天起他覺得每天同那女人會面是無上的幸福。如果可能的話他將盡力的去安慰她，同她談及清貧的藝術。因之她到屋前來差不多總是：

「風很冷，請到房裏坐坐！」

但是回答的也總是：

「謝，這裏就很好了。」

女人常坐前廊下，但是沒忘記過用手絹遮掩口與鼻。

有一天，

「沒有關係，請到裏邊坐坐。」

他竭誠的讓，但女人總是謙遜着：

「我有肺病呀！」她說着很冷靜的微笑。

「啊！我知道，沒有關係！請進來。」

女人好像受到了很大的感激，暫時望着遠遠的天空，不一會很安靜的走了進來。黃昏時節，女人說話的時候，清激的嗓子，皓白的齒色，更顯得清楚。

「先生，像我這樣將在死前的人，曾在你的作品中想到過嗎？」

「啊？一點的小毛病，怎麼就想到死呢？」

「但是常使我這樣想。」女人泛着微笑凝視着天花板，這樣暫時沈默着。

「我有病我却覺得很幸福，起初……」說着又輕一笑。

「……」

「朋友們都安慰我，送鮮花給我，並且我比在健康時抱更大的希望：我的病好了，我應該最先給誰寫信；應該最先給誰致謝，真是在其間生出種的希望……有了病反使我感謝，在那時候。」

「啊……」

「現在我怕了起來，死在起初總是使人們感到很美，好像活厭煩了可以隨時走進美麗的花園裏去似的。但是一到死臨眼前，却有點怕起來。……」正在說着，卡卡，烏鴉的啼聲從樸木的枯枝傳播過來。

「到這裏來，烏鴉也成了朋友。」

他想遮過去這不祥的啼聲。

「啊！先生；你同烏鴉是朋友！我到這村裏來什麼都能看上眼，只是討厭這烏鴉，要想忘記死，但是他好像硬要你記憶在心上。」

「這種想法太沒有意思了。鳥類有白的，當然也有黑的，有悅耳的啼聲，當然也有煩雜的噪音。我想依自己的興趣，烏鴉也會歡喜起來的。」

「這種想法，是死還沒有臨在頭上的健康人想法。好像對骷髏抱着興趣，是同樣的惡嗜好。但是烏鴉對於我却是很可怕的鳥，牠帶着陰鬱的假面具在追隨着，如果我死了牠一定要飛下來停在我的面前……」

「……」  
「我想再也沒有比這種幸福的事了。當一個人想到死是最美的時候而死。」

她好像說話說的太多似的又重新用手絹遮上了嘴與鼻，凝視着逼近黃昏時分的紙窗。

X X

這個患肺病的女人留下些閒話，體溫，病菌，而臨去的夜晚，他覺得十二分的陰鬱。說些什麼話可以安慰她？果真她的病是沒有救星嗎？想什麼法子可以使她重新想到死是美麗的花園？

他半倚靠着椅在沈思着，忽然頭上拍的一聲響了起來，他擡起臉却是從壁櫥裏洩露出來的聲音，他打開了櫥門，趕掉了兩三隻耗子，取出了乾癟的麵包，另一隻手却觸到了在山下拾來的像丸藥似的小毛蕨。他又想到近來自己的蕨也有點如此淡泊。他微笑起來，「人的身體不能沒有點清草味兒。」他聯想到哲人杜羅所說的這句話。但人一直到死為止，像昆蟲似的極渺小過着清涼露水青草氣味的的生活，却不能滿足。他覺得運命的悲哀。

「說些什麼話使她可以重新抱起希望來呢？」

他又開始沈思起來，突然浮在腦膜裏的是：

「愛她：唯一的辦法就是愛她。」熱情沸騰起來。

「她的確沒有愛人，誰能對這胸腔已侵蝕一空的女人講戀愛呢？」

他伸出兩隻手去撫摸那女人坐過的地方，只有冷冰冰的油紙感觸（按：朝鮮的炕是油紙鋪的——譯者）那女人遺留下的體溫已消失了。

(十月一日號續完)

# 混血女兒

H.W. Longfellow 作

光 友譯

販奴者在廣闊的淺湖，

空帆碇泊了；

他等着一昇的月亮，

和晚來的大風。

他把船繫在岸上，

所有無精打彩的全體船員

靠攏灰色的鰾魚

滑進寂靜的湖底出口。

橘花的芬芳，

時時地向他們送來，

這馨香，好像來自

超塵世的肥田樂園。

拓荒者，在草頂屋下，

幽思而緩慢地抽着煙；

販奴者用指撥弄門門，

彷彿他急等着要走。

他說：「我的船早已下碇

在那邊廣闊的淺湖；

我祇等着一晚潮，

和上昇的月亮。」

臉兒湧現在他們面前，

是畏怯的姿態，

半似好奇，半似驚駭，

一個混血女兒站了出來。

她的眼睛圓大有光，

她赤露着頸項跟肩膀；

她雖有長衣祇有短衫

和她特有的烏黑長髮。

她鼓動着嘴在微笑，

聖潔，溫柔有點脆弱，

好像禮拜堂裏通廊的燭光

烘托出聖者所有的風采。

「土壤醜陋，——田莊荒廢，」

幽思的拓荒者說後；

瞧瞧販奴者的黃金，

又瞧瞧自己的女兒。

在他的內心起了鬭爭

爲了遺埃罵的錢，

他明知這怨念會斷送她的生命，

也明知是自己的骨血。

但是理性的呼聲太弱了；

他終於拿起炫目的黃金，

女兒的雙頰現出死灰，

兩手像冰般的冷了。

販奴者把她領出門

手牽着手地他領着她，

到異鄉，到遙遠的地方

做淫婦，做他的奴隸！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美國詩人，一八〇七年生於 Maine 州 Portland。

少年即有秀才之譽，一八二一年入 Bowdoin 大學，

後與小說家 Howison 交往，大學畢業後，

赴歐洲留學。一八二九年歸美後於母校爲近代語學教授，

同時，刊行了旅行記草書。一八三四年受英國 Harvard 大學

聘爲教授，任於 Boston 近之 Cambridge 地方，

嗣後十八年間辭職於 Harvard 大學獲得了詩人的名聲，

其間發表了「人生讚歌」(「林中幽徑」)等短詩。

其長詩「The Song of Hiawatha」(一八五五)「將軍之戀」

(一八五八)「旅中談話」(一八六三)「神聖聖誕」

(一八七一)等均係辭去教職後的作品。晚年工作以譯「但丁之神曲」

(一八六七——七〇)著名。

他的詩平易通俗缺少深奧意味，但爲一般大眾所歡迎，

美國稱之爲國民詩人。一八八二年五月死去。(譯者)

# 烏 鴉

(上)

朝鮮 李俊 素作  
羅 懋 譯

本文作者李俊素氏，為純藝術派之大家，現執教職於梨花女子專門學校，並主編文藝誌「文章」氏之作品純係直感的描寫，筆致細膩，富東洋人的詩情，頗得女流讀者熱烈的愛護。作品多係長篇，有「黃真伊」「第二的運命」等。本篇係朝鮮藝術賞第一回當選作。——譯者

「哈——」

剛買來的燈罩還沒有煤油的臭味，很不必去措措，但是成了習慣，哈了些氣息，透在黃昏的夕陽裏看，瀰漫地蒙上了一層薄霧。

「真有點冷起來了……。」

他措着煤油燈罩，環視着沒有看慣的庭園：結了綠苔的石階下堆滿了落葉，除了杉樹之類的常綠樹以外，楓樹幾乎已完全凋落。其中有一葉不落的樹孤立在那裏。

「像被武裝解除的捕虜一樣」：他一邊想着一邊仍舊在顧視着立在邊隅的樹影。他雖然措好了燈罩但仍佇立在那裏，不一會他走向自己屋子的外廊。

這裏是他的一個朋友的別莊。常以奇異的文體寫作而得不到讀者支持的他，幾乎連一月僅念元錢而足以得到的學生公寓生活他都不能。窮餘一策在暫時間借到了冬天朋友不在的別莊。因為朋友答應他到明年七月止。用哪間屋子都可以，所以他隨着管別莊的下人看了別莊所有的屋子，但是所有的屋子全是適於夏季生活，向北，過於陰鬱，廣寬，而窗戶又多，結局他選中了下僕的臥室，向東，只是在夏天不能睡早覺，但是在冬天却是光線充足溫暖，加之又有小窗，百葉窗，並且還有壁櫃，不知是有名還是無名的畫家掛着落款的壁畫，門的外面還掛着一額匾，上書「秋聲閣」，兩方軒下掛着青銅鑄了的風鈴。開开了窗戶，眼下展開來的風景並不比向北的那些屋子來得壞，山脚下有小巧的水閣在那下面，有蓋滿了枯萎的紅葉及蓮葉的蓮池，蓮池的堤上築着石山，草地上開着小路。從這屋子望下去更來得秀麗些，俄而將視線向上，東方的天空像無邊際似的展開來，一旁互體的樞樹像絕壁似的迫在眼前，鹿角似的主枝堆滿了白色的鳥糞，凝視着可以回想到太古鬱蒼的景色。

點上了石油燈，啪！火柴的火移向燈蕊，狹小的燈罩充滿煙及薄霧，漸的亮了起來，石油燈給他深處的追憶——過去圍繞着石油燈的家人們的面影。——

他躺在寂靜裏想起家人們的臉。卡！卡一陣烏鴉聾噪的啼聲，不由地他立起來開了窗，外面還沒有完全暗下來，他隨着啼聲看去，却不是一邊啼一邊飛去的烏鴉而是立在這樞樹枝上的三隻黑漆的烏鴉，「烏鴉！」

不像看到喜鵲或鴿子一樣的好過，但是天賜給牠們黑色的身體，混濁的聲音，當然沒有討厭的理由，正在這時候別莊的下

人進來：

「先生，晚飯怎樣？」

他回答牛乳同麵包已够了，如想喫飯自己會下村裏去。

「怎的，烏鴉會這樣的多？……」他自言自語的說。

「這村裏烏鴉是很多的，常立在這樞樹上。」

「那麼我們可以成爲朋友了。」他笑着說。

「這下面養了些豬，因爲有殘飯散在那裏，烏鴉總是離不開。」說着下人跑上前一步裝着要拋石頭的樣子，烏鴉振了振翅膀像要飛去，但看了看下面却又停在那裏，這次把啼聲 GA F R 的發音拖到無限的長。

下人回去後，他靜的閉上了門，像剛才一樣伸直了脚懶洋洋的躺着。

他有點餓起來了。想起某學者的睡眠習慣說，人們在夜裏睡很多的時間是在燈沒有發明之前，因爲人們沒有事情做所以養成睡覺的習慣。人原來却不必這許多時間的睡覺。關聯着睡眠的習慣，他很想把食慾問題也這樣來解說。人們不必一定每天喫三餐，雖然是很忠實的喫着，但不必這樣喫這麼多回數。最初人數少，在廣漠的自然中容易獲得食物，所以總是喫，養多成了喫的習慣，可是却沒有一日非三餐的理由。人爲睡眠並沒有多大的擔負，但是爲解決喫，爲保守喫的習慣，却要負着多大的擔負，所以不是「爲活着而喫的」他想着因爲有「爲了喫而活着」的一句話。

「爲了喫而活着，一生爲了喫而勞苦煩惱，至於死去，真是人們的羞恥。」他苦笑着，努力地想抹殺沒有價值的習慣性的發作——剛才腹痛，口渴，眼前浮出有油膩的食桌的幻影——。

不知在什麼地方，龐奈爾會說——「藝術家可以放棄一斤麵色，而去折一枝花。」但是在肚子餓的時候呢？他這樣自問他也會感覺到苦惱。也許會盜偷也許會殺人呢！但是寫作却不能停止。我應該忘却這種鄙賤的饑餓感。新的墨水一瓶，像早晨的井水一樣滿溢着，厚厚的原稿紙有十多本堆積在那裏。

他開始在屋裏來回的走「米直漲着……炭又買不到」：像這種咀咒一樣的公寓老太婆的聲音已遠的聽不到，在這靜雅的风鈴聲，夜色籠罩下的山莊裏像會到從前的愛人一樣，使人懷戀的石油燈光裏能對文學專心，他想到這裏，感得幸福像薄紗似的披在了他的身上。

× ×

他在黃昏的時分重新加上了燈油，措亮了燈罩，傾聽着烏鴉的啼聲待夕陽的西沈。不一會屋子裏充滿了夜的神祕，他輕的擲着，像給貴賓戴冠似的罩上了燈罩。他默視着燈焰的靜止，尋覓着，炕的溫暖處，他隨意的躺着坐着，這樣他或寫作或考思，可以直到深更。他差不多每天都睡得很晚，有時起身後在廊後的井邊洗臉

時，可以聽到隔山傳過來的午炮聲。在這樣的生活裏，不知是哪一天，他從一個可怕的惡夢裏驚醒過來，已不是夜晚了，樞樹的影子如雉鳥的尾巴一般照在紙窗上，陽光很眩耀的射了進來，從煩雜的夢境裏醒來，感覺得很清爽，他拖着到此地來第一次早起的好奇心，先跑去開了窗戶，外氣如水般的飄流進來，他用瘦弱的手擦了擦眼睛，多麼美麗的風景，他看了水閣，蓮池，凝視着草地的小路時，在蛇行的小徑上忽然發見了女人的影子。

他又重新擦了擦眼疑惑這是夢，但是確是一個女人，並且是一個活的女人，他將開放好的窗戶完全閉了起來，僅留一個小窗的間隙，在那間隙裏他偷看着。

女人只是漠然的立在那裏晒太陽，不知道是從那裏飛來的山鳥，那女人看到山鳥立在近傍的樹枝上纔開始走動起來，結着小小的髮結，鵝毛色的上衣苗條的纖腰，穿着淡綠色的長裙，風吹來疊成波浪似的髮摺，手拈着一枝紅葉像是在散步的樣子。「誰？」

他拖着像對着裝幀得美麗的新刊書一樣的好奇心。望着走過石山下的影子，綢緞像西洋信封一樣的清新，眼睛像橫寫的整的英文字一樣秀麗，尖高的鼻子多少潛藏了些自尊的氣概。

「這女人是做什麼的？」

翌晨他比較很早的就起來了，默的走到蓮池去。但是蓮池的前面，草地的小徑上，已找不到半個人影，他覺得像捉到了的小鳥又逃去了似的寂寞之感。

那天下午他掃集了落葉在燒炕取暖時，覺得石山下有人的動靜。看過去，却是昨天早上的女人，仍然是昨天的服裝，昨天的臉微的有點發紅，但她又像遇着知己一樣，擡起頭立在那裏，他覺得有點不自然掀起了披散的頭髮：

「不是×先生嗎？」

女人很有自信似地說。

「是×××，」

「……………」

女人再也不說什麼，但是耳朵邊已染成微紅色，暫時聽到枯枝咄咄的燃燒聲。

「妳認識我麼？」

「……………」

女人擦起了頭洗默着，不一會含着羞笑了，從旁邊石階蹣跚地走了過來。他拖一束落葉投向火裏去。

「因爲門上貼着名片，纔知道的。」

「啊——」

「我也是先生的愛讀者一人，而且是很忠實的。……」

「啊，是麼，慚愧得很！」

他揉着手在凝視着女人的眼睛——像秋天的湖水一般清澈的眸子，微帶着倦意的眼神。不知在什麼地方可以看到又像如冬天的星芒一樣；冷而且帶着輝光。

「您自己生火嗎？」

「是的。」



扯謊之門 羅 疋

在幾人的天壤雲端，  
擺着爲神犧牲的牛血；  
幾隻白嫩的手，蘸着血汁，  
塗印了一個一個的徽章。

在人類的面前，  
發下那天大的誓願，

「爲了人類的生存  
爲了人類的生存」

口角雖然是這樣的放途，  
可是捫心的手索々了。

墮下可憐的庶民，  
只有赤情地呆々瞪着黑眸。

同時太陽脚下恍過一個人影，  
低々的耳語傳告：

「這是扯謊之門。」

「這是扯謊之門。」

「後來帶假臉的人，  
把這門又堅硬的嵌釘上鋼鐵。」

煙

孫品三

煙，散去吧，  
那變幻可嫌厭。

飄忽，飄忽，  
濃時白，淡時青，

多麼悠然，多麼潔淨。  
而凝結時：又會是黑々一片。

焰火在你的底下騰發，  
光明在霎時爲你掩蔽。

雖然不是永恆的，  
你原本沒有那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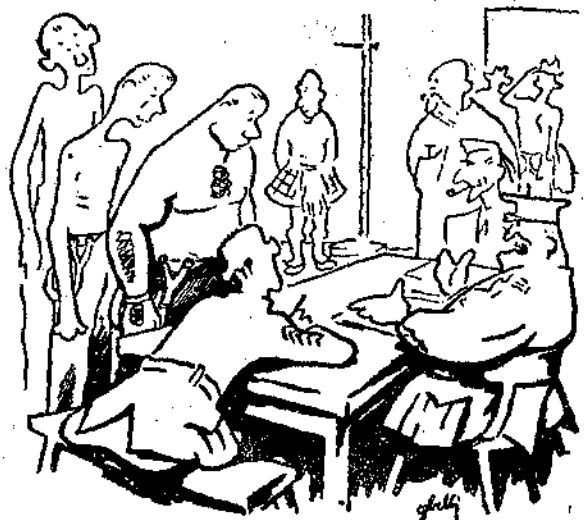
是誰會阻了你的行程？  
是誰要擋了你的奔騰？

可怖的霸道與威力，  
但礙阻你的不會爲霸道壓服。  
歲月會在悠久裏將你磨滅，

！理道的勝得有那的麼什兵國英，此如過不切一



英國徵兵的珍風景  
「徵兵官先生，我害怕戰爭我願避  
徵兵……」



人們會將黑污洗掉。  
一時的昏天濁地，  
更經不得風吹雨消，  
你原是飄々浮々的無力啊！  
煙，散去吧！  
奔流無際（你的歸宿廣大而渺茫），  
人間世憎惡你的那氣息。

我的詞吟 林 蒼

高粱如火如荼，  
草原顏色青碧；  
我從茅屋裡出來，  
我自茅屋中生長。  
我難忍於歲月之重壓，  
我不耐把生命燻與虛空；  
爲了我的子孫與後人，  
我忘却了過往，如同  
忘却了現在是陽光如金的早晨。  
推開籬笆的柴扉，我身無長物  
竟忘記了我身邊的悲咽，  
如同置身夢裡，  
如同秋風中的黃葉，  
辭別牠的故枝，  
我飄然出走了。  
今宵我的宿處，  
是都市抑是荒村，  
是華廈抑是蓬門，  
對此我是不問不問。  
我振臂高呼，對天  
發下鐵一樣的誓言：  
倘我覓不到永久的宿處  
我將永不歸還。

我如吉卜西的牧人，  
生來就注了流浪的命運  
雖然珍無牧馬，但是  
光明被我尋找，  
黑暗被我攔擋！  
有一天，當候鳥北飛，  
牠翼上附著我的約言；  
說我已覓到一片和平的山谷  
在遼遠的彼岸——  
有鳥善鳴，有地可耕，

有春與秋之交替兮，  
 有冬與夏之懸懸。  
 當南風再吹到你的耳邊，  
 他會秘密的，燃訴出  
 我將要告訴你的語言；  
 只要我堅強的生命，  
 不變成化石的熔岩。  
 有一天，相信有一天，  
 你將如翻天的海燕，  
 會拋掉你久居的故土，  
 飛來到我身前。

一九四〇·七月十日

### 前奏曲 疚 瘡

踏進生命的搖籃，  
 開始聽見了澎湃的潮音。  
 我恐怖落——  
 恐怖清未來的劫難光臨。

這是生命的第一錢，  
 需要價值的血戰！朋友！  
 不要怕！  
 不要怕惡魔擊碎了你的心絃！

我散髮爬上了海濱。  
 寥闊的曠野，  
 徘徊四顧：

沒有一隻行人。  
 丟掉你那意識中的正直吧！  
 ——看你那心頭歷歷的創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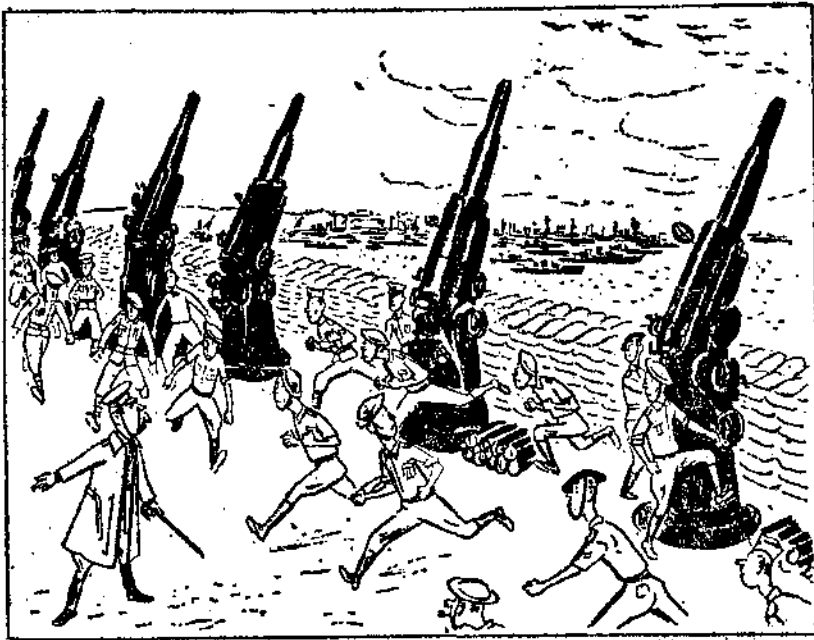
怪鷗的鳴聲，  
 告訴了我——

深夜的靜肅。  
 天上沒有月，只有星，  
 黑暗裏，  
 辨不出茫茫的前路！

我將身橫臥在荆棘叢中  
 夜露已潤透我單薄的衣襟。  
 豺狼在發出嗜人的呼聲，  
 周遭已完全佈滿了死灰色的氣霧。  
 紅火的皮膚，

### (國英)港軍洛弗拍卡斯

。去據空防到逃快，了來襲空機德！呀



這四幅漫畫是羅馬 I L Trivasso 報紙所載的



的國俄  
像身子獅頭人  
(Sphinx)

### 林太史

担不住寒風的威虐。  
 夜——  
 給與我：沒有溫存，  
 祇有強暴。  
 一滴女的淚血，  
 滲透了郊垌，  
 猙獰的惡魔，  
 似向我——  
 作更進一步的慘笑。  
 朋友：  
 不要摧毀了你的志氣，  
 天地間，  
 成功的不是奸佞，  
 而是正義！  
 不要怕！  
 不要怕惡魔擊碎了你的心絃！

### 故宮 嚴 賦

深宮本禁地  
 多少人夢也夢不到的  
 而今皆以指論由人了  
 乃有人將宮殿的堂皇  
 一磚一瓦  
 帶到千里外萬里外  
 去雕刻他人的幻想  
 時間速了，距離遠了  
 幻想却愈深  
 於是千里外萬里外  
 有人來尋倚麗的古代夢  
 有人想從宮門上  
 尋找美人倚門的嬌態  
 紗窗上尋麗影  
 鸚鵡却早已不見了  
 不然將有人會問  
 每一件宮裡的香艷事  
 而宮花與你以遐想  
 又與你以嘆息  
 多情的人！  
 它多少次謝了又開了  
 仍以一片如故的顏色  
 爭向遊人作媚笑  
 却早已忘去  
 這是什麼日子  
 什麼日子……

一九四〇·七·七，燕京。



病  
護士

我假使安靜：讓那年月與時日過去吧！在不能動彈地可希望  
的東四點鐘，我們還是讓我無聲地睡去。——無聲地睡去。

——西德羅羅戰事：雷德克

他，病了。

×

他青年時，他很健康，他有一般年青人所共有的愉快的心靈，以及充足的人生的智識與學問。他英俊，英俊得有如中古世紀的法國騎士的風度，——如其是他肯於打扮起來的話。並且，更爲難得的，他具有清爲一般人所少有的良好的環境，即使是說「他具有現代青年所有的一切」的時候，也不是誇越，不論是經濟、家庭、伴侶、職業。

他本具的智識之敏聰，是極端的受着誇獎的，他能够告訴「質量互變律」是如何的法則，他能講出「天國」的意義，或者你要詢問耶穌是如何的人，史達林是怎樣掌握蘇維埃的，他能忠實的給你解答，甚至於文學，歷史等等的事。他決沒有任何一種不適宜的意外遭遇，而在遺傳上，

他也沒有存在着任何一種弱點，然而——

現在，他是病着了。  
他是突然而又突然的病着了。

×

那時候——當他突然的病着了的時候，是一日之始的早晨——七時，太陽在東天邊。  
往日，在這個時候，他也不過按例的和普通人一樣，從坑上爬起來——開始一日之工作罷了。但這却是往日的事啊，在這天，只見他從坑上下來，喃喃的說着：  
——太陽出來了，  
——太陽不是在後邊，  
——太陽不是我們的，  
我們睡了。

說完了，他就突然地頭顱地倒了下去——像雪人之在日光之下似的倒了下去！

他，病了。  
在一家有着歷史之大名的醫院里的二等病室。  
那病室之四面，有三面是玻璃窗的，從東面的窗子透露進來早晨十時的陽光；窗下之早晨的市街來去馳着車馬以及行人。

「醫生！」

×

×

他突然的喊起來了。  
「什麼呢？」  
「把窗子關上！」  
「把窗子關上！」  
「把窗子關上！」  
「把窗子關上！」  
「把窗子關上！」  
「把窗子關上！」  
「把窗子關上！」  
「把窗子關上！」  
「把窗子關上！」  
「把窗子關上！」

「把窗子關上！」

「把窗子關上！」

「把窗子關上！」

「把窗子關上！」

「把窗子關上！」

「爲什麼這樣呢？」當然護士小姐是不明白這理由的，在白鬚掛上窗幔，室內不是要陰暗了麼？

他說：

「我討厭那陽光！我討厭那陽光！」  
及至他分別清楚樓下是市街，  
「我更厭煩那些陽光下的生活者！」

他的病症之屬於那一類或那一系，那頗使以歷史而出名的醫生束手而且搖頭了。  
因爲，在他生理上，診察之結果，是毫不曾發覺他有任何一種病態的，——自從他入院之後，一直到現在，

是毫不曾發覺他有任何一種病態的。  
若說他是神經上之病患者呢——由他的身上當然能够證明他的精神之異於常人處，但那異於常人之處，如果就斷定爲病態，那醫生也猶疑的，因爲那異常之處，未必然是病態。

護士小姐之對於他之關心，是異於其他病人之關心，她好像明白他之病了的原因，却又好像這明白並不徹底似的。  
因爲他時常：  
「我討厭陽光」  
或者——  
「我喜歡黑暗！」地說着。  
「爲什麼，你討厭陽光呢？」  
「你——不明白？」  
「我真不明白。」  
「你，——原也不會明白的啊！」

護士小姐很氣忿——居然，她芳年二十三歲，醫科專門大學護士班出身，而且在有着歷史之大名的醫院里跟從大醫生兩年間的實習，也有被人認爲不配明白的事情。他氣忿得很，對着醫生一五一十的說着之後，就囁嚅地啞啞地哭了。  
「也許是——精神上善於憎惡的病患者吧！」  
醫生不能肯定的想着。  
「善於憎惡的病患者」這名詞，是頗有杜撰的嫌疑的，因爲在病症之「類別」系統「命名」上，一向沒有這名詞的。

且不管是否吧，醫生在他的病床日記上，就寫着：

姓名 性別 年齡 病症  
×××年×月×日  
二十六歲 男  
精神上善於憎惡之病患者  
寫完了，醫生望着這些字也很茫然。  
「對於這病者，是沒有法子治療似的，那只有任他永久的在醫院里，永久的作着這病人了。」  
對護士小姐，醫生這樣解釋着。

他是我的友人之一，有一次，我去看他的時候，在他的日記本上，關頭的就寫着：  
「我很安靜，讓年月與時日過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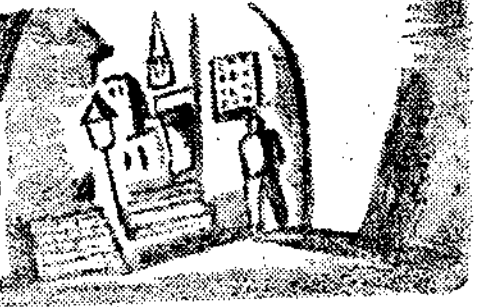
走出醫院，在陽光下的街，我看見一件東西，碰見一個故事，突然的，我也厭憎起來，也覺得我也有着那病一樣的心情。  
但我無言！  
(六月六日)

走出醫院，在陽光下的街，我看見一件東西，碰見一個故事，突然的，我也厭憎起來，也覺得我也有着那病一樣的心情。

但我無言！  
(六月六日)

# 人的魂靈有沒

## 生 磊



大光雜誌編輯郭英行先生雖是快到六十歲的人了，但他還是很會用腦子，很懂得個人生存競爭法，心思巧妙的一位，看來他並不覺得衰老，因為他尚能在這個社會上爭強。他最澈底一個人怎樣來適應環境。

我望着他那張充滿健康的血色的臉，和他那肥大的身軀，我不禁就想道：「底確是一位福相的人！」

從電光下可以窺見他那副謙遜而含蓄老前輩的尊嚴的臉；從這裡面就可以找出他和我時代的中間的距離。我的心在深沈痛楚着。

我和大光雜誌發生關係，和郭先生認識，是在三年前；三年以來，我爲了大光雜誌，爲了郭先生，爲了換飯吃，就寫了許多我不願意寫的東西。三年以來，我的心時常痛楚着，但是冷峻飢餓間的糾纏又使我忘掉了這種痛楚，忍受了這種痛楚！

一見了郭先生，我心頭的痛楚就自然地滋長了。我忍受了痛楚，且聽他說。

「如果你肯寫的話，這篇稿子可以得二十元的稿金。」

萬五千字就行；可是要舊體裁；要社會的，不要愛情的；要都市作背景，不要拿農村作背景，同時，要興味一些。題目是「沒有靈魂的人」。他說完用驚愕和期待的目光望着我。

「不要愛情的，要社會的，這個我贊成；不拿農村作背景，拿都市作背景也可以；偏偏又指定要舊體裁，還要興味一些。爲什麼要有這樣的重重限制呢？用假定的形式來規範藝術的發展，這我絕對不贊成！尤其是舊體裁的東西，我早就擱筆了，現在我不能再寫！而且，興味，是否有開階級的藝術呢？哼！——」我一時對於郭先生的話不能答覆，在心裡默默想道：「但是——二十元的稿金，就可以開消我一個月十二元的飯費，和八元的房租。啊！——二十元稿金彌補了我別的一切的勇氣。我忘掉了痛楚。」

「可以。我寫着試試看。幾時要？」我望着他那慈惠和期待的目光作一副感謝的臉，小心柔馴地說着，——就好像假如我這時個一在語言上露出了弱點，這二十元的稿金就會從我的頭飛去似地。

「今天不是一號嗎？五號晚間你拿到我這裡來罷。」

「好罷。」

我又從心裡搜索了許多這位年老的編輯先生所喜聽的話談着；直等着他面上顯現着倦容時，我才告別而歸。

「一個沒有靈魂的人」……二十元稿金……五天交卷；要舊體裁的……在歸路上，我全部的神經都被這幾件幻象佔有了。我的感情顫抖着，許多不同的力交着，清壓迫我的感情，喜悅夾雜着悲哀，還有着怯弱和迷惘。馬路兩旁的電火，天空的星光和月色，總照不徹我黑暗的心底。我無感於大都市的夜間的聲音和顏色，順着那熟悉的路子走回了寓所——夢幻般的地。

我心地就是僅有的光明也失却了，無論什麼也辨認不出。我的頭微暈着，心跳着，臉熱刺刺地發癢。

我又將要寫一篇我不願寫的東西了。

呆坐在椅子上，我像是一個囚犯那樣渴望自由而不可得；我想走到那荒原的墳場痛哭一場；我想走到電影院中來排遣我時間上的憂煩；我想走到酒館裡邊瀟灑我心頭的塊壘；我甚至想到到寶潔婦那裡以求暫時忘記我空間上的孤獨。然而這都不能；我仍然呆坐在椅子上許盡着怎樣來寫「沒有靈魂的人」。

我想寫得生動一點，漂亮一點，並且郭先生還說過興味一點，我還想寫得使郭先生滿意一點；於是，我感到我的筆不易落下去了。況且，我熟思許久的時間，還沒有想得出這「沒有靈魂的人」的標準型。

我翻弄着案上一堆文藝書類，我想從那裡找尋一點啓

示。但是我並沒有心緒一本一本，或是一頁一頁，抑是一個題目一個題目地詳密觀察，不過是一本一本的書從我的眼前手底翻過去罷了；我的用意雖在找尋資料，實際上卻是彷彿是排遣煩躁。

却是從十年前的一本小說月報裡抖落一封信，我不禁叫了聲「慚愧！」這封信是一個遠道的朋友在三天前寄來的。那時候因爲忙於寫稿件就奪佔了覆信的時間；當時把它夾在這本書里，腦力疲憊的我幾乎把它忘懷了。

若非這次偶然發現的話。

這位友人，是我許多的友人中最忠實而且是最熱情的一位；不是也正爲其忠實，正爲其熱情，生長在這相反的許多的人羣的裡面，他感到孤獨，空虛，寂寞。他生活失掉了方向。他信着我，他信着我勸告和慰勉的一切的語言；他時常說我的語言能給予他生活的力量，使他忘掉孤獨，空虛，寂寞，找出生活的方向。他這次來信，有如此的話：

「爲什麼我去信，你永遠是不答，或是遲遲作答呢？我真不相信你在文字裡時刻是追求着若干理想中的友人，你却把這一個現實中的友人忘掉？我想你當不忍於此！你是知道我的，我輕浮，我浪漫，我還幼稚。這是因爲我墮於思想和沒有信仰的原故，但是，如果你的話時刻在我的耳旁，我就會沈著，偉大，健壯起來。你不願救我嗎？救救這瀕於迷惘，傍徨在歧路而預備着獻身於羣衆却不知道怎樣獻身的青年罷！」

今夜我重讀這天真情熱的呼聲，我被感動而且慚愧得淚落下來了。

「我必須給他寫回信了。我想着就拿出信箋給他作覆。可是我剛寫了幾行，我奇怪的腦子又翻了起來：『沒有靈魂的人』……二十元稿金……五天交卷……』

「『變呀！』我機警地思想上叫了一聲。『信晚回幾天，有什麼要緊；稿子五天交不到，二十元錢就從手頭飛去了。』我把那寫了幾行的信箋扯了，把那封來信裝好，仍然放在那本月報裡。順便我就把那振鐸那篇『從絞轆到樂化』看下去；看完之後，我得了一個啓示。

這不是很標準的沒有靈魂的人型嗎？

「趕到樂化，夜已很深了，雖然只有三十里的路程，在他們却彷彿經歷了野蠻的黑暗世界，經歷了十八層地獄，經歷了千辛萬苦的魔鬼的深淵一般。於是，這些暫時回到和藹的境地裡來的悲哀的弟兄們，要哭也沒有眼淚，而只能以離開砲火和血肉所變成鐵成的戰場，已遠爲滿足了……」

就是這一羣——沒有思想，沒有信仰，沒有目的，愚畜地，蠻橫地，祇是爲了個人生存的掙扎，命令的指揮，拿自己的生命和別人的生命作兌換的兵士們，不是沒有



靈魂的人嗎？他們害了自己，也害了別人！  
 「就是寫他們！」我想。「不過——」我又想。「一個血肉橫飛走入奔的戰場，我們怎麼放心放進去一些興味的東西？假如這戰場若不安置在廣漠的大平原上，又怎能形容得山河——」  
 「不行。寫這——西必須拿農村作背景，而且還應該寫得更嚴肅些；那就不能寫了。我失望地把頭抵在案上。我自個詛咒着，懊惱着，惡怨着：『這一個東西我就寫不出來了。我真不配作一個指寫文字生活的人！』我恨上帝不能兌現給我一部天才！」

我的頭，本已經昏昏到極點。旅館裡又寫雜：麥克風藉着無線電吹過來的風，『竹林之遊』的高賢們口裡喊着『紅中』『白板』興復不淺的朋友們連拉帶唱的『西皮』『二簧』還有那威風凜凜的壯士大着喉嚨喊『媽呀八子』『混蛋』以及於隔壁的蜜斯們青春的脆笑，這都足以助長頭的昏亂。

我起初真恨他們，以至於要起身找他們理論；他們打擾了我的工作。後來一想，他們却是很好的資料：這一羣醉生夢死者，不就是沒有靈魂的人嗎？

「就寫他們！」我想着下了決心。「既是都市的寫實。也還有興味。」我高興地拿起筆。「但是，這不過是現社會的一般現象而已；若說是他們沒有靈魂，還哪有一個有靈魂呢？這不是標準型。不行！」我這樣一想，我的筆又像中了傷似地落在案上。

茶房老王走了進來。  
 「×先生喝水不？」他說着話永遠是嬌聲媚語地操着女人的音調，這固然是令人厭，有時却也能討人喜歡。  
 「要。」我沒有生氣，也沒有喜歡；我的感情被另一種力量全部攫住。

老王出去了；我却又想起他來。  
 「寫他罷：一個年輕力壯的男子，不找一點高尚的職業幹，却神顏奴膝地侍候人幹這營生！而且，他這個人，每天有暇裕的時間，就往臉上抹雪花膏，往頭上抹油，擦皮鞋，照鏡子。和客人老是那麼嬌聲媚語地，見了女人就神魂不在，自己不想自己的錢來得怎樣不容易，三十，四十，貼給野妓花。——這才真是一個沒有靈魂的人！」我想：「決定寫他！」

對於老王，我起了極端憎惡，在我的目中，他宛如是一個最不能寬赦的罪人，我預備筆誅他！  
 我拂一拂原稿紙。「但是——」我又想了：  
 「唉！也難怪他，他是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人，人格兩個字，根本他就不懂。而且，高尚職業，原無所謂高尚職業。侍候人，也不過是他的職業，婢顏奴膝，也不過

是他在職業上應用的手段；不如此，他就不能生活。至於他許多不理性的行為，是因為他生來就沒有機會獲得理性，認識理性。唉！對於這樣純粹自然地本能地生活着的人，我們本來應該同情他，同情他，怎忍得還在文章裡嘲弄他呢？」  
 我的拂拭好了的原稿紙，仍然沒有一個字跡。  
 我總覺得想，深沈一點想，聰明一點地想，我用了全副精神想。

「寫一個尼姑罷：她因為不能忍受青春的寂寞，她有了性的鬱悶，性的要求；然而宗教規限制了她的幸福了！她今生不能嘗試一般女性所嘗試的兩性間的幸福了！她心頭所需要的唯一的安慰！她絕望了，她自殺而死。這真是一個沒有靈魂的人！為什麼自己有一種鬱悶，有一種要求，自己不求解決，却受了宗教規的限制，以至於犧牲了自己的生命。而且，犧牲並非她的本願，宗教規也並非她所澈底了解的東西；她就是無條件地屈服了。這種人沒有獨立的精神，沒有自我的見解，就是沒有靈魂！」我的腦裏又閃，我用手捶了自己的腦袋一下。連這點社會現象都分析不清楚！沒有靈魂的是那宗教規，是她嗎？什麼叫獨立精神，什麼叫自我見解，傳統的制度，習慣，道德，誰告訴了她這些？我真愚蠢，我拿這些來責備她。我又在自怨自艾了。

「那麼……」那麼，寫一個妓女罷……「那麼，寫一個土匪罷……」那麼，寫一個小偷罷……「那麼，寫一個騙子罷……」那麼，寫一個賭徒罷……「那麼，寫一個販毒者罷……」那麼，寫一個……

這些人物，我一個一個地想過了，我都用過矛盾的批判。假如把他們放在我的文章裡就指他們為沒有靈魂的人，也許可能讓過編輯和若干讀者的眼睛；但我一抬頭就看見用着偵刺的，勿說這社會沒有靈魂。他們「假如說他們沒有靈魂，勿說這社會沒有靈魂。他們不知道一個人應當怎樣活下去為對，他們只是依仗於社會環境之間。他們沒有受過教育。這不是他們的罪惡。」我判決了。許多罪惡的人，罪惡都不是來自其本身。我們不應嘲罵他們啊！」

那麼，我寫誰呢？  
 旅館裡簾簾的音浪在什麼時候停止的，我都不知道。後夜第二次的鷄鳴了，喚起了我神輕的疲倦；我仰起臉打了一個哈欠。

原稿紙仍然保有着它的潔白。

日曆上中間那一個大洋字碼是5字了，我仍然沒有想得出把誰寫作一個沒靈魂的人。

除了第一夜我所試想過的人物之外——

我也想到，寫一個執袴兒：他怎樣沈醉在肉香和銅臭裡面，他憑着祖遺的財產來縱慾貪歡，以至於作種種墮落的行為。但是，我覺得這故事太平凡。  
 我也想到，寫一個鄉間的紳士：怎樣……但是，錯了：拿農村作背景，郭先生有言在先是不寫那東西的。

我也想到，寫一個虛榮心切的女人：她選擇丈夫，祇……不行，這又有關於愛情。  
 我也想到，寫一個大腹賈：他祇知道發財，之外什麼實在什麼義務都當作分外的。但是，「奸商利徒」是一般人用慣了的市語，我何必再多此一舉。

我又想到，寫一個以怨報德的人：他為利慾蒙蔽了良心，對於他的恩人竟用了殘酷的侮辱。這故事又太理想了，而且古代武俠小說的意味過濃，不好。  
 我又想到……許多許多；有的在思想的中途廢止的，也有在動筆之間廢棄的。總之，我沒有想出一個恰合於這題目標準型。

時間已經是正午。我的心異常的荒迫，因為再不動手寫，恐怕就不能如期交卷了。那麼得而復失——這二十元錢，一個月的食宿費！在我的茫亂的情緒中，那位老編輯先生的幻象自然地就出現在我的眼前：他那一張充滿了健康的血色的臉，他那肥大的身軀，帶着一種不屑和傲視的神氣望着我，意思好像是說：「看你這個小孩子，現醜了！」

我暴躁，我憤怒，我積着的一種不可遏制的感情，我的拳頭揮了出去；幻象散了，我笑了。  
 「就是這位老先生！」我獲了一個奇蹟。「他自提起筆作文章以來，他就知道以文章換錢；在拿文章換錢這種工夫，他底確很聰明。他拿文章置滿了許多的產業，那就是他騙取多少讀者感情的記錄。他的什麼社會觀，什麼人生觀，他作人和其他文章一樣，就澈底怎樣適應環境，他除了滿足個人的生活之外無目的。可是，就是他的生活也難滿足。本來他已經成家成業就了，他又快到了六十歲的人了，論說他若是在家安靜地休養休養也未嘗不是他應得的清福。但是他不，他仍然要跑到社會裡鑽，而且提起筆，幹欺騙社會的工作，可不是還需要那些錢作什麼？他是為子孫孫計，不，他真是一個典型的沒有靈魂的人！他受過教育，看過多一點的書——我決不相信他所看過的書一本也沒有告訴過他「羣象」是什麼，「良心」是什麼。」

一種義憤而俠氣的感情波動在我的胸坎，我的血流熱騰起來了。

「我必定寫他，他是大光雜誌編輯郭美行！」我把我的筆比擬了一個拳頭，預備刺碎這位老編輯的頭顱，不要他再錯用他的聰明來騙世人！

「我寫！可是——我又想了。」寫了這東西還要拿到光緒雜誌編輯郭美行先生的面前：讓他來欣賞；來評判；來發表；還有二十元的稿金？笑話！」我自己禁不住就笑了。

我這幾天，腦子真弄得渾了；渾得一至於此！我無聊地舉起桌上放着那面小鏡一照——

「驚訝！」我驚叫出來。「我瘦得這樣！人家都叫我大眼珠子，這一雙眼睛竟像牛的一般。兩眼陷了進去。嘴突出。面色灰白。啊！」我私心哀傷。

「器材！還找誰來擔當『沒有靈魂的人』這篇文章的主角，與二十元稿金相值的人物還不是你本身嗎？」

「你，你就是爲了二十元稿金，你瘦成這個樣子。你就是爲了二十元稿金，執筆來寫不願寫的東西。而且，三年以來，你和大光雜誌的關係，你和郭美行的友情，完全是建築在若干數稿金的上面。你說這是爲了生活。可是你這樣生活下去一輩子還怎樣？你的好友，在遠遠的地方熱誠地期待着你的指導，希望你來鼓舞他；鼓舞他本身，也是鼓舞他本身怎樣獻身於事業；但是你不顧，你就爲了你一個月食宿費，你一個人的問題，爲了你自己，你忘掉他人，忘掉事業。這就是你們寫文字的人，喊口號的人，懂得生活的人，生活就是爲了自己的生活。爲了區區的金錢，犧牲自己一切的自由，意志，和良知。你說別人沒有靈魂，誰像你把靈魂丟得這樣乾淨呢？」我對於我自己用了最公平最正義的責罵。

「啊哈——我勇敢地想。我爲我自己。忠實一點寫！」五天來沒有沾上一絲墨跡的原稿紙，我拿起筆先寫好了「沒有靈魂的人」六個大一點的字。

「咳：你這沒有靈魂的人！你犧牲你自己一切的自由，意志，和良知；裝出笑，裝出哭，學着說人家愛聽的話，幹自己不要幹的事，欺騙了他人。你說你這是生活問題，你把活活就簡釋爲生活，你以爲你現在是活活；啊哈，其實你早已死了，你不過是一具行屍罷了！」我執筆沉思，我心頭起了一陣刺痛。當我想昏了的神經迷亂的一剎那間，就有許多真理的鋒鏑從幻象中向我刺過來。

我本來可以不寫了，懺悔的淚頭正澎湃在我腦海間；然而二十元稿金的影子又倏然把這淚頭遮沒了。我的筆落在原稿紙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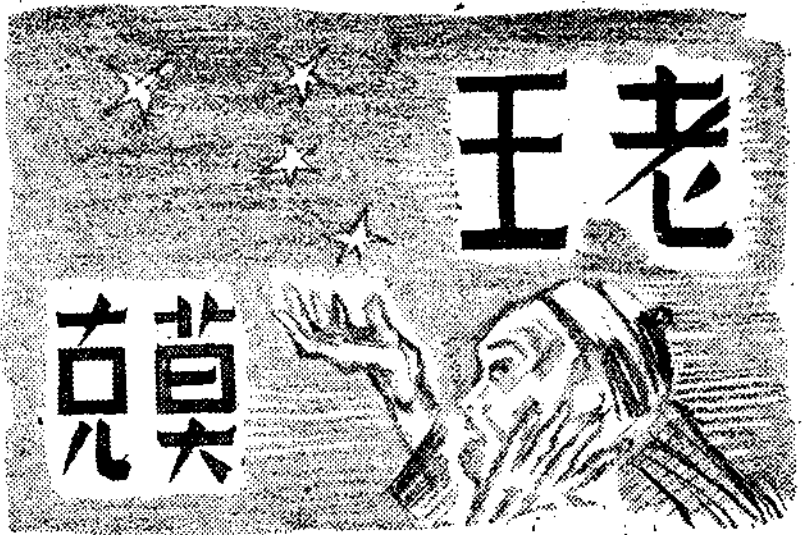
「世界上竟有這樣的人：形式上他雖然是在活動，實質上他已經滅亡了！」

「唔……唔……」從隔壁透過時辰鐘五點的報道聲，我忽然將筆一擱。

「完了，已經是來不及寫了……」我茫然望着鏡中的我那張爲二十元稿金所磨難頹頹了的臉，我心頭感受着從未感受過的一種高壓的感情——莫名的，複雜的，暴亂的……

四〇、三、五、夜。

# 老王



午夜，老王還睡不着。

四圍一點聲音沒有，什麼人都睡覺了。尤其是老王的妻，也在那床上呼呼地熟睡着。平常，老王就怪她太不善於發愁，家裏的事全是他老王一人在愁！

老王下意識地看了她一眼。

屋裏只點了一枝洋蠟，被牆縫鑽進來的風吹得火頭直動。她剛巧翻了個身，臉對着他，把手伸出被窩，移向那亂草般的頭髮去，在那裏狠命的抓搔。她身上的被頭，也就隨着那隻手上下地動，

她女兒睡在她頭側，小嘴動呀動的，像在吃什麼美味的東西。

老王下床來，坐在桌旁只歎氣。

「天天這樣，把身子愁壞了不是玩的！我想：只要老天有眼，總會叫我們窮一輩子的吧！」他的妻半醒着，安慰他說。聲音是嗔的。

他沒有理會她，只輕輕地歎着氣。

老王猛然站起來，走到房門口，在掛着的長衫口袋摸出包老刀牌香烟，抽出半截烟屁股點着在吸。

他又回到原處，把烟湊在嘴角邊，這一吸足足有半分

鐘，然後把烟慢慢拿下來，讓拿烟的這隻手，很平安地落在大腿上。把頭仰起來，嘴裡的烟就像炊烟似的向上直冒，老王的眼也就隨着這烟向上昇，一直昇到看見天窗外天空中掛着的星星爲止。

「這星星真好看，像金網鑲似的燦爛的光輝，嚇！百看不厭！老王想。」

「這星星真是金網鑲，降落在我們天窗外，我就不用發愁了，而且……」老王想。

「睡覺去吧！睡覺去吧！」她看見老王嘴裏的烟已全部吐完，但是還在那兒仰着頭呆想，才說的。

窗臺上的鐘懶洋洋地呆滯地敲了兩下。

「睡覺吧！睡覺去吧！」她又重複了一遍。

那隻半截頭的烟屁股被燒得僅剩半寸還不到，老王拿烟的那隻手，食指和中指可就感覺到有點燙。

他看了看這烟，然後很快的吸了一口，再將這烟使勁向地下一摔，烟就流星般的脫離了老王的手，落在地上，像跌昏了似的睡在那裏。

老王把最後的一口烟包在嘴裏，然後把嘴一張，吐出了點，他再把其餘的烟向肚裏一吞，這才死心塌地的去睡覺。

老王獨自睡在一張破行軍床上，兩隻眼盯住上面的屋樑。他大概想在屋樑上幻出他老王幾時會發財的字樣。

他想——

我老王隨便談那行，難道還趕人不上？談學問，不見得狗屁不通；談外號，我老王更不怎樣差！不是吹牛，前十年我父親未死的時候，我身上的錢票子也還蠻挺隨便走到那裏，那個不說上幾句：

「老王真够漂亮的！」

有一次，那福昌——是福昌吧？更說「大少爺將來一定和老爺一樣，做大官，吃……」我現在已是四十餘歲的人了，那福昌的話，到現在——一直到現在還……

他禁不住嗚咽起來。

他的妻這時恐怕睡着了，老王的嗚咽聽得不到一點反響。他哭的是自己的運道不佳，他的牢騷是因爲他懷才不遇。

老王哭呀哭的，連自己也不知在什麼時候就睡着了。

早上，老王把眼一睜，看見他女兒在洗澡，那盆水就在嘩啦啦地……地洒落着。

老王不覺樂起來了。因爲他底女兒可以使他得到安慰，使他抱着很大的希望。

他想她今年十七歲了，長得也够精緻，將來或許會有個有錢而很忠實的年輕人看中她，或許因爲這未來的女婿可以使他們這家中落的人家振興起來。

他現今覺得好。地教養她，對她的前途，抱著莫大的期望，同時也就是對於這整個中落的家庭，抱著莫大的期望。

老王今天好像又是個人，心裏特別快活，臉上的毒相早已胸掉，雖然還沒有洗臉。

老王還沒有起來，睡在那張破行軍床上，直着個嗓子在唱：

「……馬前站定雄虎將……  
遇見真敵……我的馬臨忙……」

他猛然地直跳起來喊著女兒底名字。  
「芸！芸兒！來來來！」

剛洗好臉在搽粉的女兒，趕忙把工作停頓下，跳過來。老王把她兩隻小手一把抓住說：

「你媽呢？你媽呢？」  
「出去啦！」

「等她回來你叫她把金家的房錢要來，爹爹帶你做新衣服去，好不好？」

老王說完這話，用兩眼注視着她，想看她底快樂勁兒，給自己瞧見也跟着快樂。

他女兒聽完他的話，已快樂得不顧一切的跳呀跳的，老王的手就隨着她的手上下擺動地跳起來了。

「哈哈……哈哈……老王笑開了。」

老王底裏打外面回來了。櫃檯清的左手腕上吊着不很大的一個竹籃，裏面放着半斤肉，二斤青菜，一包鹽……

「到金家拿房錢去！他如再不給，就攔他走！我們自己手裏正緊呢！」老王怪起勁地說。

剛跨進房門口的妻，聽見他的話以後，便把在門外的一隻腳移進來，然後再移動整個身體，使得她到了那張破桌旁邊。

她把那吊在左手臂上的菜籃放下，放在桌子中央，然後再回轉身，用兩腿把身子慢地地重重地移到門外去。

老王的眼睛沒有轉動過——打她進來後又出去的這時間裏，直到她被右邊的一扇門攔住以後。

老王把眼睛轉回，像是自言自語的說：

「他今天要不給，就攔他走！有房子還怕租不出去麼？我們自己正愁沒錢使呢！」

老王的女兒不知什麼時候已把粉搽好了，並且頭也已梳過，還是靠在老王的破行軍床邊，整個身體在擺呀擺地，老王的破床也就跟着支格支格地響。

老王看到他的女兒比先前更漂亮了！他不禁露出一嘴黃牙笑起來，這屋裏彷彿一亮，老王的神氣神氣像通

了一千八百個洞，渾身怪輕飄飄的。老王這下子可笑開了——這笑裏藏着龐大的希望。

他的妻重新打門外進來，他趕快眼睛對準着那個伸進門來的手。

「怎樣？怎樣？拿來沒有？」老王怪急的問。

「他說再過……」那個就知趣地把雙手向前一攤。

「不行，不行！你說我們自己也沒錢用！不然請他搬家！」

老王覺得這個理由非常正確，便重複地說了幾遍。

老王不知怎的，一看見那姓金的便來氣，據他說，這姓金的使人不順眼！一件破藍布大褂，髒得發油光！頭也不剃，囚犯似的！

不錯！這姓金的的確惹他老王討厭，窮是窮得要死，却還拖着老婆孩子，整天的哭窮，在老王看來，他無論如何不及自己有所希望，他總是窮一輩子的，窮已和他訂下了一輩子的合同。

老王認爲不該這姓金的傢伙走，他家是一輩子不會發跡，他女兒也決不會給到個像樣的人家！

老王認定這個理由，就決意逼姓金的走！

「那不行！那不行！房錢每次拖延，你看，我們自己正短錢用呢！那不行！」老王直搖手，姓金的正預備照老例要求。

「不用多談！不用多談！限你五天搬走！」

老王說完了，轉過身來就走。

那個明知是絕望了！可是他身邊一個銅子也沒有，東西吧，破破爛爛的也還有一大堆，搬起來可真困難！

姓金的日夜在發愁！五天過去了。

「限期到了！你預備怎樣吧？」

老王背着手又讓進姓金的這間屋子裏來，冷笑一陣。接着又往四周巡視一番：破床，破桌，破椅，破燈，破碗……奇怪，這景象像給老王看了，也不順眼。

老金戰戰地地從床上爬下來，走到一口水缸旁邊，小心翼翼地地擦起灰來，他好像鑑賞家似的欣賞着一件價值連城的寶物似的，把頭在空中劃着圈子。

姓金的伸手下去撫摸了一陣，然後把蓋櫃重地蓋上，一點聲響也沒有。

半晌，他也不理老王，心裏像在尋思什麼。

老金在計算他家的全部財產——一點米，床，被子……什麼的，算起來至少也有十五六塊錢，老金想想沒法，還是搬吧！

「老王！我決定搬！決定搬！不讓你爲難！」於是，老王帶着驕傲的神情退出去！

子都稍着搬，不到三個鐘頭，那間含有臭味的房子，已搬得一乾二淨，連三個子的那及破膠皮鞋，也給帶走了！

「他們搬到哪裏去呢？」老王的老婆問老王。

「別多事！只要他們搬滾，我們就謝天謝地了！從今天起，咱家要送窮鬼迎財神啦！」老王又樂了。

當天老王叫芸兒上街買了張紅紙，寫了個租帖貼在門口。

開頭來看房子的，是一個三十左右穿馬褂戴尖頂帽的人，老王曉得來者是門樓精的生意人，連說：「房子租出去了！早一鐘頭來就行啦！」那人快快地走了。

連來幾個，都被老王打發走了！原因是不對他老王的勁兒。

這幾天，老天感覺不大舒服，飯也吃得少了。

「我老王就是餓死了，也不租給這些人！」老王有他老王的主意，他究竟要租給哪類人呢！

這天老王一早就給老鼠吵醒了。房外起了一陣刷牙聲，老王的老婆在刷牙，老王似乎肚裏有心思，他不能再睡下去，就坐起來抽煙。

門外又有打門聲，老王趕緊出去開門。

這天來看房子的，可就瞞了老王的心，進來的是個二十來歲衣裳挺乾淨的青年。

老王很歡迎的領着他看了房子，然後又請他到自己房裏談了半天。才陪着笑臉送他出去。

當天晚上，老王就做了個夢，夢見一個振興他家庭的女婿，他竟快樂得笑醒幾次。在黑暗中彷彿妻在笑，女兒也在笑。

第三天下午，新房客就搬進來了。

「以後得請王先生照顧」那青年和滿地說了幾遍。老王愈加覺得這人可喜。

新來的房客姓朱，就是單身一人，他們相處了一星期，就像一家人一樣。朱先生時常約老王夫妻女兒三人去看電影，聽戲，聽雜耍什麼的。

老王可真開心，現在他家裏有個未來的女婿了。有時候，朱先生單和芸兒出去玩，老王也並不覺得怎的。倒是老王的老婆討厭，他們每出去一次，她總得提心吊膽疑神疑鬼的在老王面嘮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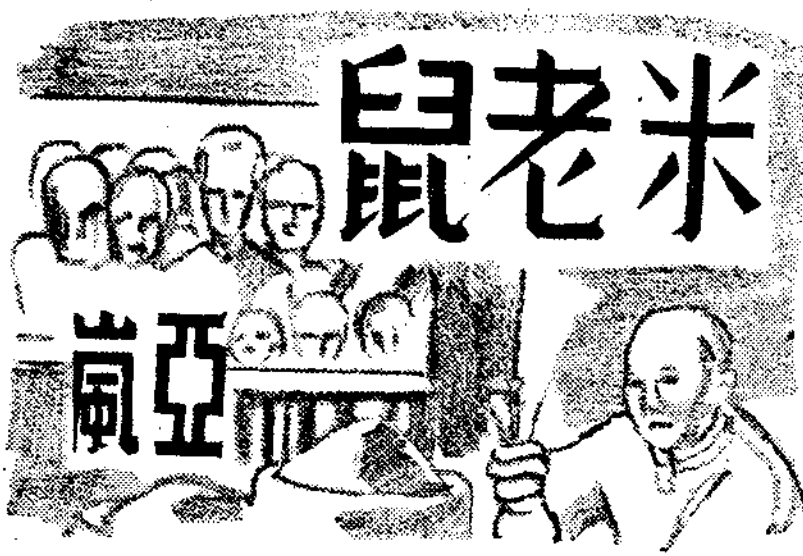
「女孩子家，那能和年輕的男人同出同進呢？不要給鄰居街坊說閒話嗎！」

老王總是得意的怪她：

「你懂得什麼！新潮派都是這樣，這算什麼稀奇呢？」老王的老婆總是不放心，老是叫老王當心她在外面學

坏。





「不要緊！不要緊！」老王總是很有把握的。  
 一天，老王聽見朱先生屋裏有他女兒的哭聲。這哭聲使人聽了不自在，老王也有點不自在起來。他想跑進去，可是又不敢，結果退了回來。  
 這天晚上老王的心像十五個吊桶似的，七上八下，他想想東，想想西，結果一夜沒有睡熟。  
 從那天起，老王心裏也沒主意了。

又一天，老王打外面回家，一進門，便看見他的妻坐在地，她兩肩抽呀抽地在哭。一看見老王，便發狂似的喊起來：  
 「都是你！都是你！你看，你去看看！」她把手往後面指。  
 老王急匆匆地跑到後面去，箱子翻得亂七八糟，女兒的衣服全給拿走了！老王急喘地跑到大門外去，又回到朱先生房裏來一聽，他昏頭昏腦的：  
 「完了！一切都完了！」老王只在狠命的捶着自己的胸口。

天兒是不早了，估摸著說有十一點來鐘。可是「藏珍」的那間屋裡還「陰風慘々」的，因為外面沒有下板兒。那左腮幫上長着一撮毛兒的掌櫃睜開了眼。設若按相面的說，這半邊臉是「東岳泰山」，那他這一撮毛兒就是泰山頂上的一棵老松樹，他很喜歡這棵松樹，正如他嘴裡老愛吹泰山是他家鄉的勝蹟一樣。  
 夥計進來。夥計並不知道他睜開了眼，但是聽見了他睜開眼後的那聲習慣的長嘯。  
 電燈捻開，在「陰風慘々」中又加了點「黃霧漫々」，掌櫃下了地，坐在迎門賬桌旁，穩々當々的，閉着眼，摩沙着那棵松樹，一動不動，像尊古佛，不像塊「泰山石敢當」。

夥計先捲起了褥套，於是出來進去的，打臉水，掃地。工作得整像一盤電磨是的。  
 雖然閉着眼，可是他知道到甚麼時候該幹甚麼，捲起了袖子，奔過盆架去，順手挑起簾子向外閃了一眼，跟着又是那麼一聲長嘯，嘯出一口痰來，嘖——，啐在那舊帶前面。  
 「外面人兒不少！」他像感，又像問。手伸到水裡。  
 「敢情」夥計把土掃那塊痰，掃成了一塊肉凍兒似的滾着。

「噫——」這聲音是那沈重而深長，頗有些氣憤是的。手巾使勁的擰，恨不得把臉擰得脫了皮。  
 不論怎着，夥計也說不上不是電磨來，至少也有點機械化。你看！才掃完地，涮茶壺，洗茶碗……手脚不什閒的來回轉悠着。

經過一陣子劇烈的澎湃之音，掌櫃把口漱了，有沒有漱掉兩個牙？誰知道，反正力量使的不少。好在水都吐在臉盆裡，一時還不致於昏迷，他放下袖子，又回到本位。眼前，陳列着烟與烟袋。他裝了一鍋子抽着，從嘴角那點白沫的地方溢出一股子烟來。趁著夥計倒茶的當兒，他手指了簾子一下。  
 夥計懂這個，過去把簾子打起來。勾在那銅勾上；這會，從外面閃々失失的闖進一個紅眼白毛的大耗子。耗子鑽進來之後，安閑的嗅着地上的水迹，慢々的，走那櫃子犄角去，一個小波羅跟前。牠沿着波羅邊兒，自起矛盾地扭着脖子看掌櫃，掌櫃正看外面。

外面，也透着黑，好像正月那幾天，不過沒有正月那麼清靜，痛快。可是，也沒啥不痛快的，不消靜倒是真的，夥計們全班兒沒動窩，在櫃外聊着整本大套的一招兵買馬，聚草存糧」的响馬傳。不時的衝着門縫吶吶喊：「別推門！沒到時候！」  
 掌櫃望着門縫射進來的光，光裡像飄着洋白麵，向四

下裡亂長，這引起了他的趣味，直盯着門縫外面的黑影，黑影一閃開，屋裡就蹣跚起了洋白麵。他覺得這怪好玩，臉上浮着笑手摸了臉上那棵松樹一下。  
 門又响，夥計們懶強的一齊吶喊，下着警告。然而無効，並且引起了一些柔弱的反攻。  
 「起六點就來了，站了這小半天兒了！」  
 「太陽影兒都快歪了，還不到時候麼？」

夥計也好像良心發現，覺得有點對不住顧客，要不是用人工幫忙叫鐘慢點走的話，頭三十五分鐘就到時候兒了，他們也懶了點，把警告改了勸告：「等一等，快！地面兒不來人也沒辦法！」  
 裡邊懶了，外邊可硬起來，門差兒點被推掉，夥計們的良心，好不容易發現出來，這會又隱滅了。但還是無効，門越响越歡，很有將擲掉了的來派。

先生由後頭跑出來，看掌櫃在「藏珍」裡，自覺有些不如，「倒了兒是掌櫃的！」他心想，沉住了氣，也走到「藏珍」裡。  
 「時候可真不早了。」先生說。  
 「地面兒沒來。」掌櫃說。

兩人不期然而然的覺得是值得一笑了。  
 門外汽車的喇叭一勁兒响，夥計們着門縫扒看，預備開門。外面，一陣大亂，群衆嗚呼，有扶老坐在汽車前頭的，有攔幼山城而動動的，有摔倒的，也有笑的，罵的。亂七八糟一大片，听不清也看不真，汽車過去了，撞死倆沒有？除非開門去看，可是誰敢！  
 「起開！起開！」驚魂的響音才走，動魂的響音又來。

接着「碎——碎——碎——開門！開門！」  
 夥計還是先順門縫看了看，看准是地面兒上的，把門拉開；外面一群餓鬼是的擁上來。  
 「別擠！」門前幾位地面兒上的齊聲努力的喊，有兩位已經解下了皮帶。駐守在門前。

人們，不，還是說這群餓鬼吧，望着皮帶的面子退後，安靜了，望着那進去的幾位地面兒上的背影，他們倒「藏珍」去了。「藏珍」裡坐着的兩個山東兒，起立相迎，把手裡拿着的甚麼放在桌上。是棋子兒；站在前面的餓鬼幾個眼尖的看清了；並且還看見一個紅眼白毛的耗子鑽出來呢。

本刊各欄，歡迎投稿。投稿人希望  
 不刊時退稿者，請附信封，郵票。



文壇  
隨話

### 不能寫與不敢寫 夫

據說，有些文筆人預感於有些作品題材的嚴重性，而有禍於自己生命的危險，孰是之故，原本認為一篇很好的，值得一寫的題材，終於因為存有懼懼的心理，放下筆，不敢寫了。據說，又有些文筆人現今渡着完全隱避式的生活。不錯，他們確有優秀的文才和豐富的創作經驗，可是他們說在現在這樣時代環境之下寫作，那將會損傷了他們的文名和聲價，於是拋了筆，說不能寫了。

不能寫的是怎樣一種文筆人，不敢寫的是怎樣一種題材呢？他們沒有說知，我們

## 生活的一課

季瘋

我不知未來的生命史真還待我添上幾行，我也不願憑吊脚跟過處麗下的血與汗的斑痕，我現在所玩味着的就是我目前所讀着的生活的一課。

我像一般平凡的人那麼平凡地誕降於這個人間，我像一般平凡的人那麼平凡地生存於這個人間；過去既無所有，將來也許一無所得；就這麼蹣跚地涼涼地走過來，就這麼蹣跚地涼涼地走下去。

現實使我感到空虛，孤獨，厭倦，與憎惡；但猶如彌蓋斯奇羅「我的悲哀是我的歡喜」那樣的話又減輕了我的痛苦，猶如貝多芬「戰勝痛苦而後喜」那樣的話又鼓舞了我的勇氣，而猶如釋迦「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那樣的話又給予我以無限大的歡喜——為此，使我永遠憶念着羅曼羅蘭一生所不斷努力追求着的「與人們之名相當的人們」。

我雖無高爾基那樣偉大的人格與豐富的生命，但我亦不能忍受哭泣，我要生存，我也要活動，我有着孩子般的天真的要望：我要自由的活動與生存！

也不清楚。但仔細一想，也就好像明白了。一點。所謂不敢寫的題材我想大抵即是現在各處所發生的那種事實；那種不能寫的文筆人呢，也即是現今有着熾烈生活希望的一種人而已。

然而，迴避與閃躲將形成一種退縮。自慢與矜持又造成一種狂驕。這兩種歪曲心理的滙流，便削弱了文筆人創作欲念的熱意，結果是減低甚至滅絕了作品的生產，而現出文壇空白的現象了。

這不是一種好現象。真的勇於寫作的文筆人將為寫作而獻身。他將擱掉本身利害的關係，只是奮勉的面對現實，而努力把極佳它，毫不左閃右顧，旁及其他。

我想，不能寫與不敢寫或為某種人的一種藉詞吧。因為這種藉詞總遮掩了他的無能而裝飾出他的偉大來。實際上，他究竟是否能寫出怎樣的偉大來，乃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七月一日)

### 論清高名士 趙天人

文人在人類裡向來是標榜「清高」的，彷彿人而能文，總是與常人不同，古語「士大夫」「君子」，現在的「知識階級」「上流社會」云云都是文人的雅名。文人的外貌當不異於普通人，但走起路行出專來的時候他總似有「清高」兩個無形的字像金印似的刺在臉上，像十二指腸蟲似的伏在肚裡。所以一見其形，徐々然而又「慢條斯理」然的塊頭，那就呼他文人，絕對沒有錯誤。

「清高」是好名辭（註：最近常用有「高級」「兩字代之的」，其中最要的成分是有「高」字。在古人中很有些可以稱之為「清高」的人衍流至今，「清高」還是這個「清高」，標榜「清高」以為「清高」正在他肚裏放着的文人，可就全不一樣。

有所不為正是有所勇為的另一面，惟其對某種事不為才有對某種事勇為的階量。主要的自然是他不屑為與勇為的是哪種事，以定其正邪，但還須細細觀察其是否只有不屑為而沒有勇為，倘然如此，那不屑為便變成不敢為，不能為，什麼也不為了。什麼也不為並不能算是「清高」，嬰兒除飲乳與哭泣外是什麼也不為的；桌子更徹底，他整日只有立在地上，然而這也不是「清高」！

提到文壇，就有許多所謂「清高」的作家呈現於我們眼前。這些作家很有些「清高」脾氣，比如諱談稿費，避免筆仗，且或更進一步鄙夷打筆仗的雙方等。有「清高」得稍微「濁」一點的，肯寫些辯論文字了，但又認定「清高」的規矩，非對手有了某種資格才行，否則又是不屑與辯，怕丟了自己的身分。七月十五日號的本刊編後記上就提著：

「前幾天偶然聽說，你們的文壇隨話，開頭以識者所不齒的北京的報紙上的流氓文學流氓文人為對象，便失算了。」

在作怪料想是毫無問題的。文壇不是戰場，然而文壇却總可以比作一塊園地，若園地乾淨，菜蔬長好，野草固然要拔掉，害蟲固然要搦除，就是屎爛那裏，倘他來要毀植物，我們也無妨捏他在一張紙上，扔出這塊園地之外去的。原因很易明瞭：你以為他醜而不理，他却不因你這不理而覺得出自己的醜來。如是而仍舊作着他的工作，園地就要糟糕。

有所不為自然是好的辦法，我看有所勇為才是真正的人生態度。若是一味的只是不屑為，那就如前面所說，他已經變成不敢為與不能為，倘如有所勇為而必須選擇一下呢，恐怕不能把「破壞的建設」視若無睹吧？更不能再因對象的資格而不屑為吧？作揖而治的朝代從來不曾有過，求民樂太平必須有司理治安的軍隊，文壇也應該有肯於認真的作者不惜得罪而對塵的人事加以攻擊才是。如僅出些秀才與書生，整日天上雲水裡魚，哥撿妹，戀哥的一「清高」下去，那些「流氓文學流氓文人」的發展對於讀者的影響如何，文壇以後更要呈獻一種什麼現象，明眼人是不難推測的。

王夷甫口不言錢的那種「清高」現在並不需要，對一切都不屑為的無能為之士當然也不能藉此得人們的崇敬，文壇上的人們很可以不必沾染上這種習氣，說道什麼器識，現在的文壇缺少有熱氣，敢直言，對是非認真，忌避如仇敵的作者，至於帶有十分之八的酸氣的「清高」作者有沒有的沒關係。

文壇裡永遠不需要仙人隱士，清客串，流氓；最後一項，我想加上一「清高名士」這種上面已經說過的作家吧。

### 滿洲文壇後感(中) 季瘋

「文人善罵」今日於「讀書人」信焉；但「讀書人」罵人而恰是罵了自己，這又重不為善罵了。比如說：某位說是人家的批評盡是「捧與挑」，可是人家的誤揭外子為孫子，他們也居然「挑」出來了；同





假如我不去細想，我記不起不遠千里外我還有着一個故家；假如我不去細想，我記不起我憤憤地在生之旅途上走了二十四個年度。

我青小，我更孤獨；但我濃集於內心的廣漠的友情和羣衆的生命，却助我平定了生活激盪中的激憤。

一切都明瞭了，我卻怕失去我許多不知名的友人。

和着火一般的熱情走出去，和着火一般的熱情走回來；是這熱情弄壞了我的青春，是這熱情又把我沉於死寂的昏睡。

我靠着這一點青春的動力，要用這來慰慰我的生存，要用她來支撐我的理想，就是她讓我既戰地來讀過這生活的一課！

四〇年八月初於新京

### 華英紙上 文筆人像贊

人的「革命戀愛式」的小說「新樂園」的小說，他們也忽然「捧出來了。比如說：某位又引用了某天某雜誌寫新京的文人「座談有紀，談有紀」的話。某位自以爲引用得很聰明；但不知某雜誌所謂「座談有紀」者正指某日命爲「高級娛樂」的某雜誌，所謂「旅行有紀」者正指某雜誌手成爲「高級禮品」的某雜誌（內有什麼北京呀，東京呀的）。

所以有人對於刊物之刊載云：「說人藝術，尚須研究！」

也許「文人相輕」就注定了是我們劣性的名產。但在這「相輕」之中我們也確可開拓那黑暗透視了光明。我們希望這種能揭開每個人陰私的證據，我們希望這種能剖解每個人欺騙的臉譜；同時還不該忘掉了解那點點和立脚點。去像那一味地顯白自己，抹殺人家；抹殺人家，還是爲了顯白自己的英雄，我們不但不能希望，也實在發生同情。

人家都不好；下流至愚；誰有自己好；真善美。某人論「藝文志」同人的態度說「除「藝文志」之外無文藝，除「藝文志」同人之外無文人」此豈諷笑之言說？真的。

如果單單的「藝文志」同人就能肩負起興隆滿洲文學的重任，叫說人都歡歡下，吃飽「太平飯」那豈不是好，但我還不相信「藝文志」同人之心理病態。至於此。

「文學是在作人」，「文學第一，讀還是在於：作人」？作人，作人，這口說雖然比「寫與印」高明了些，因爲我們已知道「寫印」者已有心爲「作人」而「寫印」了。但還有一點懷疑，就是那「火併了友伴，目吞濟文敵，這便是表露了作人？而且……」

七

「爲了大家」，「爲了大家着想」——這罪過！是誰講出了這話？

爲大家幹啥？「大家」本是「通俗」者。

我們文學人早已背了本年的階級了。文學人自不必「爲了大家」自不必「爲了大家着想」因爲那「文學」已成爲「高級娛樂」與「高級禮品」不過我們（我也厚顏算一份）這些階級者還有的不敢同意於我們的考據家的地方的，就是：史之說到「大家」必要云云「在日本」，「日本小說」這真個弄了我們這不懂日文漫到過日本的人兒了。不過，若說是什麼「不景氣」啊，甚至「抄抄」啊，加以日文爲對比，那實在沒有我聽占的地方；可是，祇是到了「大家」兩個字，也有勞我們文化交流使節把大東京播來，這實在使我們「受罪若焉」！就少學這讀的我，知道過去擔任大公報文藝編輯的林徽君便稱爲「大家作家」然而可不是張恨水，或如史之子先生所謂日本的通俗作家者流。那兒，這「大家」兩字該怎樣解釋呢？我總知以張恨水和日本的通俗作家來比較，那難對。而且：「爲了大家」，也就是爲了「通俗」，「爲了大家着想」就是爲了通俗着想，這話講得通？

「爲了大家」，「爲了大家着想」之「大家」其發源自「日本通俗小說」，我們真個敢了。僅僅是這「曖昧已極的兩個字的新語彙」也是沐浴於交流的文化，這真使我們「受罪若焉」！

不要「爲了大家」，不要「爲了大家着想」——可是文學的第一課，還是在於：作人！

八

滿洲，滿洲的風氣很盛，也許因爲太頻繁的關係，大家華人請不到，到了的某次文筆人却和座談會以外的人囁囁私語：我很厭倦；看那某種人正在表現着某種的力量。

一個人狹隘到矜持感情，甚至於矜持身分的程度，事實的作做已成爲孩子般的可笑。

九

偶然在紙上寫了一段題爲「吞一個未面的青年友人」的文章（且叫它文章），於是便有某位先生云：「寫給一個青年？——好大口氣！」自己的文章犯了毛病自己不自

知：什麼是「口氣」我竟說：「一個友人說我犯了口氣」這話真滑稽。實在，我永遠那裏樂於揭開了自己的醜態，也永遠那裏樂於揭開別人的醜態；這也許是因爲我大抵沒有那羅曼巴金爲「低溫的憤熱」的那種作家的高貴感情的緣故。

一個文學者的偉大的生命，全在於那把自己的血肉與身心交給那廣大的羣衆（又是大家）；那使碑碑於形式上是非曲直之辯者，矜持感情，矜持身分，矜持之所及還不出於「朋友的情感」和「門戶的見地」，這種徒爲表現着自己的「學高」的文學者；即使成功，亦不足取，何況未成？

奉天的一個雜誌請新京的某流作家爲「御用文人」宜乎其矜持感情，矜持身分。

十

「讀書人」一投胎就是要把「藝文志」武裝起來；等到她一出世，就震然乎一伸拳磨掌之英雄。新京文壇之壯觀如此。奉天呢；若干月前也曾動過全武行。哈爾濱呢；爲了一點小問題彷彿就要把誰「趕出文壇」。南北兩大都市文壇之壯觀又如此。總之，滿洲文壇之現狀，果然是頗不寂寞！

一種無謂的糾紛，一種無謂的工作，其體弱之因多半是在那些「不必要」的份子的身上。

滿洲文壇之所以不好，或者滿洲文壇將永不能好，這全要歸咎於那些「不必要」的份子；「不知以爲知」地從中擾亂了藝術的陣營；所以藝術不能見發展的信心，藝術的本身也成爲一種沒有靈魂的存在。

我們簡直是無理出反對文壇「打」與「罵」了，因爲更難於文學建設工作的障礙，有時便不能不應用了過分的破壞的手段。因爲我們還願意看那司名官「破壞」的激情就是建設的激情；但那還必得出動於大家（又是大家）的利害關係上，方不爲浪費了那激情。如那斤斤於一人兩人的間的善惡是非之辯，大家是不會予以同情和關心；（難道我們的文學者是如那說相聲的祇爲了博聽主的一樂而已？）





瑙瑪薛愛黎 (Norma Shearer)

在過去瑙瑪薛愛黎是一位極富魅力的電影明星；但自「女人」一片公映後，高聲譽的一切已經不再保持了...

瑙瑪薛愛黎生於一九〇四年八月十日，今年正是她三十五歲的生日；...

雖然瑙瑪薛愛黎在銀幕上是給予我一個極其華麗的典範，但是在她的私生活中，她是一位極其聰慧的主婦...

現在她又活躍於銀幕了；自從她拍完「女人」後，她已獲得大體的讚賞；...

「女人」一片公映後，瑙瑪薛愛黎已獲得了極大的成功；...



劇中主要責任問題的一部影片

重見光明的評價

W. B. Lewis Selzer 著

(施禮)

這是一部以新進明星演出的片子，雖然本片中的配角都是所謂「硬手」的演員；但也不能不說是導演者處理這個複雜劇本的苦心...

這是一部以新進明星演出的片子，雖然本片中的配角都是所謂「硬手」的演員；但也不能不說是導演者處理這個複雜劇本的苦心...

從而走險的一途，但是當他進入一家商店去行搶的時候，他實在沒有了那種勇氣，便又失望地走回家來...

本片的故事就是敘述一個青年因重入獄及出獄後不平的遭遇，把青年問題明顯地描摹出來，更值得注意的並顯示給青年應走路途的部份...

技巧方面的評價 首先提出的就是導演者的手法運用的新奇，在突然，美麗，逼真等情態下，給予觀眾一個清楚而明顯的敘事中心...

上。約超潘出獄，即乘汽車赴車站，導演者不用一個長鏡頭帶汽車的飛跑，而只疊印了汽車開行與火車開行的對照...

在演技方面，配角都已盡了他們底責任，沒有可以評判的地方；現在不妨對約與潘二人略加評語：我們先談及約翰嘉非爾，他有着健全的體魄，有着不平凡的腹部線條...

### 在現實生活中是否需要 戀愛問題的劇本？

李 靈

於男女問題要佔去大部分的時間與精神。幾個人聚集在一起，無論在談着什麼樣的重要問題，却會很偶然會牽到兩性上去；譬如直接的談到本身的戀愛史，或是談到旁人的戀愛問題，說不外是「小陸和小韓到

底是不是嫁了老劉和老紀了？」「小秀不愛大陳，怎麼在一號就要舉行結婚儀式呢？」「你們等誰誰吧！爲了愛，老張和小李一定要拚個你死我活！」——這一切兩性的戀愛問題，便構成了劇本的題材，無論是

戀愛成功，舉行結婚的大團圓結局，或是情場失戀，因而爲情自殺的悲劇結局；採取了這些故事爲劇本的結果，足以影響了青年人的思想與其生活背景。因此我們覺着青年人的生活過程，應該有更高的要求，而且是引導他們一條正確的路；戲劇是引導民衆，教化民衆的；戀愛問題既在劇本中佔據了重要的位置，問題是要劇作家怎樣來運用他底思想來構成大眾需要的劇本？

### 關於檢察官的 上演

吳 郎

厄果來。果戈理的檢察官，是有着世界不朽傑作的令譽的，的確，它擁有最靈敏性格至上情緒的表現，它懷抱着含有眼淚酸痛的哀曲，這諷刺的，喜劇，會感動過世界的劇壇和觀衆的心弦這含有淚的冷喜劇，曾示過其赤裸裸的面首的姿影，作爲一個波瀾的描繪來看，「檢察官」之偉大的情緒，是令人永不會忘記的。

我們當不否認，我們一向是在不接受喜劇的指示的，最低我們接受喜劇的指示不如悲劇來得敏銳，或者是同情，爲此，我們對於「檢察官」之出演，在其演出的意義和接受的意義上看來，已經示出值得檢討的地步，倘如觀者再以純喜劇來鑑賞，演出者又以純喜劇來表演，結果該會產生甚麼樣的影響呢？

是做爲大同劇團純藝術的大公演而演出的「檢察官」，當是值得欣喜的事，因爲這是示給文化界以真實藝術的貢獻，是給飢渴觀衆以清泉的飲料，我們想這是藤川氏的一大貢獻，轉向後的大同劇團當以此爲嚮矢，以藝術良心來動盪着使人戰慄的大時代，請想，如果少了藝術家的藝術團體，其活動該是如何的痛心呢？

在原則上我們願大同劇團緊緊抓住了這「藝術團」而不放鬆，爲藝術而藝術才是我們唯一的信條，才是我們唯一從事的事。

幕上的達夫向鳳凰求愛下跪了，幕下的觀衆鼓掌叫好，幕上達夫竟弄滑稽的姿態，幕下的觀衆又跟着狂喊起來，這現象該說是觀衆大多數是開心，演出者又多少以爲這是純喜劇，因之釀成一種不調和的色彩，（對此我想給觀衆以悲劇的情緒，當能收到多一點的效果）。

在演技上，敢斷言超出歷來公演的成績，在過去給我們以非戲劇的觀感，在檢察官裏給我們以背擊的動感，雖然也有頑固的地方，譬如在幕詞上，有時流於北京調道白的韻味，對白上銜接的太迅速，使觀衆沒理解的功夫，在小動作上顯露每個演員性格的個性，表現得不充分，達夫每個表情都顯得太強硬了，一舉手一投足永是一貫的型態，那兩個巡警進屋總是脫帽鞠躬這都是看來不太順眼的地方。

然而像鄧固扮的縣監督，無論如何也是難得的，五幕自始至終並不會輕率地過，他能把縣監督「自慰於心，不安於心」的矛盾感描寫得極其內心，完全表示在外形他恐懼着檢察官的檢察，但他又自慰着我就是受點賄賂也是很小的「這矛盾，這心情，我們真不知如何形容他好。王人路的官醫院長，這位不聰明又以爲很聰明的醫院長，那種細膩的表情，是值得提起的。王三一的福祿，雖給予他的機會過少，但他的天才和資質，是不容否認的。涵子（鳳凰）那個帶有憧憬着光明的性格，是再合適也沒有，當一切的騙局都明白了以後，她獨自立在門外以暗泣，都是極好的地方。趙剛的達夫，我相信他很吃力，雖然他不願意改換他的表情。

最予人以美感的，便是達夫和鳳凰癡癡的特寫，那真是一幕很精彩的鏡頭，最予

人以深感的，第五幕終場時的狂笑，這癡癡狂笑，像山風的怒吼，這笑着把一切的諷刺都洩出來了，然而觀衆並不理解，最予人以同情的是一個騙局已然明瞭，縣監督狂喊着「我的魂呢？我的魂呢？」那種一切都空虛，一切都滅亡的張望情緒，是使人悲哀的，最予人以悲憤的是木匠的老婆（馬雪琴）和達夫的陳訴，這能代表了少人的心曲呢？最後是達夫的醉語，也是很完善的一個場面。

倘過甚苛求一點，達夫第四幕下場，迷戀電影明星的姿態，無論如何要看不出是自滿的幸運者之神氣，則是錯誤的，行賄賂的一貫恐懼畏懼的表情，也應當調換的。總之諷刺的喜劇，最容易表演得過火，但過火則難收原作之功能了。我們閉着眼睛，去冥思索着這些已經在時代裏死去的東西！

### 四

還談一點其他舞臺上的條件吧。照明的效果很好，最令人迷戀的是日暮，黃昏幾個在後面的燈光，然而在第二幕的旅店裏，則是不很調整的印象，忽而明，忽而暗，極不統一，究竟是表出甚麼時刻呢？

裝置是一幅生動的圖畫，（在第一，三，四，五，）但爲甚麼會懸掛了那麼一張很大軍人的像片呢？倘如僅是爲了第三幕所說的一比他的官還大呢！的一句臺詞，則未免太蛇足了。

這這樣的一知半解，以此獻給轉向後的大同劇團，和看過檢察官的觀衆！本文寫完於山田先生使我的，因之印着到此文不於於劇團推廣而實實即進之。日日

我們不防翻一下歐美劇作家的劇本，對於兩性問題，都提出很嚴重的注意，譬如：易卜生的「娜拉」他在盡量地發揮着愛情與家庭的責任奪去了婦女們的靈魂與獨立人格的悲哀，所以他使娜拉大聲疾呼要婦女奪回自己這同樣最基本的要件說「我是一個人，同你一樣——或至少我應該這樣造成我自己。」又譬如蕭爾第（Paul Cerdan）的劇本「愛」，在盡量地發揮着結婚後的三角問題；劇情是敘述一對夫婦很快樂的到鄉間去避暑，鄰人愛丁夫人，她爲了忠於丈夫便把這事告訴了他，但是丈夫並不干涉妻子的自由；因此她心中雖以鄰人可愛，但是對於丈夫的感情並未稍減，劇中着重描寫鄰人愛丁夫人後的情感；問題的中心在注意於夫人是否因愛鄰人而離開了她底丈夫？但劇作者很明瞭的告訴妳：「不能！」

至此，我們對劇作家有更寬的企求，那就是除掉加強劇本的創作運動外，對解決兩性問題的題材，更要確切的表現出來，重新提起易卜生的問題劇，把兩類生活的疑問，都予以正確切實的答案，使他們都很快樂的活潑。

這並不算是誇張的期待，爲了戲劇的感動與熏陶，青年人底確是要直接地受其影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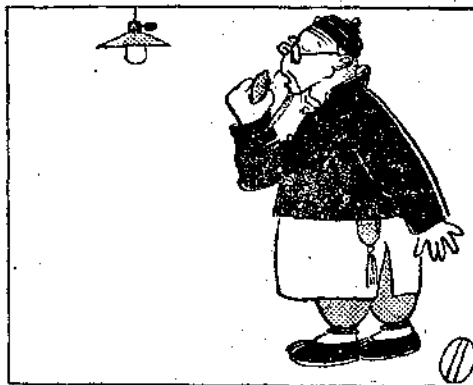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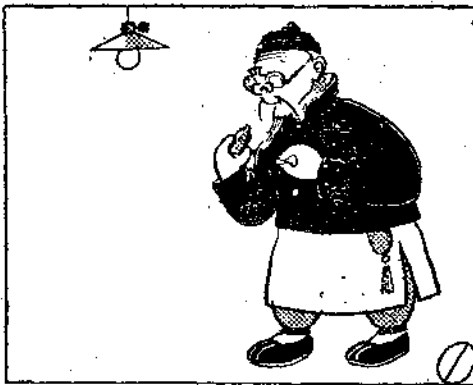
• 周 作 牛 • 煙 鼻 嗅 (五)



吻在銀幕

紅 宮

「吻」，在中國的舊社會上，視為神祕的一事，甚至視為男女間曖昧的表示，倘是在大庭廣眾之間，實行接「吻」，必被一般人所認為無耻，有傷風化。歐美各國，却無此觀念。「吻」，是社交上的一幕，稱為自由之邦的美國，更不把「吻」以為重要，社會交際所必備，但是也很有界限與分寸，夫婦之「吻」，情人之「吻」，與



父母之「吻」，朋友之「吻」，所有的動作，都有嚴厲的分別，生長在美國的人，可以一望而知，他們的接「吻」，是何種程度，只是銀幕上，因了表演逼真起見，不能不越出範圍，銀幕上的明星們，對此也無從分別，為藝術而犧牲的一句口號，便因此而生。

在影片中，男女明星的接「吻」，自是不可避免，尤其是愛情片，銀幕情侶的互「吻」，必須熱烈而逼真，平時，決不能為此，從事於電影事業的明星們，對於這一點，都極明瞭，他們在上銀幕的接「吻」，有許多顯露是藝術上的表現，並不能代表愛情。但也有借了銀幕來發揮的明星，解除他們內心的苦悶。好萊塢的愛情，最是兒戲，這是世界所公認，所以如此的兒戲，原因就是銀幕上接「吻」太多，超過了愛情的程度，一個著名的女明星，在銀幕上，被男明星所擁抱而接「吻」的，人數之多，有時難以統計，她們把接「吻」視為極平常的動作，她們便很難得到感情的衝動，自然把愛情視為平淡無奇，反之，她們容易受到衝動，愛情當然不能專一，結婚與離婚，便層出不窮而認為無足輕重了。

在許多的影片，結束的一幕，是男女主角的互吻。在某一時代，這時影片尚沒有風行，美國製片家，對於影片，曾下一番研究，覺得觀眾對於銀幕上接吻鏡頭，感到相當興趣，所以每一影片接吻鏡頭的攝製，異常的鄭重，所佔的時間既長鏡頭的角度又極適當，甚至在接吻時，以特寫來顯示，使接吻的動作，妙曼而清晰，影片中接吻鏡頭最長的一幕曾有七分半鐘的記錄，神祕女明星露波且有以「吻」為題名的一部影片，深得觀眾的讚美這時銀幕上的「吻」，可說是為任何一面所注意，每一個明星，對於「吻」的美觀，不惜以很精密的研究來求合於銀幕理想，因此大明星在銀幕上的一吻，很能吸引觀眾，而使影迷們迷戀。到了現在，却已逐漸的不同了，前代在銀幕上的狂吻，已不常見到，吻的時間，也縮短，難得見着銀幕上吻的鏡頭，有一分鐘的時間，便是吻的特寫，也不復成為影片中的重要鏡頭了。

話劇 怎樣表演笑和哭? (九)

在人類日常的生活，在任何一個場合中都可以有笑的表现；好像人類對於笑時姿態，已經是特別熟了，說笑馬上就可以笑；可是哭呢？却是在日常生活中很少遇到的事，如非悲哀時，總是哭不出來。同時，人們都以為哭是害羞的，只有偷之的在抹淚，沒有在許多人之間而哭的；那末

☆ 半月影事小記 ☆

李維年來領主演第一片為「梁紅玉」由田代導演，梅蘭芳領演。  
新華場小仲之新作名為「卓文君」。又該公司之「新編夜雨」已開拍。  
華聯出品而由李維年領演的「關世音」及新華華聖堂梅蘭芳領演的「雙雙蓮」在公映中。  
德國製美國影片多是反納粹的煽情所以由八月十五日禁止美國影片在德放映，同時挪威，丹麥，荷蘭，比利時及法國等國亦均實行。更有意大利交涉在國內禁止其影片云。  
賈波林反納粹的「獨裁者」於八月十六日完成。

一個優秀的話劇演員，應該是熱烈的把悲哀的情感漸漸地加重起來；唯一的心情就是悲哀，那麼你便可以抓住了觀眾的心靈；甚或是放一種悲聲，或是攪着愛人哭，只需在聲音上有一個訓練，便能感動觀眾。但是笑就難了，這理由就是因為人類對笑太習慣了，反而不能制裁牠。研究一下笑的姿態，比哭要複雜得多！  
瀟灑的笑；冷笑；譏笑；苦笑；狂笑；強笑；以及一切複雜心理表現的笑。  
莎士比亞和托爾斯泰的名劇，往往讓一個演員時而哭時而笑，這是一個優秀舞臺演員所能勝任的；如果你比較起來，自然還是笑比哭難；因為表演哭的心情是單純的悲哀，很自然地聲音變成啞聲，眼淚也隨着落下來了；然而笑是哭的互進一步的表現，是含有複雜心情的表演。  
為了觀眾也是習慣於笑的，假如演員表演笑的時候比較勉強；觀眾一定會很清楚的看明白；可見笑是不能馬虎的；而且表演笑的時候，要氣力足，不能顯出疲弱，哭自然可以有疲弱的，越疲弱越有力量，很容易表演。  
演員們怕哭的心情，應該取消，更需要確切地研究一下笑的表演吧！





「狗」——「老虎」與「狗」

紀 封

看了夏萊君的「老虎」我很悲哀；可道不祇是傷悼「老虎」那樣的狗悲劇的結局；而我是嘆惜着社會上所謂的人正演着和老虎相同的悲劇。我們不非笑獸類的獸性的愚蠢，我們却痛感人類的人性的喪失。

是可憐的呢？是可同情的呢？是可憎惡的呢？

我們看：「這任的老虎，長了死了。不是病死，不是老死，也不是自殺，是死在出牠思想之外，被牠的主人，用了一顆子彈殺了。」

可憐的老虎，牠雖然執着「忠義的天性」而會「忠心耿耿地守護着主人所遺下的廣大的家園」牠雖然不是「心性比人類還和平良善從不會去醫藥一個牠所認為和平良

善的人」。可是他終是給了村人們一個可怕的不滅的印象，直到今日的現在；而且牠終不免「被愛牠的主人，用繩子縊死」了！「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這是奴隸的道德。」好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這是奴隸的命運。是「是」呢？是「不是」呢？是「幸」呢？是「不幸」呢？……

總以為「忠實」便可換得主人的信任，他總以為「馴順」便可討取養養者的歡心；牠想忠實地永為奴隸，牠想馴順地永被養養。牠更不知道會有這一天，「主人」的手裡，拿着一條繩子，又拿着一個「狗頭」，而「狗」的全身，又拿着一個「狗頭」，而「狗」的全身，又拿着一個「狗頭」，而「狗」的全身，又拿着一個「狗頭」……

碗粥，便感到生命的滿足了——因為牠們是「狗」！對於那奴隸的道德，我們覺得憎惡；對於那奴隸的命運，我們覺得可憐；而對於如牠那樣的先天的無知與無能又不覺地而同情了。可是我們看那演着和老虎相同的悲劇的聰明而不滅於人類的動物呢？我想起「金狗」中的一句話：「你究竟算不算是人呢？」當一個生物牠（或他）喪失了自由與獨立的生命，牠雖在生存實則已猶如滅亡了。

收到另種的成功也未可知。其次：假如我們不同感那奴隸的道德而且我們想拯救奴隸的命運的話！則我們所希望於作者意識的傳達者，就是「該怎樣表現老虎的愚蠢與可憐，而不賞譽牠的忠義」因為那樣才不致祇是沾染給我們一點感傷的情調，因為那樣才能顯示奴隸的新出路，因為那樣才可以救奴隸的沈淪的靈魂。這我要告個罪：就是一個小說作者在寫實工夫之外不妨撒點謊，因為那樣才能收到攝影以上的成功。

本刊

# 個人漫畫展

第二期——連續漫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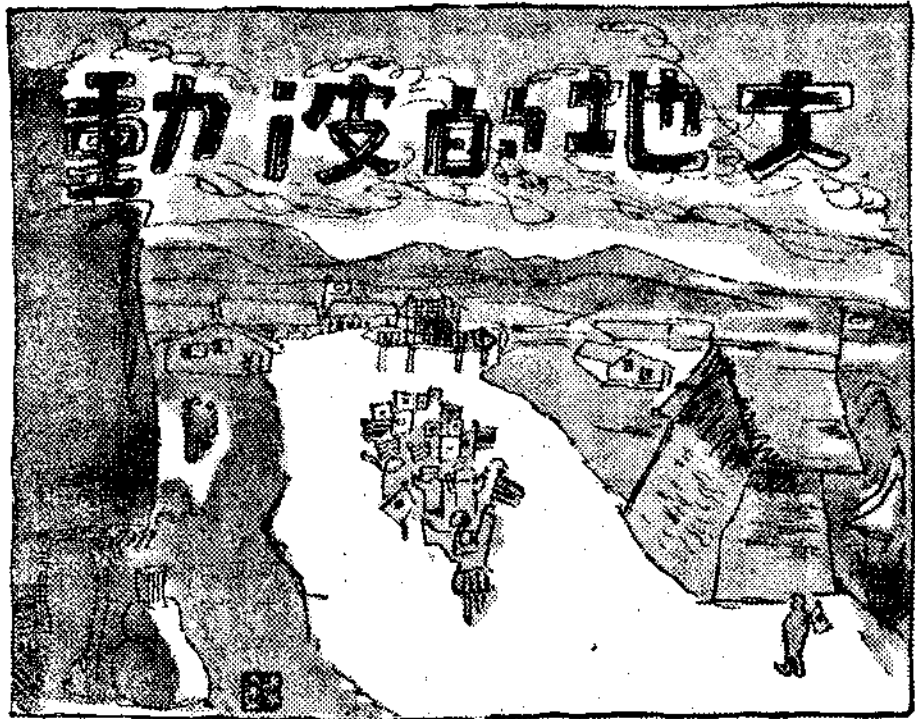
素描

徵稿啟事

**徵稿簡章**

- 一、作品限四幅連續漫畫一張（比例大小為本刊一頁二分之一）單幅漫畫素描一幅（比例大小同前）。題材隨意。毛筆，鋼筆，鉛筆畫均可，但不可用藍墨水及淡鉛筆。
- 二、收稿至本年十一月底截止。
- 三、明年一月一日新年號起，陸續發表，每人刊一期，為之關一專頁。
- 四、凡經錄取發表者，給與稿酬二十元。
- 五、全部發表後，由本社聘請專家選拔優秀者三人，對之再由本社贈與紀念品（關於聘請之專家及贈與之紀念品，另行發表）。
- 六、作品錄取後，版權為本社所有。
- 七、不錄取稿，凡附足郵票者均退還。
- 八、來稿須寫清真實姓名及詳細通訊地址。
- 九、稿寄「大阪市大阪每日新聞社華文每日編輯處」收，函外朱書「個人漫畫展徵稿件」。

本刊第一次徵募長篇小說當選正選



田 王 (二十)  
金 鍊 畫 郎 作

第五章

×縣城的街上，飄蕩着鮮明的太陽旗和五色旗。  
中世紀式的兼作望樓和刁堡的古色蒼然的磚城門下，走進來一隊手執紙旗的小學生。  
城壁上，「抗戰建國」「滅絕漢奸」的標語早已塗掉了，重新閃耀着「中日提携」「東  
亞和平」的標語。

小學生的隊伍，默々地走在街上。他們的小々的脚步，微々掀起着土屑。  
九月的陽光，依然暖地和照着。商舖，專心於營生，陰溝板上，走着行人：一切都十  
分靜。

在一條街的轉角，小學生隊尾，一個小女孩，忽然揚起手裏的紙旗，搖晃着喊道：  
「爹！爹！」  
路旁一個低頭走路的人，迷惑地向這邊窺望。終於，笨重地走過來，趕上小學生的隊

伍，摸他女兒的頭。

小女孩隨隊走掉了。他怔々地站一會，然後又繼續他頹唐的散步。  
他本來是一位肥碩體壯，不知道憂愁的紳士，現在却顯得消瘦了。昔日油光閃亮的面  
龐，也罩上了灰暗的顏色。

他如今的樣子，和十幾年來都能自覺滿足，有着誇與自尊的德性，雖然頗有不能相  
符的地方，但是如果街上的商民和行人，能够注意一下他的面容，立刻就會記起這仍然  
是一位德高望重，為地方明瞭化，中日親善緊密化，盡過忠誠的人。

這位萎靡的紳士，負着過去的光榮，悄然地走着。  
他今天穿一件嶄新的旗袍和黑呢絨的馬褂。手裏照例地拿着手杖。衣服的貴重，彷彿  
能給他維持住相當的威嚴。

他謹慎地走着。不過，陰溝板上是這樣擁擠，常要使他給許多魯莽污穢的人們讓路，  
無形損失掉無限的尊貴。他竭力不擡起眼睛，以保持自己的端莊。然而，他的心情終於  
不能振發起來了，而且無數亂麻般的思想，永久纏繞着他。

「我平日儘結下冤仇了嗎？我從來的德望，怎麼的了？為什麼大家都憎惡我，都造我的  
謠言？說我吞食復與地面的公款，說我兒子到國兵黨軍隊裏去從了軍，……這都是些無  
根的捏造，有意的毀謗呵！」

他一邊走，一邊憤然地想。  
「身居首席，處一縣治安領袖的地位，能不交際活動，揮霍一點麼？這筆費還得從自己  
腰包裏向外掏麼？天下竟有那樣的傻瓜麼？原先做官的人，都有例子呵！為什麼臨我的  
頭上，就出錯了？這完全是命運！」

他下意识地用手杖敲了一下陰溝板。  
「健生那小子，一個不懂事故的孩子，他從軍去能有什麼力量？並且，父子政見不同，  
各據一黨，互相抗爭的事，古今東西也不乏其人呵！是能成爲攻擊我的理由嗎？總之，  
他們是想奪我的位置，我濟々楚々地曉得。一番爲虎作倀的豬糞！」

他在心狠毒地罵着他的敵人。  
「但是，健生戰死的消息，已經傳遍全城，沒人不知道呀？死亡的人，還能算數嗎？有  
抗日意識的無道之子已經不在人世，還能把他當作口實來攻擊我嗎？還不讓我爲復興中  
國，更新斯民的理想盡一份義務嗎？爲什麼，必得要攔奪我治安維持會長的頭銜呢？這  
完全是爲了侮辱我！……」

他走着，腦漿沉重而且昏痛。  
他從來都是樂觀而且暢快，現在竟變得這樣愁傷。彷彿一個敢怒而不敢言的小卒，心  
裏藏滿積憤和不平，却無從發放。他的胸口堵塞，鬱悶的毒氣，使他暈眩。  
眼鏡掛在鼻樑上。紙帽隨着他的思想而振動着。因爲每當他的思索歸結了一小段落，  
達到某個節目，他必更激動一下他肥大的頭。

在許多的敵人裏，他最憤恨那個年青的楊翻譯官。始終和自己不睦，不接受自己的奉  
承與恭維。有不少次，竟敢當面指責自己的錯誤。  
那次，日本宜撫官勃然發怒，惹得自己受到嚴酷的申斥，也無非都是楊翻譯官在背後  
進的讒言。而且，歸根結底，自己的位置，也都是被他一個人給弄掉的。

那個朝鮮人的翻譯官也不肯出力了。  
想到這，他深々地後悔：爲什麼當初一時氣短，看輕了那個女宜撫員張秀瓏呢？假如  
不得罪她，楊翻譯官也不至於和自己做對吧。

「什麼事都要在女人身上！這女淫婦！」  
他每想起來，就不禁要這樣咒罵幾句。

縣長夢，如今已經褪色了。爲時勢的挫折所沖淡，也不得不甘心放棄了。

有的人竟忠告自己說：「你失掉治安維持會長的職分，並不算吃虧的。你滿可以隱居退避，明哲保身吧！這種時局，還是不顯身手的好。這次，你也算非常幸運哪！如果不仗你從來老誠穩重的態度，人家一定把你逮捕監禁起來了。由這種條件來說，你很有被人疑爲暗中與重慶政府互相聯絡的可能。那時，你的性命都難保。」這些話，乍聽來也並非沒有一面的真理。然而，歸其實都是別人用以哄騙欺瞞自己的巧語。

自己已經隱居許多年了，彷彿一塊「擺置而廢」的美玉似地隱居許多年了。如今在王道新，古聖賢理想的新邦之下，不恰是自己「求善價而沽」的時機嗎？

誰不願意高官厚賞，錦繡還鄉呢？但，時運既衰，竟成變這樣秋風落葉了！不過，他並不灰心，仍然懷一線最後的希望。

政界失意的人，原可以有一點在野的教化事業。並且，新社會的性質，又是政府精神的母體，和政府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機關。領導民衆，教化群衆，輔佐宣撫，對於新中國國家意識的再建，以期達成大亞細亞主義最終的目標，新社會的責任是異常重大的，如果不有一位滿腹經綸，德高望重的人物去就任會長，一定不會得到圓滿的成功。然而，在本城裏，除却他自己還有誰勝任呢？

關於這一點，他頗有自信。而且，本想在家庭靜候，等當地要人三顧茅廬，而後快話出山。不過時機不比從前，他的自信也不能不稍現動搖。於是，他抱着奔走遊說的主義，出來爲自身斡旋了。

然而，今天第一次，就遭到了不吉的預兆。現在本城的日本官憲官已經調換，翻譯官也是新來的。當他聽到這消息之後，真是喜不勝喜。以他過去的功績，首次整治地方的勳勞者的資格，滿可以獲得這位新官憲官的青睞。

所以，他懷着滿腔熱血，首先去拜訪這位官員。不幸的是，宣撫官今天外出。高傲的僕役，竟不肯收下他的名刺。因爲不懂日語，爲門衛的兵士所誤解，險些挨個耳光，真是倒楣。

他完全癱瘓了。今天究竟是什麼日子呢？街上爲什麼掛着中日兩國的國旗？他擡起頭來，茫然自失地擡頭看了一下街道。

他想：到什麼地方去好呢？到什麼地方去發洩一下自己的鬱氣呢？可惜，連一個知心的朋友都沒有，他是孤獨的。

聽之，今天的先頭不好，不能再訪其他的要人。那麼，還是回家吧！於是，他調轉腳踵，走向了回家的路。

走進二道街口時，小梅從後邊跑過來了，手裏還拿着方纔那面紙旗。

「怎麼這就早回來啦？」

王綱老爺問他的女兒。

「學校下午放假了。上火車站去接新縣長回來，大家都走累啦！」小梅說。

「方纔你們排隊在街上走，就是去接縣長來當嗎？」

「是。」

王綱老爺有些昏眩。他的縣長的夢，是整個地，可憐地破碎了。

有時暗夜自思，也許上司用的是欲擒先縱的手法，爲了自己功高才大，要擇昇爲縣長，纔先免治維會長之職的。但，這奇蹟的想頭，不再發生效用了。

他有多麼消息閉塞呵！這樣一件大事，竟沒有誰來通知他，使他預先考慮一下適宜的措置。新縣長到來，不去迎接，這當然是失禮的事。而且，爲了謀得新社會會長的地位，怎能不竭力逢迎，以得新縣長的歡心呢？

他不覺感到一重懊惱和惶惑。憤憤地咒罵着他舊日的部下，竟沒有一個肯關心他們的故主。真是一群無良心的忘恩者！他無好氣地拉小梅的手，走向家去。

平素清靜，沒有許多行人的二道街，今天却在一處聚集了一群男人，婦女和孩子。他們圍攔成一個密集的圈。

這定是看要猴子的，再不就是看唱「扁擔戲」的。王綱老爺想；而且立刻震怒了。因爲人群正圍在他公館的門前。這群無知，無禮節的街民，實在必須受點教訓了。

他怒沖沖地提起手杖，大踏步走去。小梅祇得跑着，跟上他。

人群散開，有一條路給王綱老爺讓出來了。人們都避開，用好奇的眼光看着他。竄在大人腿底下的孩子們，也開始老鼠似地活動着眼睛，彷彿在等一齣新戲出場似的神情。

人群中，做爲人們矚目對象的女人，仍在無感覺地繼續她自己的動作。

她頭髮蓬鬆，臉上印着無數自己用手爪抓破的傷痕，幽靈般奇異，妖嬈般犀銳的雙睛，透過披垂的髮絲，向各處無定地，使人戰慄地睜視着。

褲子上撕裂許多破洞，裸露出皮膚。跳着汚黑的足，用奇妙的步法在路上往復地蹀躞。兩手胡亂地揮舞，在空中畫出不能了解的角度。

「……我的兒子……他是好漢哪！我沒白養一回呀！……你們看，從我這裏也能畫出那樣的好漢哪！」

於是，她張開兩股，掬一下給大家看。人們禁不住笑的衝動了，孩子們格格地發出聲。

王綱老爺渾身顫慄，臉色由紫而白，由白而紫，他無所措手足了。這些圍觀的人，對於他是莫大的威脅和侮辱。如果有手鎗，他決定把他們都一齊射殺掉。

「快把媽拉回家去吧！」

小梅扯動他父親的手，害怕地說。

「……你這老賊！你上黃泉去把我兒子給我……找回來……你把他的魂給我請回來！……不然，我跟你拚命！……你這老東西，老不是人！……」

她可怕地露出牙齒，呵地裂着嘴角彷彿在冷笑，從喉嚨裏響出破瓦似的喊聲。

「媽！媽！」

小梅嚇得失神地叫着，因爲她看見她母親狂猛地伸出手爪，撲向了她的父親。

王綱老爺，趁機使出絕望的力量，夾起她的發瘋的太太，拖拉地強帶進院裏去了。

瘋狂的王太太，掙扎着，用非人的凄涼的聲音喊道：「要殺人了！要殺人了！」

小梅哭泣着，從街上拾起父親落掉的手杖，跟進了院裏。

街上的人群，彷彿很無聊地，乏味地走散了。

「想不到王會長的末路，竟和家人散人亡差不多哩！」

「什麼都是運氣，報應呵！」

「……你青年人說話別太刻薄！」





瘋瘋的這樣輕易，彷彿一個人爲風一吹就白了頭髮似的。

這是他們歸去路上的雜語。

「……………」

王網老爺喘噓着，把瘋狂的太太推進她的監房，然後把門鎖了。

監房——原先王網老爺和王太太的臥房——裏，異常昏暗，有如一所暗黑的地獄。牆角躺着玻璃的碎塊——座鏡的碎屍，糞的小堆；地磚上浸潤着尿水的河流。

窗外面釘有厚的木柄，屋門上鑲着粗的木格柵。格柵中間，留有一個小洞，可以遞進飯食的碗類。同時，格柵是唯一換氣的樞紐，從裏面洩出黴爛似的排泄的氣味，由外面再透進去一絲空氣。

自從縣內流傳王會長兒子王健生在某地戰死的消息，第一次傳入王太太的耳裏，她就瘋了。

她瘋的是這樣輕易，彷彿一個人爲風一吹就白了頭髮似地。她一聽到自己兒子的死訊，當時就瘋了。

她的長期的思念和憂慮，使她的痛苦變得那樣深，感情變得那樣脆弱，簡直經不起那過於沉重，悲慘的打擊。

她的瘋，幾乎有一個月以上了。差不多是和王網老爺官場的不幸，同時發生的事。她無時不亢奮，無時不狂亂地呼喊。她破壞一切，詛咒一切。她的精神，因爲愛子的喪失，而得不到健康的恢復了。

王網老爺，爲了怕她在家裏亂鬧，發生意外；或者跑到街上，污損自己的名譽；便把她監禁了起來。

監房的防範格式，都是由王網老爺計畫的。她自己絕對逃脫不出來。

「你爲什麼讓那瘋婆跑出去，你是死人嗎？你！」

在街民面前受到不可洗刷的辱沒的王網老爺，帶着猙獰的臉相，走進西屋，凶猛地喊着，恨不一口吞食掉柔弱無知的娘姨。

娘姨羞白着臉，彷彿已經預料要來的災難似地默坐着，畏縮着。

「你爲什麼不出聲！鑰匙不是交給你啦嗎？難道說鬼給她開的鎖嗎？你說呀，你這賤婦。」

王網老爺盛怒地逼問着。

「太太招呼我，說她要出來拉屎。我說老爺不准開門，太太又說她早就好了，她沒瘋。在屋裏拉屎太臭……娘姨用低微的聲音，斷斷續續地說，以後我就把門開……」

「你放屁！你這賤人！拉屎，還叫跑出門去嗎？你爲什麼不把她拉回來，叫她在大街上亂吵亂嚷？」

王網老爺舉起手杖，拍地打在娘姨的肩背上。

「你這不要臉的小老婆，壞良心的！你明明是故意把瘋婆放出去給我丟醜！……」

王網老爺苦臉地責罵着。他的受到創傷的自尊心，無法恢復了。他不能安靜……

「太太從屋裏走出，就跑大門外去了。我去拉一回，還叫太太給幾個嘴巴，罵我是蠢漢精……再有，你看我這肚子，我能跟太太撕纏得動嗎？我連走都費勁……！」

娘姨黯然地擱着鼻子。她離產期已經不遠了。下腹像一座小丘似地在長衫底下圓突着。

王網老爺銷沈地坐在椅子上，厭着已經停止哭泣又開始總衣的娘姨的肚子。不時惡狠狠地吐一口痰，表示他的卑鄙和憎惡的感情。

方纔的震怒和激昂消逝了，代替着變來另一種煩惱。

這煩惱，已經有很長的期間，深刻地潛伏在他的心上。

他想：如果娘姨生產的消息，被人傳出去，弄得滿城風雨，議論沸騰，可怎樣好呢？人們恐怕不止於譏諷和嘲笑吧！姦污女僕，人面獸行，……這些字眼，對於有學問，有德行，有希望的自己，是多麼不恰而且毒辣呵！

他髮膚慄然了。

他的眼光又落在娘姨的肚子上。因為她坐在炕沿邊，肚子顯得更圓更大。

真是多麼醜惡的肚子呵！災禍的源泉！他恨不得奔上前去一拳給她打陷……

他因這思想而悸動了。

起初，祇是拿她當酒餘飯後的點心，開胃口，誰叫她真的不知羞恥，懷起孕來的呢？

王綱老爺不平地，悉怒地想道：

如果她覺到卑污，自尋短見；自己也可以卸責了。她却貪生，沒有廉恥，彷彿並不知道報慚。

所以，王綱老爺的痛苦是深的。

他脫掉自己貴重的衣裳，換上了便服。點一煤爐，鑿鑿磨兩道粗眉，眼珠在眼鏡後面發直地瞪着……他在沈思。

小梅屋裏屋外地徘徊着。

她的小心窺失却了歸趨，突如失神了似地各處踱走。她沒有一個小伴侶，小朋友，從學校回到家來，就像落在了冰窟裏。誰也不跟她說話。母親瘋了，她不敢走近那木格門。

透過木格柵，看見母親的黑髮蓬散，妖怪似的大頭，或者看見母親幽靈般地返復地跳竄，驚走，她便嚇得不敢呼吸，悄々地躲開。

偶然瞥到母親青蒼的面孔，接觸到那奇異的眼光，她總是恐怖得哭起來的。

有一次，母親從木格柵裏伸出五隻細嫩癯瘦灰白的手指，擺動着，用悽切的聲音招呼道：

「小梅！小梅！」

她竟顫抖着，不敢走近前去摸一摸那手指，也不敢答應一聲。終於，她瘋狂的母親，失望地嘆着，縮回了手指。

時常，她也大着膽子，站在外間屋的門闕上墊高了身子，向陰暗的監房裏望。看見她母親孤獨地坐在炕沿上，邊向牆壁望着——壁上的掛畫，已經為她母親撕毀了——邊從怔忡的眼睛裏流下淚來，淚珠跌落在黑暗中。

於是，她便悲痛地想：母親因為什麼永久傷心呢？母親瘋了，真的瘋了！母親變得可怕了！但是，人為什麼會瘋呢？

最後，她斷定大概是父親把母親打瘋了。聽到哥哥戰死的那一天，母親拼命地和父親爭吵，說父親把哥哥斷送了，如果早些去找，哥哥還會回來的……那時，父親惡狠狠地打了母親一頓，母親就瘋了。

母親瘋了以後，父親就公然和娘姨在一起睡覺了。這叫母親知道，不更該傷心嗎？她不喜歡娘姨，她和娘姨反目，賭氣……但，她不敢太顯出來，怕父親揍她。

她在院裏站着。秋天的太陽照着地。

用手撥弄一下窗邊的泥土，也無心做土丘玩了。泥土已經不像夏日那樣溫熱。

讓到門樓外，向街上睜々，也沒有意思。

門口的響鈴，不知為什麼總也不來站鈴了。

走回屋裏，向娘姨說道：

「我餓了！還不吃飯嗎？」

娘姨帶着她的大的肚腹，笨重地，鵝似地撇着兩隻脚，走進了廚房。

飯做好時，先伺候王綱老爺和小梅在西屋裏用飯。然後，用兩隻可以穿過木格柵的瓷碗，盛上飯菜，給瘋狂的王太太端了去。

瘋狂的王太太，臉上掛着奇怪的笑容，從炕上立起身來。彷彿野獸接近了牠的獲得物時似地，眼睛閃着光……

她走近木格門邊，從裏面異常敏捷地接過去兩隻碗。於是，用閃電般地動作，又把兩隻碗一齊擲回來。

飯碗落在木格上，摔落掉自己屋裏跌碎了。瓷碗飛過木格，正擊中娘姨的臉孔。娘姨驚悸地發出了喊聲……

菜湯不十分熱，不會燙傷。祇是額角為瓷碗碎片所劃破，血在流着。

瘋狂的王太太，滿足地狂笑了。笑聲裏藏滿辛酸，悲愴，瘋狂的調子，衝擊人的神經。

她又俯身從屋裏地下拾起飯碗的碎塊，投擲出去，擲在西屋的門上，敲碎了門玻璃。

她的笑聲更大了。

小梅在西屋裏，恐懼得躲到炕角去，用被蒙住了身子。王綱老爺也因此吃不好飯了。

他却不和瘋人去發怒。

給瘋太太的飯食，起初還是由娘姨送進屋裏去。後來，王綱老爺怕她趁隙出來，便吩咐由門洞遞。瘋人有時來取，有時不來理。無論怎樣招呼，她也面牆坐着，宛如沒聽見。那時，祇好讓她挨餓了。

今天，意外地，她竟把飯食當作了武器。

頹喪的娘姨，已經洗過了臉。胸前的衣裳上，沾污着菜油的斑點。她默々地並不抱怨誰一句。

近來，隨着王綱老爺家的種々變故，她受到許多份外的折磨。尤其臨產的痛苦，使她消瘦，憂鬱下來，年青的面龐，已經罩上了初老的陰影。

「太太，飯菜不如你的意嗎？你儘管說，下次我給你好點做……」

娘姨離木格門遠遠地站着，向太太賠罪了。

瘋狂的王太太，彷彿不會聽懂她的話，停止了笑，以一種異常寧靜的眼光，打量着娘姨：從頭上到腳下。

娘姨十分難堪地站着，宛如有什麼不祥的事情要發生了。

瘋人的眼光，落在娘姨的肚腹上時，變得犀銳起來；表情變得更奇異了。她露出牙齒：

「……你是誰呀？你這小老婆？你的肚子大了！……那是我的兒子呀！我死去的兒子，在你肚裏下生了！……好哇，你這小老婆，給我送兒子來啦……你快從裏掏出來吧！那是我的兒子呀！我兒子的魂靈又托生啦！……你看，你的肚子睜我都笑啦。他在肚裏就認識媽了！……你不是他的媽，我纔是他的真媽哪！……」

瘋太太又狂笑了。兩手攔住木格柵，猛烈地震撼它。

娘姨奔回西屋，伏在炕上，嗚咽地哭了。

瘋人的不吉的咒語，是這樣刺痛她的心，使她覺得有滿腹說不出的悲哀，堵塞住胸口。她恐怖而且憂傷。

如果不是懷了孕，她早就可以離開這陰慘的家庭。到哪裏，還不是給人雇工呢？

不幸，肚子一天比一天鼓起，她能上哪裏去呢？

「……你別跑呀！你想把我的兒子拐走嗎？那我可不能答應你！……你回來呀！我歇着你的肚子，我就樂了！……你沒聽見嗎？你真想跑嗎？……好，等我用刀去割開你的肚皮，拿出我的兒子，你再跑……」

媳姨猛力用手蒙住耳朵。她不能再聽，她的心要炸裂了。

夜裏。  
小梅在炕梢睡熟了。  
王綱老爺，由於習慣，照例起了一點性的衝動。  
媳姨呼吸不勻地哀懇着：  
「不行啊！肚子的發疼了！……」

但，王綱老爺並不願意顧慮這些。把事情做完，就呼喚打起鼾來。  
媳姨哀傷地不能成眠，鼻尖酸酸地，彷彿要流淚的情緒。

「孩子生下來以後，半年以內自己不會有脫出去的希望的，第一自己也沒有能力養活他呀！……孩子是姑娘呢？還是小子呢？」她躺在枕頭上，痛苦地思索着。……將來孩子長大了，會是什麼樣子呢？跟自己好呢？還是不好呢？他不會厭惡這個私生子的媽媽？……那時，也許能找一個適當的男人，同自己結婚呢？……結了婚，男人若是虐待自己的孩子呢？……還是不結婚好嗎？……王綱老爺打算叫自己永久給他當媳姨嗎？……再不，把自己當姨太太娶過來嗎？不！這是不可能的！絕對不可能的！……但是，王綱老爺為什麼不帶自己出去呢？……」



王綱老爺，站在房簷下，目送梁村長急急地走出大門。

一些遙遙的，逼近的，苦汁似的思想，源源不斷地滾動着，浮蕩着，使她的腦筋漲痛了。

她聽見了那太太的破瓦般的笑聲；看見了長髮蓬鬆的頭，站在她的面前，手裏持一把亮晃晃的短刀……  
她嚇得驚叫着，睜了。  
屋裏漆黑。沒有感情的王綱老爺，仍在打着鼾。

第二天早晨。

王綱老爺命令媳姨把時憲書給他找來。  
時憲書上，當天的行下，密々地寫着：宜嫁娶，遷居，出門，會賓友……等。這是一個上好的黃道吉日。

王綱老爺興奮極了，決定出去拜訪賓客。同時，深々地後悔，昨天出門以先，為什麼不會看一看曆書。

王綱老爺剛穿好衣服，提起手杖，要跨出門關去的時際，却有人來訪問了。

王綱老爺趕緊命令媳姨到廚房裏去，一面自己出來迎客。  
那是一個穿著很綽綽的鄉紳樣的人物。摘下帽子，恭敬地向王綱老爺施禮。王綱老爺雖然並不認識他，也祇讓他到屋裏坐。

王綱老爺自己走在客人的右面，竭力遮掩着，惟恐被客人窺到那扇木格柵的監門。  
當客人報出他是梨樹屯的梁村長時，王綱老爺彷彿模糊地記起以前見過這個人。  
小梅也上學去了。王綱老爺自身給客人斟碗茶。因為他想起梁村長也許是特為爲了鼓勵自己再度出馬，身臨縣政而來的。

於是，王綱老爺頹靜，威嚴地坐着。專待對方開口。  
梁村長先以最大的敬意，同王綱老爺寒暄一過。然後，沈下憂愁的臉孔，委曲婉轉地敘出他的來意。

他敘述他的第三個太太，怎樣巧妙地領着她的姊妹——就是那個獻給王綱老爺做禮物的姑娘——在昨天午後一同潛逃了。當然，這其中定有土匪惡徒的挑唆，做的計謀。不過，也總是因爲窮家出身的女子，無智識，不知廉恥。

最後他說：

「這件事，與小的名譽攸關，務請王會長在官方替小的多々爲力，叫警察機關能早日把她們二人逮捕纔好。她們跑不多遠，藏在城裏也說不定。」

梁村長停頓一下，又急急補充道：  
「有些壞人，誣誘我，說強搶民女，逼良爲娼……這都是胡說造謠。王會長，您知道我身任村長處々都得爲公家着想！」

「得了！」王綱老爺憤然地打斷梁村長的話。「你就是爲這點事來的麼？」

梁村長怔了。王綱老爺顯得異常不耐煩。

「我已經不是什麼會長不會長的了。你這種事，我也沒有負責的義務。我不能因爲誰的姨太太跟人跑了，再到那位官員面前廢話！你明白嗎？」沒有旁的事，改日再見吧。我還正要出門。」

梁村長，立刻識時務地告辭了。  
王綱老爺，站在房簷下，目送梁村長急急地走出大門，然後悠々地呼吸幾下，發一發浩然之氣。



話 篇 1 初、次、會、晤、(初、會)

李 講。貴。姓。(對方の御名を敬と申されますか。)
張 敬。一。張。姓。張。未。領。教。(敬れ入ります。張と申します。貴方の御名は?)
李 敬。姓。李。(私の御名は李と申します。貴方の御名は何と申されますか。)
張 草。字。介。田。您。靈。甫。(私の號は介田といひます。貴方の御名は?)
李 敬。名。貴。靈。甫。(敬啟です。御名は何と申されますか。)

文 法 篇 (十四) 各論 動詞篇 (丁)

各種動詞活用(動詞)
カ行格活用動詞
カ行格活用動詞は、終止、連體、已然、命令の四段活用を用いて、その終止形は「カ」で、連體形は「キ」、已然形は「ク」、命令形は「ケ」となる。
例: 行(カ) 行(キ) 行(ク) 行(ケ)

カ行格活用動詞
カ行格活用動詞は、終止、連體、已然、命令の四段活用を用いて、その終止形は「カ」で、連體形は「キ」、已然形は「ク」、命令形は「ケ」となる。
例: 行(カ) 行(キ) 行(ク) 行(ケ)
サ行格活用動詞
サ行格活用動詞は、終止、連體、已然、命令の四段活用を用いて、その終止形は「サ」で、連體形は「シ」、已然形は「ス」、命令形は「セ」となる。
例: 放(サ) 放(シ) 放(ス) 放(セ)

Table showing verb conjugations for 行 (カ行), 放 (サ行), 打 (タ行), 言 (ハ行), 住 (ム行), 知 (ラ行) in four forms (終止, 連體, 已然, 命令).

「行」文法的四段活用共有カガサハムラの八行、口語則加上ナ行共爲九行
(文語形)
(口語形)



我們抱着極大的熱望與希求，徵求「個人漫畫展」第二期出品。我們期待着多數的讀者參加。

我們沒有一點不滿意或自餒於第一期「個展」的成績，但，環視一下我們周遭的漫畫界資產的貧弱，我們是熱望與希求第二期的出品凌駕而超越那以上的。我們深知與我們同感而共鳴的讀者與讀者，是有着怎樣的數目。我們要補充那些貧弱與缺如。

第二期出品徵求「連續漫畫」與「素描」。這並不一定要變換與第一期不同的花樣，假如這變換能給予讀者與讀者更多的興味，當然是更好的。

「連續漫畫」也許在作畫的技術上，比起單幅要難一點，但我們認為前者有着更大的誘引力量，猶其對於那不慣於思索的鑑賞者。在這裡我們期待畫者的，是：正確的主題的提取。否則縱使表現技巧精湛，對於它的讀者，也是徒勞。

「素描」是給畫者的一塊解放地，希望能在「連續漫畫」構圖前的部分的習作，或片斷的描寫，我們想這裡也許會有畫者的得意與珍貴的傑作。

本期刊載的「世界新秩序討論會」與「蘇聯對歐戰的動向」，相信是解剖在德國進攻英法本土前歐戰變動的現狀，與推測今後戰局動向的「最正確的兩篇參考文字」。

我們在盛產關於歐戰的研討文章的今日，站在許多專門刊物的前面，這樣說，也許不免被譏為狂妄，但是我們願意在這前提下，把這兩篇文章送給讀者。

前一篇只是本社為爭取特殊的報導資料，以座談會的形式集成的，後一篇的筆者是本刊編輯同人。但我們送與讀者的，決不止於題目或形式的新鮮。不少熱心去閱讀許多篇中文刊物上關於歐戰的討論文字的讀者，結果他們多惹起厭倦。

我們要大膽說，那多是千篇一律的根據薄弱的消息與術語的綜合。上海某大報的社論在「巴黎的陷落」一題下，還寫着「法國還是要打下去。讀者的厭倦，甚至於引起對那些問題的漠然的態度，責任的一半，是要由那些文章承擔的。原因固然因為缺少報導的組織與人材，但沒有真確的觀察，憑了耳食之言，與判官式的主觀的見解，便來粉飾發為文章的人，也太多了。

我們早就勸告過一般大眾讀者都去閱讀有關國際問題的文字，但我們終不能推給讀者什麼專門刊載這種文字的刊物。我們在本期刊載這兩篇文字同時，願意同了不羈，向執筆寫國際問題的人們進一忠言。

「滿洲特殊會社」代表的組織，大都介紹過了，至本期暫告一段落。

(編者：八月廿日)

全年	日本、中國、滿洲	三圓九十錢
	外國	三圓九十錢
半年	日本、中國、滿洲	一圓十五錢
	外國	一圓十五錢
三個月	日本、中國、滿洲	六十錢
	外國	六十錢
每月	日本、中國、滿洲	二十二錢
	外國	三十六錢

本刊價目(日本金，郵費在內)

華文「大阪每日」半月刊  
每冊定價日本金十錢郵費一錢

大阪市北區富島三丁目三六  
發行所 大阪每日新聞社  
備後橋號大阪四五〇

東京日日新聞社  
發行所 東京日日新聞社  
備後橋號東京二八〇〇

經售所 中日滿各地販賣店

# 新製 美神丸

月經失調 手足厥冷 久不受妊 夫婦失諧 用之效果最著的婦科療法

一 球 有 連 接 効 七 畫 夜

**本藥特效**

- 日帶下 赤帶下
- 內膜炎 子宮下膿
- 發熱 腹痛 卵巢炎
- 閉經 經閉 當經青年
- 月經失調 四肢寒冷
- 久婚不育 缺乏風味
- 及其他所有婦科病症

**藥價**

三三	五十五
二二	三十五
一一	十五
八	十
五	五
二	二

告痊者最夥，雖屬專門醫師亦推為自療良藥。美神丸的効果確是其他平凡藥物望塵莫及的優秀藥。

本藥好像家庭常聘的名醫一般，具有洗滌手術注射同樣的効力，而對所有婦科諸病確有治本治療的偉効，所以謹告！凡身患婦人病而居愁城中的姊妹們，不論處女或太太，請速一試本藥，管保使您滿意。

**免費奉贈**

本藥本名經證明於明治片上之說明書未盡如願者請向丸一備說明書及病人之圖解用法及其他重要事項不取分文郵費及姓名地址及電話號碼等勿交與失之

各埠大藥房皆有出售

大阪市東區南久寶寺町堺筋  
總舖 宮內善進堂  
總發售所 大阪五七番  
支店 東京 小倉

# 老篤眼藥

美



此番到日本 最使我驚羨的 就是見到一般的人 都有一双秀麗的妙目 日本的醫藥衛生 本是世界著稱的 尤其是護目方法 更有特別研究 各人身邊 都帶着一瓶老篤眼藥隨時應用 以前我在工作之後 發生各種眼病時 只要用這眼藥 點入一二次 就好了現在知道 山田安民藥房 爲了社會上的需要 才發明這價廉物美的藥品 所以至今全球風行 對於人類的 供獻是偉大的

藥

名譽

楊枝拂水楚腰儀  
玉女含顰乍出簾  
最是令人心頭處  
秋波歷々墮眉尖

老篤眼藥聯合的具體殺菌消炎收斂鎮痛等作用。不但於結膜炎角膜炎沙眼以及諸種眼病之預防及治療可奏偉效、而且平時點用一滴亦能給與十分營養、造成新銳視力

(價 藥)  
小瓶——二角  
大瓶——三角  
含算瓶——五角  
小兒用——二角

●各處藥房洋貨舖均有出售

日本 大阪

總行 山田安民藥房

山田安民藥房



# URINOGEN

## „SHIONO”

### 淋疾

最

高級

無色化學療法劑

包裝

二〇片 一〇〇片 五〇〇片

塩野牌

# 五淋拿根片

治療淋疾的方法 劃期的轉換  
促成淋疾的治療 無上的圓滿



店 廣 野 塩 謹 啓

口 漢 大 阪 天 天 藥 房 總 經 理